



現代觀點

人物中國系列 全套八冊

從中國傑出的歷史人物，粹取 智慧·膽識·謀略·風格

現代人創業、管理、處世、立德、揚名的指導書

■震動中國歷史煙雲的霸王、賢君、謀臣、悍將、英雄和美人

這些中國歷史風雨中的人物，有第一個統一神州秦始皇；有建立歐亞大帝國的成吉思汗；有決策如神的賢臣諸葛孔明；有建構東方式策略、戰術和組織理論的宗師孫子和韓非；有開拓中國西疆的寂寞名將張騫和李陵；有在霸業中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項羽和劉邦；有點燃唐王朝安史烽火之絕代美人楊貴妃和野性的叛將安祿山；也有為中國今日的疆域劃下最後版圖的世代名君康熙、雍正和乾隆。

這些亂世的霸王、治世的賢君、策事若神的謀臣、功業彪炳的英雄悍將、傾動山河的美人，都有過人的智慧、膽識、謀略與風格。

■當代日本漢學精英

詮釋中國歷史智慧的新方法

日本當代的漢學界，以現代的知識和方法，重新凝視中國歷史人物謎樣的傳奇，把這些偉大歷史人物成就功業、扭轉時代的智慧、膽識、謀略和風格粹取出來，做為現代人創業、管理、處世、立德、揚名的指導原則，編成「人物中國系列」推出後，轟動全日本的書界。

現在故鄉出版社敦請國內留日專家和中日文史方面的專家，根據日本原著，精心編譯，堂堂推出「現代觀點·人物中國系列」八巨冊。對於關心中國歷史智慧、落實中國式的經營管理模式的路途中，本套書有如一面重要的鏡子，為您開拓新的視野。

●現代觀點 人物中國系列：

- | | |
|---|--|
| 1 諸葛孔明
經營顧問之神
●現書供應 | 2 成吉思汗
射獵英雄·大草原之帝
●現書供應 |
| 3 秦始皇
霸業之始作俑者
●現書供應 | 4 孫子·韓非
兵法的證道者
●現書供應 |
| 5 項羽·劉邦
中國歷史龍爭虎鬥第一版
●現書供應 | 6 楊貴妃·安祿山
事業與美人的歧路
●現書供應 |
| 7 張騫·李陵
異域經營·望鄉的哀歌
●12月20日出書 | 8 康熙·雍正·乾隆
大清帝國歷史之謎
●12月20日出書 |

現在訂·節省1000元·請快行動

全套八冊定價**3600元**

預約特價**2600元**

預約截止日期至74年12月20日止·

21日起鐵定調價勿失良機。

●十六開豪華精裝本 ●精美插圖數百幅 ●每冊160頁 ●

台北地區訂購專線 **7061976·7061977**

 故鄉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20號一樓
電話：(02)7059942·7061976·7·7062470
郵撥帳號：0145077-5故鄉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間 2

楊醫師，謝謝您！

三留理男：新的鴉片戰爭

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第一卷·第一期)

人間

2

74年12月2日

●與小兒白血病戰鬥的人間相
楊醫師，謝謝您！

●台北龐克族的生態
空虛啊，空虛！

●人間燈火
我的朋友范澤開

●特集·三留理男
新的鴉片戰爭

●金三角報告

阮義忠

●台北速寫簿(2)

張照堂

●如戲的人生

關曉榮

●八尺門連作(2)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從日本人集體買春，
看活生生的中日現代史大清算



原著編劇：黃春明
導演：葉金勝

沙啞娜拉·再見

十二月上旬，全省各大戲院聯映

第2期

人間

召集人 / 陳映真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楓 尉天驄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韓·韓 馬以工

總編輯 / 潘庭松
圖片編輯 / 王 信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劉春城
採訪攝影 / 王雅倫 陳品君 郭力昕 蔡明德
/ 李文吉 傅 君 鍾俊陞 官鴻志
業 務 / 史庭輝

美術構成 / 歐依璇
美術協力 / 凌鈺惠 鄭子敏

2目錄

4 人間社會 攝影/撰文■郭力昕 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

許多台灣的「小留學生」被空投到美國加州，面對異質文化、社會，背負孤獨和鄉愁……



14 人間封面報導 攝影■蔡明德 撰文■潘庭松 楊醫師，謝謝您！

花蓮門諾醫院的楊醫師，帶領醫護、社工人員，和惡病、迷信、郎中奮力從死神中爭奪無數的小生命。

28 人間肖像 攝影■王信 文化人的素顏

郭美貞·交響樂團指揮家

30 人間民俗 攝影/撰文■蔡明德 逐廟會而居的歌仔戲班子

在電視文化中面臨消萎的命運，「安安歌仔戲團」流浪、悲傷的故事，是台灣歌仔戲團命運的縮影。

44 阮義忠速寫簿(2) 台北：幾許期望，幾許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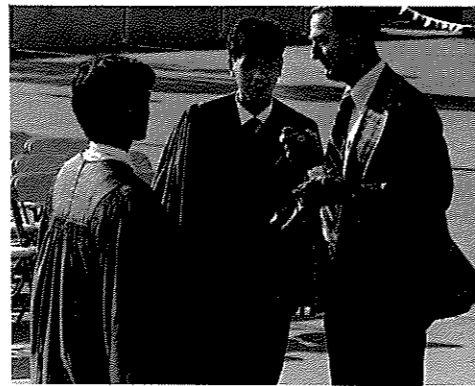
佳評連載·阮義忠攝影眼中台北的荒謬·捉狹·鄉愁和眼神。

54 人間次文化 攝影■鍾俊陞·余小民 撰文■潘庭松 空虛啊！空虛……

台北東區龐克族次文化異色報告！昂貴的服飾，迷幻藥，同性戀，不停的狂舞，滿口英文片辭，口中吶喊着空虛！自由！

64 人間訪談 攝影■張照堂 訪問■李明 如戲的人生—訪問張照堂

張照堂式的神秘和寂寞，以及他的攝影歷程的告白。



72 人間特別企劃 攝影/撰文■羅長仙 和老天爺抗爭，是沒有用的！

泰國中北部貧困農村的取材旅行。凝視了古老亞洲的歷史和心靈，回看我們走過的足跡。

86 人間特別約稿 攝影/撰文■關曉榮 關曉榮八尺門連作② 船東·海蟑螂 和八尺門打漁的 漢子們

從自主的航海家淪為僱傭勞動者，八尺門阿眉族在船東·海蟑螂的剝蝕中討生活，却絕不失去尊嚴

94 人間燈火 攝影/撰文■李文吉 我的朋友范澤開

老范參加過激烈的徐蚌會戰。老婆第七次出走後，他決心用自己的胳膊把四個兒女養大。

108 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 攝影/撰文■三留理男 改寫■荆果 新的鴉片戰爭

戰爭和鴉片是人類歷史中的必要之惡？毒窟金三角地帶令人戰慄的報告！

116 大陸中國 攝影/撰文■白川義員 大陸中國

以「重新發現地球·向人間性復歸」為哲學的日本山岳攝影家白川義員的鏡頭下，幽邃·壯偉·瑰麗的中華無限天壤及永恒山河……

人間

出版者/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之1號
電話/(02) 700-6304, 702-6750

封面解說

靈秀的雙眸，透露著血癌病童對於生命的無限執念·希望和憂懼……(蔡明德攝影)

零售/新台幣 148 元
長期訂閱/全年新台幣 1480 元
半年新台幣 750 元
港澳全年 U.S. \$ 60 (空運)
U.S. \$ 45 (海運)
亞洲全年 U.S. \$ 66.5 (空運)
U.S. \$ 53 (海運)
歐美全年 U.S. \$ 83 (空運)
U.S. \$ 53 (海運)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印刷所/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美洲代理/Miss Bao Wang
Scholar's Books, Inc.
1379 E. 53rd St.,
Chicago, Ill. 60615, USA

親愛的母親， 這是 什麼道理？

美國加州「小留學生」 的寂寞世界

由於對國際政治中的台灣前途懷抱着慢性的不安，七〇年代開始，台灣有不少富裕的人們開始把他們的財富、家庭和事業，堅定地移往美國。在這個奇特的移民運動中，有許許多多台灣的青少年，透過合法與非法的途徑，被父母送往美國，讓他們孤單地面對異國殊異的語言、文化、社會和心理的問題。

這是第一篇揭開這些台灣「小留學生」內心世界的報告，告訴您從不曾透露的孤獨、徬徨、每天哭着給台灣的爸媽寫信的心靈世界……



洛杉磯市阿罕布拉高中的校門前

攝影 / 撰文 ■ 郭力昕



大洛杉磯市內的阿罕布拉高中 (Alhambra High School) 放學了。學校大門前的馬路上，頓時車水馬龍，人潮洶湧。迎面而來的人群之中，有許多黑頭髮、黃皮膚的學生，以流暢的中文或台語互相笑鬧著，與我擦身而過，剎那之間，我竟懷疑自己身在何處了。

這兒明明是美國南加州，但大批湧現在校門內外的台灣學生，又令我恍如回到了台北。這些孩子，就是曾經在國內外報刊雜誌上成為熱門話題，今天在美國又長大了幾歲的所謂「小留學生」了。

被人稱為「新台灣島」的大洛杉磯市內，台灣新移民聚居在好幾個地區，包括耳熟能詳的「小台北」蒙特利公園市 (Monterey Park)，以及喜瑞都 (Cerritos)、阿罕布拉、哈仙達崗 (Hasanda Height)；另外還有更高級的住宅區，如阿凱迪亞 (Acadia)、聖馬利諾 (St. Marino) 等等。來自台灣為數眾多年齡不等的小留學生就散居在這些地區內。這些小留學生的人數未經正式統計，據說有好幾千人，舊金山地區就有五千人。

期末考結束之後，王光中（左）與兩位台灣來的同學，在教室走廊上互相調侃著。

好人家的子弟

小留學生的身份情況各不相同，但多數不出下面幾種情形：

跟著全家移民來美的一無論合法非法，是否持有綠卡；有的是家庭中部份成員移民來美，譬如媽媽帶著家中一、兩個較小的孩子（還在准許出境年限之內者）住在美國、爸爸仍得在台灣加緊賺錢，以供給在美國的家人。

也有許多家長讓孩子獨自留在美國。視經濟情況，有些人買下一棟房子給孩子住，自己以後也逐漸移居過來；有些人就只能替孩子找個合適地方租房子住著。

年齡較小的學童單獨留在美國後，家長經人介紹，或找當地華文報

紙的分類廣告，將子女交給一位提供食宿的中國家庭主婦代為照顧。有些人則商量好由幾位母親輪流申請觀光簽證來美照料各家的孩子。總之，成為「小留學生」的先決條件，是要有相當富裕的家庭環境。

在洛杉磯短短一個禮拜的停留期間，我認識了暑假剛從高中畢業，即將進入當地社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就讀大一的趙建國與游念湘。另外，在阿罕布拉高中，我也訪問了一位正要升入十年級(高一)的王光中同學。但我沒有訪問年紀更小的學生，是因為他們的情形跟趙建國、游念湘、王光中三個人差不多。國內一家電視台曾到學校訪問小學生，弄出小孩子哭哭啼啼的場面，却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從這三位已來美國兩年至四年不等的小留學生中，多少已可反映出環繞在小留學生身上的問題，以及他們共通的心情與想法。

海外托兒所

普遍存在於赴美台灣移民心中，亦為眾所皆知的現象，就是這些人多半對於台灣政治與社會環境的長久安定沒有太大信心。當然。通常愈是有錢的人，對台灣的「危機感」也就愈大，在「做美國人最安全」的理念之下，自然拼命想辦法，至少先把孩子送出去，再藉著孩子的居留身份，一步一步地離開台灣，登陸美國。這種信念上的危機，在這幾位同學之間也十分明顯。趙建國打算唸完大學之後，先回台灣

，到父親的公司接替工作，過三十歲以後再返美定居。他說：「我不想再讓我自己的兒子待在那個地方。」王光中也確定自己會永久留在美國。「來美國的人都不會想回台灣的啦。」他說：「很少人還會打算要回去。」游念湘倒是希望唸完書後仍然回台灣做事，因為他個人實在不喜歡美國，並且覺得那個社會很難打得進去。

除了追求一個社會安定，物質生活舒適富足的環境這個共通的目的，許多家長對於台灣教育現況不滿，不願見到孩子在聯考制度下活受罪，是大批小留學生負笈來美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送孩子赴美唸書，絕大多數是學生家長決定的，但也有不同的情況

。對王光中而言，做小留學生是他主動的意願。

「聽哥哥介紹美國的情況，我感覺我會喜歡來美國讀書。」他說：「如果你在台灣讀書的話，大學結束之後還是要來美國留學，而且英文並不好，競爭也太大，所以我想先來美國把英文搞好。」至於為什麼不很喜歡在國內接受教育，他不假思索地說：「一天到晚我們就是唸書、唸書、也沒有運動，每天就是為了考試而讀書，考完了之後又什麼都忘記了。來美國，想要學什麼就選什麼課，比較會學到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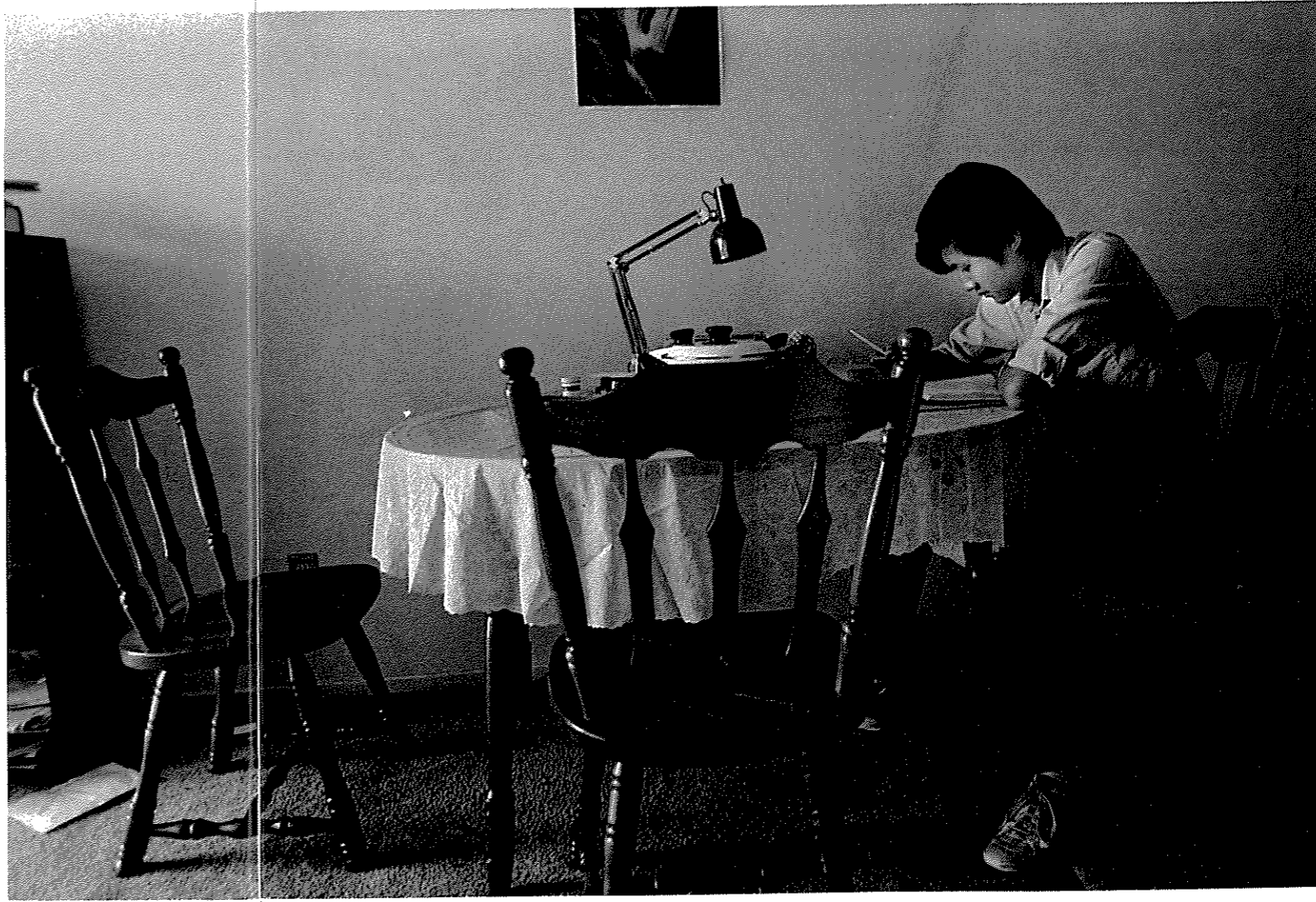
在一棟租來的公寓裡，王光中利用這張餐桌兼書桌複習功課。



趙建國(左)的父母在阿凱迪亞市高級住宅區有一棟漂亮的大房子，需僱墨西哥籍工人每週定時整理。好友游念湘時常來找趙聊天，或到後院的游泳池游個泳。



趙建國(中)與另一同學協助游念湘(左)搬家。





游念湘在即將遷出的臥室中與朋友通電話。

」他很喜歡此地學校裡老師靈活的教課方法，認為比較能引起學習的興趣。老師的態度尤其好，常會和學生聊天，像朋友一樣。「絕不會打學生的！」他強調。

有些學生的父母早早把兒子送出來，是希望孩子能免掉那兩三年的兵役。在這幾位學生之間，對服兵役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游念湘不很在乎當兵，他認為接受軍中訓練是個不錯的經驗。與媽媽和姊姊同住，在阿凱迪亞區一棟華美精緻的大房

子裡的趙建國，就不這樣想。他的哥哥即將退伍，以申請學校的方式準備來美國，但他並沒有什麼服役的興趣。「二十歲是一個人最好的時間，卻要浪費兩年去當兵，太可惜了。」因此趙建國計劃二十五、六歲之後再回台灣，則那時候雖仍規定要服兵役，只需要當一、兩個月的國民兵，就好得多了。

語言與求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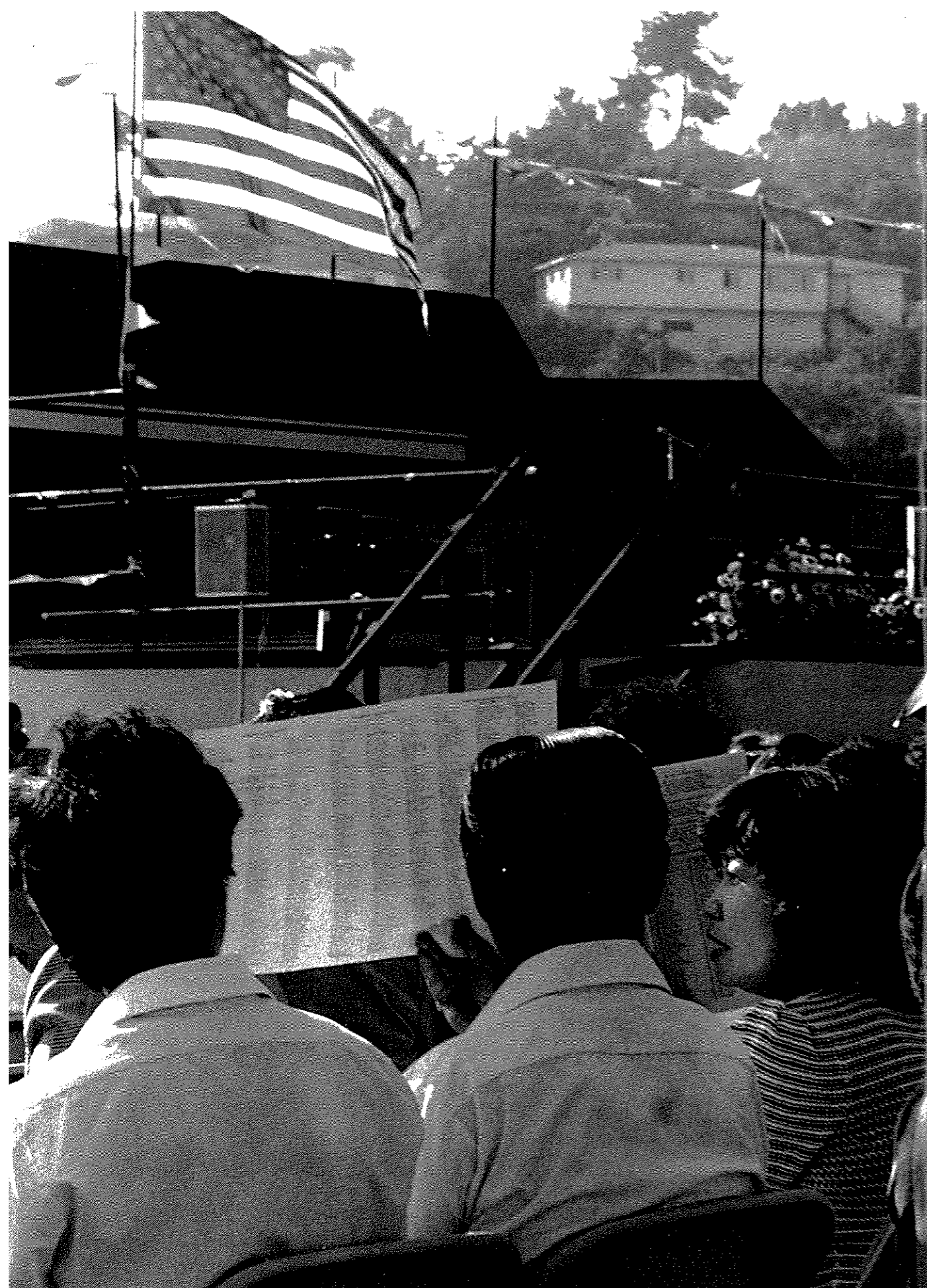
一個二十幾歲的大專畢業生，初

王光中與哥哥住的屋子裡，放著一張童年時期全家在台灣一處風景區前的合照。相框右下角的小相片，是哥哥目前在美國的女友。



趙建國在客廳的大落地窗前獨自眺望後院。





到異鄉，都免不了發生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及語言文化的問題。突然掉進美國環境的青少年，心理上的震動更不待言。

由於一來就得立刻開始上課，語言與應付課業的困難成爲最現實迫切的問題。趙建國回憶起他幾年前的淒慘經驗說：「剛來時，英文根本不行。頭兩三個月，不知道去學校幹什麼，老師上課說的話我完全聽不懂，只能呆坐在那裡。除了數學之外，其他功課一律無法處理。那時學校還沒有什麼中國人，也沒有別人幫忙翻譯。後來中國學生多了起來，成立了『中國同學會』，學校也請了雙語顧問，新來的學生可以由這些地方找人幫忙課業或生活上的問題。」

王光中因爲一心想在美國唸好書，很積極地介入新的生活環境，努力克服初來時的語言障礙。「在臺灣上國一時學過一年英文，到了美國，却派不上用場。」他說：「來美的第一個暑假，就開始拼命學英文：音標、單字、日常用語。在超級市場、電視節目、或其他地方，我看到新單字和用語就馬上問，馬上唸。前半年慢慢可以聽得懂，一年之後就大致可以講了。」美國中學裡沒有什麼功課壓力，愛唸不唸，但憑自己。高中時成績唸得好，固然可以立刻申請到好的大學，若由於語言能力不足而使得成績平平，亦可先入社區學院讀兩年，打好基礎，再轉入正規的州立或私立大學；從大三唸起。中學時期沒有課業壓力，而能使身心得以較均衡的發展，是每一位小留學生異口同聲，一致稱道的事。

食宿問題

日常生活中切身的食宿問題，隨時隨地困擾著許多小留學生。剛來美國，年紀較小的學童，若沒有家長或親戚照料，通常託給一位中國太太負責食宿。一群孩子開飯時有點像部隊或大雜院的景觀，只要這

畢業典禮會場上，家長們頂著驕陽，耐心地等待著儀式開始。

位房東太太兼監護人能善待孩子，沒有在吃住的品質上扣剋太苛，至少食宿方面可以有起碼的安定。待上幾年，熟悉了環境，孩子們就不想再受約束，而要自己出去獨自生活了。

比較幸運的學生，家裡買了房子，媽媽也時常來陪住一段時間，如趙建國的情形就好多了；但他也承認，當媽不在身邊的時候最主要的問題仍是吃的問題。因此，他常約幾位同學一起找個地方吃飯。

王光中在這方面十分獨立，平常都是他煮飯作菜，哥哥幫忙洗洗碗。王光中在臺灣時就會做飯，來美後請媽媽寄來家庭食譜，弄一頓晚飯已游刃有餘了。

游念湘除了吃飯問題之外，更有令他頭痛的住宿問題。他並沒有自己家買的房子，只能租房子住在當地親友家中。但是住別人的地方，總難免在生活上有些不便，或惹人厭煩。所以，他頻頻換地方住。我去找他訪談時，趙建國與另一位同學正在幫他做赴美兩年來第四度的搬家。看著他像隻無頭蒼蠅一樣屋裡屋外來回收拾、清理東西，不停地打電話接洽，一付滿頭大汗、神色不寧的樣子，我心裏頗爲感慨。回想我在十年前第一次離開台南的家，提著行李到「遙遠」的台中市郊上大學，獨自生活，都不免慌張、寂寞、感傷。現在，看到游念湘這樣屢次搬家，似乎也有磨鍊生活的積極意義。只是，我仍然納悶：爲什麼一個本該蹦蹦跳跳，無憂無慮的孩子，此時此地卻不得不在外邦異地灰頭土臉地張羅著住宿的問題，或者必須應付著夾在親友之間、叫人難懂的「人際關係」？

游念湘很不願意待在美國，然而，他的家庭、他的社會、以至於這個無奈的時代，卻裁決了他必須流放到美國這麼一個令許多局外人羨慕、憧憬而當事人卻痛苦不堪的命運。

種族歧視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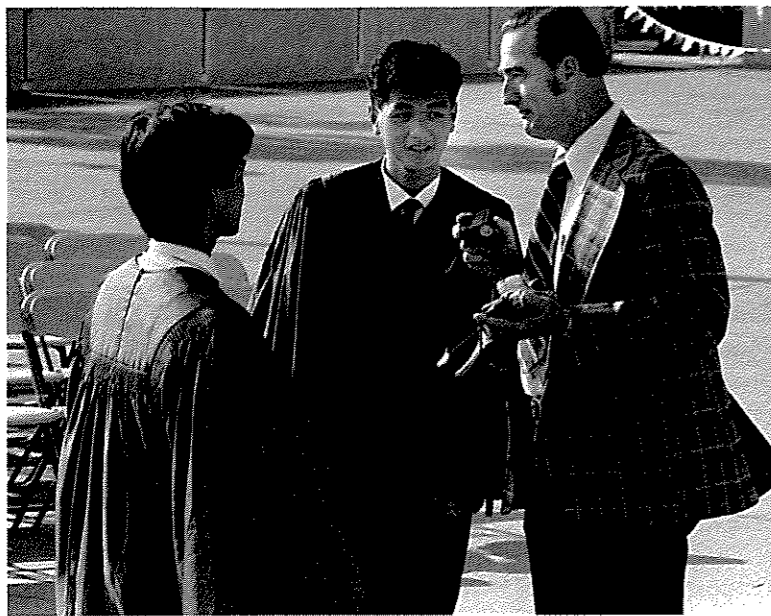
高中年齡的留學生，自己可支配的時間相當多，而他們休閒娛樂活動卻似乎並不很多采多姿。這些家

庭富裕的子弟，在十六歲可考駕照之後，多半是人各一車，行動自如，但聽他們談起來，可去的地方也不多。除了經常的飯約，看場電影大概是朋友之間最常見的活動了。台灣新移民不斷入侵的洛杉磯「佔領區」內，不僅中國餐館林立，放映國語、粵語片的戲院到處都有，連標準台灣式的西餐廳——也就是有A餐、B餐、「匈牙利牛肉飯」等菜式的西餐冷飲店——也都是許多小留學生聚餐約會、打發時間的場所。

至於普遍存在於美國高中學生之間使用毒品以及性開放的現象，似乎並沒有徹底影響到台灣的學生。王光中自己沒有試過毒品，覺得那個東西沒意思。據他的了解，台灣學生抽煙的還蠻有一些，但吸煙的人就不多。許多人對毒品，或性，有試探一下的慾望，但是碰過之後，也沒有太大的興趣，很少人真正陷進去。大概中國人和美國人到底有些文化上的差異吧。

有些高級住宅區內的學生，由於父母管得太緊，一般生活習慣仍未受南加州文化的影響，譬如男生穿耳洞、龐克髮型與穿衣方式等等。但在一些較雜亂的地區，父母不在身邊，就時常會有令人心驚的傳聞。我在洛城期間，就看到當地華文報載一位台灣來的十四歲女孩，被送到未婚媽媽中心的消息。

幾位學生告訴我，此地高中學生的交友情況，仍是中國同學自己聚成一堆，因爲學校裡有明顯的種族歧視，很難和美國學生或其他外國學生往來。這個問題包括被歧視與歧視別人兩方面。亞洲人被美國人欺負，是司空見慣的事。據趙建國說，學校裡成績較好，程度高的美國學生，還保持著一些基本的禮貌，雖然心理上仍保持著歧見。功課、教養都差的學生，尤其是足球隊員之類的人，就特別愛故意找碴兒欺負台灣學生。王光中在阿罕布拉地區的經驗是，不僅美國學生歧視亞洲學生，連ABC（在美國出生的華人）也常常歧視台灣留學生，因爲他們確定自己是美國人，不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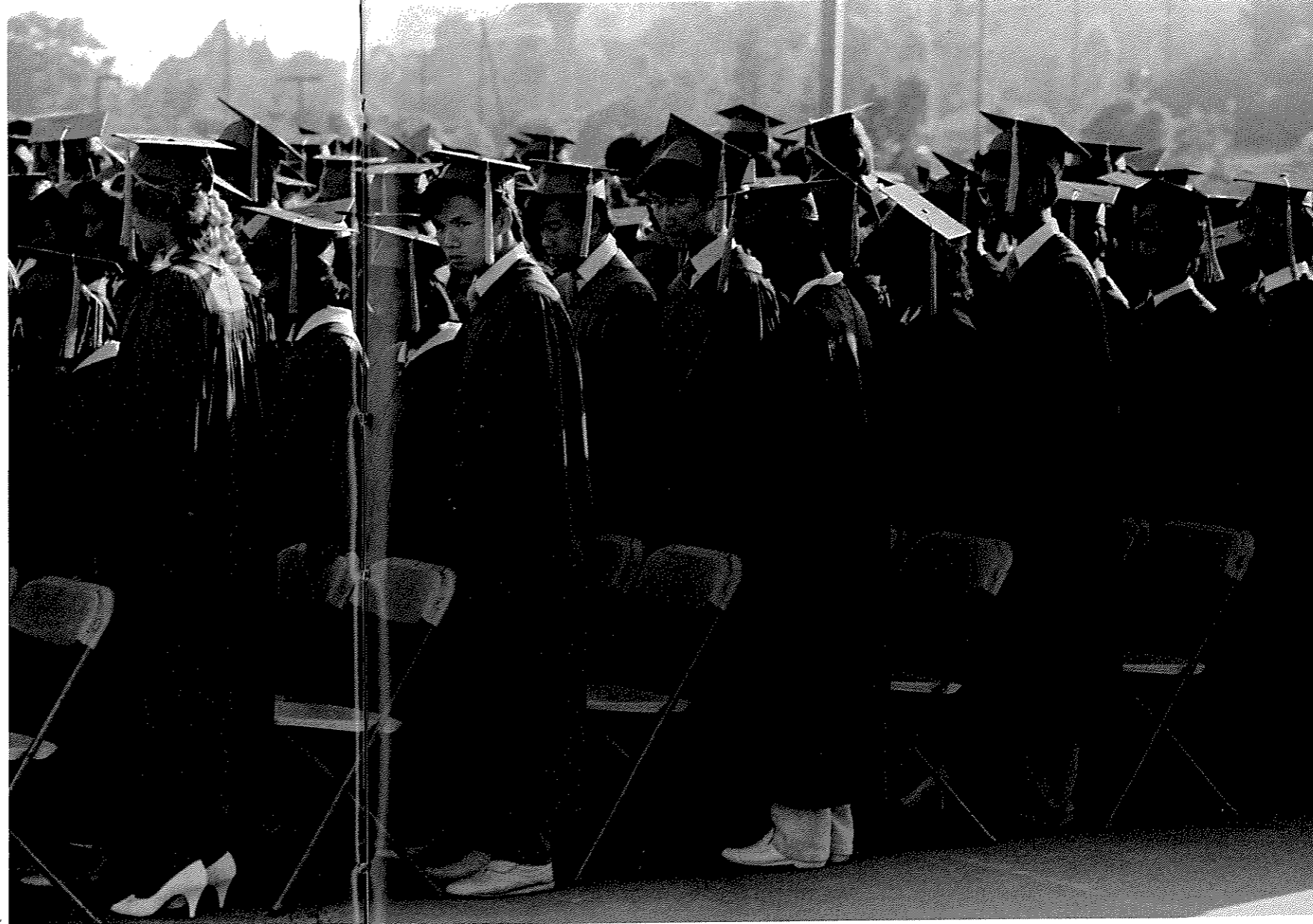
兩位台灣來的畢業生
與一位老師聊天。

意被當成中國人，所以與台灣學生涇渭分明，互不往來。反過來說，台灣學生又瞧不起當地為數頗眾的墨西哥籍學生，因為中國學生功課比他們好，比他們有錢，膚色也比他們都更白一點，兩個種族的學生集團經常演出衝突、打群架的事件。

母親，這是什麼道理？

全家已移民來美的小留學生，像趙建國，生活上的問題不大，文化上的差異早晚要適應，至於種族歧視的問題，雖然無法解決，既然打算在此生根，也只好去習慣或逆來順受了。至於像王光中這樣的學生，積極而熱烈的學習著、接受著美國的生活哲學，對於已經或將要遭遇的各種問題，似乎不會造成太多困擾。然而，像游念湘這樣的孩子，在「小留學生族」之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他們來美國不是自己的意願；來此之後，想家、寂寞，又無法排解情緒。幾年之後，或許習於忍受寂寞，也善於應付各種問題，甚至逐漸喜歡美國，但從來無法完全接受這個異邦的社會環境。

「來美兩年，由於父母身份的問題而一直未能辦出美國簽證，至今還沒有見到他們一面。他們若一直來不了，我又不能回去，至少要再



等四年，把大學唸完。到時候（六年之後）連他們長什麼樣子都忘掉了。」游念湘落寞地說，。

「……會想家呀！…我現在也不怎麼希望他們來，因為他們來了之後還是要回去，我又要難過好久。…想到下一次又要多久才能再見！或者這樣想：已經這麼久沒來，就乾脆不要來，等我以後回台灣時再見面算了。不然，他們來了，我很高興，走了之後，又開始難過。…這樣就死了不少細胞（苦笑）…不過現在都慢慢習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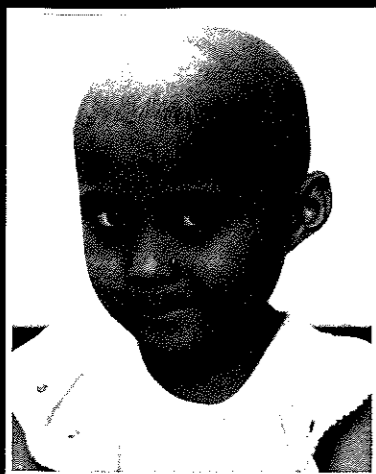
游念湘因此憂慮，如果六年不得與父母家人見面，一旦自己給磨練得慣於寂寞、孤獨之後，會對父母、家庭的感情愈來愈淡，甚至完全不在乎。事實上，這樣的顧慮並非杞憂。我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有個在加州大學唸書的青年，幾年前初來美國，年齡尚小，想家的情形非常嚴重，每晚哭著寫一封家信回台灣，但父母工作太忙，還是無法來美探望孩子。他說：「我現在不希望見到我的父母。以前非常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不來；現在已經

不需要他們了，他們也大可不必來了。」

記得我聽完這個故事，朋友和我都沈默了。窗外是美國加州燦爛的陽光，在雜亂的心情中，想起南國的故鄉台灣。那時候，我的心中忽然響起一段旋律，配合著羅大佑沙啞的歌聲，那是他的「亞細亞的孤兒」一曲中最後的幾行——

多少人在深夜裡無奈的嘆息；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

畢業典禮的第一個儀式，
是由大會司儀帶領全體畢業生與
來賓肅立禱告，
向全能的主，以及美國政府，
致感謝之辭。



在台灣，每年約有300名兒童罹患小兒血癌。由於治療時間長達三年，醫療費用極為昂貴，加上密醫、郎中猖獗，使許多小兒血癌病童因延誤治療死去，也使許多病童的家庭因巨大的醫療負擔而破碎。

楊醫師，謝謝您！

這裡告訴你花蓮門諾醫院「小兒血癌門診」部門，在楊義明醫師領導下，一群醫護、社工人員以親人般的愛心與毅力，聯合病童家長，和惡病抗爭，搶救病童寶貴生命的故事。

攝影■蔡明德 撰文■潘庭松



靈秀的雙眸，透露着血癌病童對於生命的無限執念，希望和憂懼。

●尊重採訪對象起見，內文中病患及家屬皆用假名



由媽媽陪伴着，陳姓小妹妹在「小兒血癌門診」部待診。

十月清晨的陽光和煦，空氣清新，是一個美好的初秋之日。

潘太太一大早起來，幫小兒子維剛梳洗乾淨，然後替他戴上一頂小小的帽子，遮掩他微禿的頭和幼小難堪的心。匆促用完早飯，潘太太和先生牽著維剛的小手，走出家門。

這一切都在靜肅中進行，誰也不想多說一句話。但是才9歲大的維剛知道：可怕、痛苦的一天又將開始了。

顫慄的小手

從蘭陽地區搭早班火車到花蓮，一路上維剛不安地望著窗外，沒有一絲歡顏。潘太太看在眼里，不忍心地安慰他說：「今天不打針的，爸爸媽媽在，你不要害怕。」儘管是一句自己也不相信的話，但是，做母親的多麼不願意也不忍讓幼小的身心提早承擔那些可以預知的痛苦。

走進花蓮門諾醫院，望向長廊盡頭的「小兒血癌門診」病房，潘太太感到抓著裙襬的小手開始顫慄起來。她的心也因此錐痛著，咬緊牙根忍住，她告訴自己：痛苦終將過去的。

維剛躲在父母親的身後，眼睛睜得大大，不安地來回搜尋，不放過楊義明醫師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

「今天要做骨髓穿刺。」楊醫師說。

「骨髓穿刺」！維剛一下子崩潰了，緊緊抱



每個星期四，楊醫師親自主持的「小兒血癌門診」。

著母親激烈地號哭起來。

潘先生默默地一語不發，微紅的眼睛似乎在問：「能不能不做骨髓穿刺」？答案是絕對的否定。不做骨髓穿刺，小小的生命只有枯萎而死。

爲了活下去，就得忍受這可怖的痛苦

針頭在脊髓搜尋著，吸出殷紅的血髓，檢視治療後的癌細胞消退情況。維剛痛得扭曲了臉孔，不住地掙扎哀叫。四個醫護人員緊緊地抓住他的身體，林玉鳳護士還沒忘記上次抱著維剛，腰部差點被他咬下一塊肉來，「但是，爲了救活一個小小的生命，我們全力以赴。」護士林小姐說。

「如果扎錯地方，可得再做一次。」沒有比楊醫師這句話更具鎮懾作用的了。維剛強忍著痛苦，不再掙扎和反抗，才9歲的維剛似乎已經知道：「要活著就得忍住這可怕的痛苦」。

楊醫師說：「一個小兒血癌病童必須經過長達三年的治療過程，才能完全脫離病痛的陰影。」

小兒血癌佔小兒癌症的50%。在台灣地區，每年約有300名15歲以下的兒童罹患「小兒血癌」，其中的三分之一屬於非淋巴性白血病，目前還沒有具體有效的醫療方法；其餘三分之二的病童屬於淋巴性白血病，治癒率在70%以上。白血病發病在骨髓組織，致病的基本原因，「目前只知道和輻射線有關，但是確實的病因還在研究階段，迄今仍無明確的結果。」

這樣的解釋，真叫許多病患的家長憂懼徬徨。有些家長甚至哀傷地問：「難道是冥冥之中註定，要我們的孩子生下來就得接受病痛的折磨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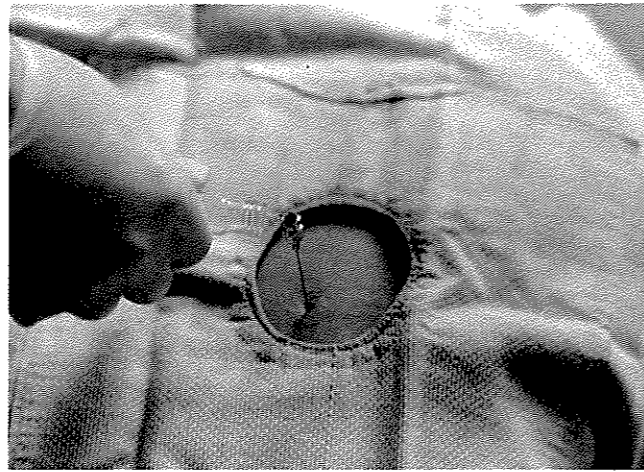
母親的眼淚

剛打完針，由於藥物的副作用，維剛開始大量嘔吐。潘先生擁著維剛瘦小的身軀，眼眶也跟著溼潤起來。一旁的潘太太已經失聲痛哭。藥物的副作用會引起大量的頭髮掉落和嘔吐，「維剛在打完針後，會持續兩、三天的嘔吐：「每次看著他吐，我的心都像抽筋似地痛啊！」潘太太哽咽地說。

住在門諾醫院193號病房，成績名列前茅，才9歲的陳淑玲，也是一名小兒白血病患。白色的衣服、床單上，都沾滿了她掉落的頭髮。往昔活潑、聰慧的神情，因爲病痛顯得黯淡和孤寂。她每天在病床裡看著楊醫師送的「兒童故事叢書」，以她稚小的身心，和她還無法理解的白血病搏鬥。

每當做例行的「腰椎注射」和「骨髓穿刺」，陳太太在一旁總是掩面痛哭。「淑玲很勇敢，她是不哭的，就是那樣默默地強忍著痛苦，才格外讓我心疼啊。」陳太太說。

住在花蓮富源鄉的賴太太，帶小兒慶生來看門診，好幾次歇斯底里地暈倒過去。治療一個小兒白血病患的花費，總在新台幣50萬元以上



骨髓穿刺，爲了檢查骨髓中的癌細胞在治療中的情況。

。長達三年的時間裡，父母所付出的心力、流下悲傷的眼淚，遠比小兒血癌病童還要多。

無數個哀痛、絕望的日子

賴先生靠鐵工、版模等臨時工來維持家計，長期的醫藥費用是一項重大的負擔。只靠著家族幫忙勉強地支付。

慶生，一個年僅4歲的非巴淋性白血病患，乖巧而且可愛。發病的初期，頸部淋巴腺腫大，身上出現瘀紫血塊、疲倦、食慾不振…。賴太太帶著他四處求醫，得到的答案僅僅是腮腺炎（俗稱「生豬頭皮」）！



每隔一、二星期，血癌病童都必須檢查病情。

賴太太永遠忘不了第一次踏進門諾醫院看門診的日子—72年7月27日，「小兒血癌」的診斷很快地使這個家庭籠罩在一片巨大的陰影裡。醫藥費用的沉重負擔立刻佔滿了賴夫婦的心。僅僅依靠賴先生做鐵工、版模等臨時工的家庭經濟很快崩潰了。因為醫藥支出過於龐大，他們不見容於整個家族，賴夫婦一家五口被趕出了故居。

這一家人，雖然被另一個善心的小兒血癌家庭暫時收留，但是，還不到一年的時間，無以為繼的醫藥費用使得治療中斷了。賴太太泣不成聲地說：「我的兒子並沒有留下來。我先生怕我傷心，在家裡連一張小孩的照片都不許放。」

在治療的過程中，賴先生夫婦每天都外出工作，籌措龐大的醫藥費用。被趕出家族後，留守家中的小孩乏人照料，大慶生兩歲的慶餘竟然因為異物梗噎食道救治不及，在今年夏天過世了。賴太太每當夜裡夢迴，望著五坪大小的空蕩床榻，想起失去的兩個愛兒，捶胸頓足、熱淚盈眶。

「白血病」像是惡魔的詛咒，造成連環的慘劇，絕望、哀痛無休止地打擊著每一個家中的成員。孩子過世了，留下無限的悲愴和遺憾。「慶生和慶餘都走了，我們只剩下一個女兒，我們要儘一切力量來保護她，不再讓任何不幸再奪走她。」賴太太悲憤地說。

從發現病因到真正接受治療，許多時間在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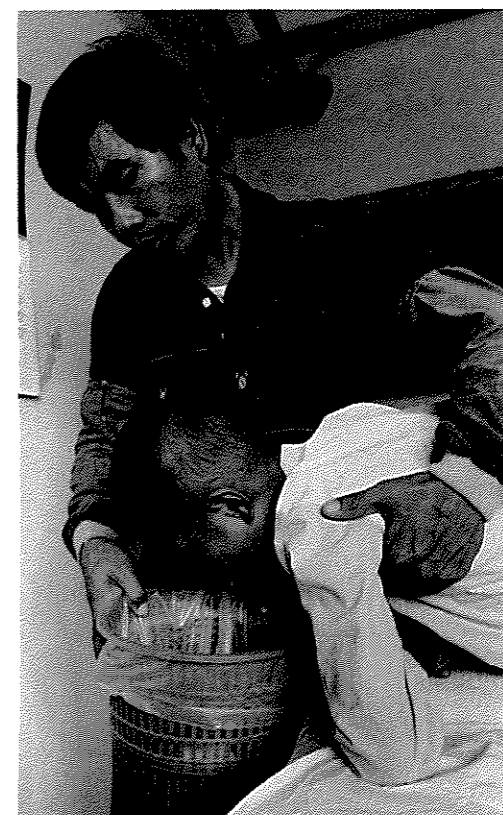
患者家長的遲疑、迷惑中過去。門諾醫院的社工人員總是不斷想盡各種方法，鼓舞家長的信心和勇氣，讓他們接受殘酷的現實，打定主意給小孩治療。每週四的「小兒血癌特別門診」時間，社工人員介紹病患家長互相認識、交換經驗，以便導入正常的治療階段。

兩條生命換來的醫藥基金

十多年來，抗血癌藥物快速發展，已經能使病患在4~6個星期內，骨髓組織中的癌細胞減少到不影響造血功能的程度，從而進入「緩解」的治療階段。這時，病童如果獲得治療，就能享有和正常孩子一樣的生活。

病情穩定之後，每隔2~3個星期還必須到

抗癌治療的副作用是
難過的嘔吐。
病童的父親擁著嘔吐中的愛兒，
彷彿說：孩子，
爲了活下去，要勇敢，要忍耐……



經過一年多的治療，
這位陳姓小妹妹有了長足的進步。
她的臉上恢復了笑容，
頭髮也長回來了。



夏令營的野餐。在野外吃便當，對於病童，是一種和一般健康兒童一樣或更大的興奮和喜樂。

醫院接受追蹤檢查，直到癌細胞完全消失為止。但是，家長們也常常在這個時候鬆懈了原有對癌症堅強奮鬥的毅力。

10歲的林金珠在病情穩定後，不再到院檢查。社工人員急著打電話、寫信給家長。做水泥版工的林先生回答的只是無奈的一句：「我們沒有錢付醫藥費。現在情況也還好嘛……。」

社工人員開始家庭訪視。花蓮門諾醫院的社工人員在低矮的木屋區找到了林先生，苦口婆心的想說服林先生帶小孩到醫院，並且答應籌募大部份的醫療費用。然而病童家長的回答，依舊是「支付不起」大幅減少過的醫療費用。

社工人員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經過多次家訪，林先生夫婦終於答應如期到醫院接受追蹤檢查。但是，就在約定日期的前幾天晚上，林夫婦倆在車禍中一起喪生了！

突如其來的惡運，一段時間幾乎叫社工人員的熱情崩潰，疾病和不幸往往在一個窮苦的家庭裏糾纏不息。肇事者賠償了40萬元做為林金

珠的醫藥基金，社工人員將林金珠送回祖母家照顧。由兩條生命換來的醫藥基金，格外讓人感到悲痛。

「我們必須很快地從挫折中恢復，幫助林家趕快重整起來。」社工人員陳瑞玲小姐說：「還有許多的病童家屬孤單、無助地和血癌抗爭，等待我們伸出急切的援手。」

纏繞不去的兀鷹

當一個家庭發現了小兒血癌病童，絕望便立刻籠罩著整個家庭。病童父母在長期憂慮下，內心脆弱到極點，時常因為經濟困難，轉向求助於「秘方」和江湖郎中，祈求一個廉價的希望。

群集在癌症病房門口的江湖郎中、兜售秘方者，像一隻一隻纏繞不去的兀鷹，對脆弱的家長百般哄騙。令人痛心的是受騙的人還不少。

儘管社工人員不斷進行家庭訪問、追蹤輔導，經常聽到的回答是，「我們給他服用中藥，情況很好……」、「骨髓穿刺太痛苦了！有人為我們找到偏方，還是包醫的，醫不好可以退錢哩。」

就這樣，一個個原本是父母熱愛的小生命，

在夏令營裡，病童忘却了惡病，盡情地歡笑。只有在這兒，生命才是一種真正的喜悅，祝福和感謝。

因為延誤治療，逐漸萎弱，終至走向生命的終點。楊醫師痛心地说：「有的病童在三個月後，因病情惡化，再度回到醫院復診，但是白血球已高達250000，有的癌細胞已進入腦部。」復診時，對原先用藥的質和量已產生抗體，治癒的希望已是極為渺茫了。」

希望的曙光

曾是美國「小兒血癌症研究群」一員的楊義明醫師，民國68年回國後，深信只靠醫藥治療小兒白血症的成功率實在太小。他組合了門諾醫院的社工人員，從心理建設上加強家長的治療信心和觀念，配合設計完好的藥物治病。花蓮門諾醫院更將每個月醫療收入的4%撥為社

工基金，配合「縣政府貧民補助」和社工組籌募的「小兒血癌基金」，依病童家庭經濟狀況給予50%~70%的醫藥補助。

花蓮門諾社工組雖然僅有四位成員，但是在高昂的士氣和一個熱情的醫護、社工團隊合作搭配下，發揮了堅實的力量。「進入門諾醫院的小兒白血病患，我們絕不讓他們在戰勝癌症之前撤退！」社工組的陳組長說。

面對血癌的長期奮鬥，只有持續不斷的搏鬥才能生存，退縮只有失敗。在楊醫師的領導下，醫護人員和社工組奮力不懈地和惡疾抗爭，許多家庭逐漸從絕望的深淵中看見希望。數年來，在花蓮門諾醫院的記錄裡，創造了12名成功的小兒血癌治療個案。這樣的成績，不僅讓

全體工作人員振奮、鼓舞，也讓其他的小兒血癌家長病童和家長重獲為病兒奮鬥的希望。

楊醫師，謝謝你！

今年8月3日，社工組籌辦了第二屆的「小兒血癌健康寶夏夏令營」。

一大早，從東部各地區趕來的病童和家長，互相傳達著他們戰勝惡病的心得。病童和他們的家長，回饋了掙扎奮鬥的經驗，讓剛剛帶著小兒血癌病童來治療的家長和病童增加更多的信心，一個成功個案的現身說法，畢竟是勝過醫護、社工人員的千言萬語。

看著「緩解期」和「初步治療」的病童，一起在和煦的陽光下，舒展著他們的活力，家長

們的信心和希望不斷地在滋長。楊義明醫師走過去，和每一個病童親切地探病和握手，小小的心靈都在臉上綻開了引人眼淚的笑容，他們知道門診病房裡的哀號、憎惡、痛苦，都會在這一雙溫暖、厚實的手牽引下安全度過。「我以前最怕楊醫師，好恨他。現在我不討厭他了，我知道我的命是他救回來的。」一個因為抗癌藥物的副作用禿了半個頭的病童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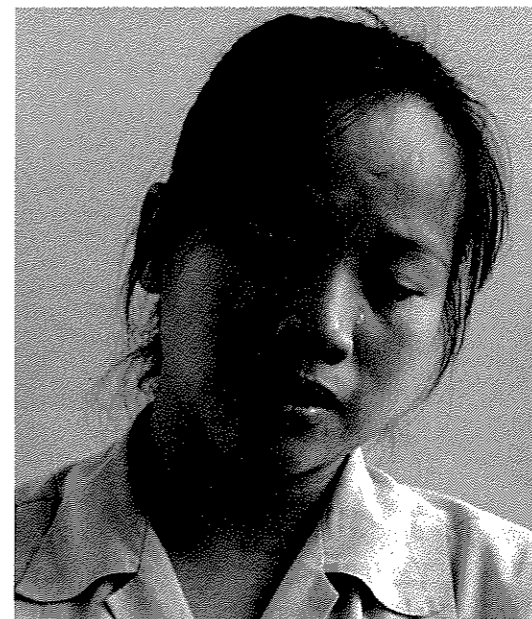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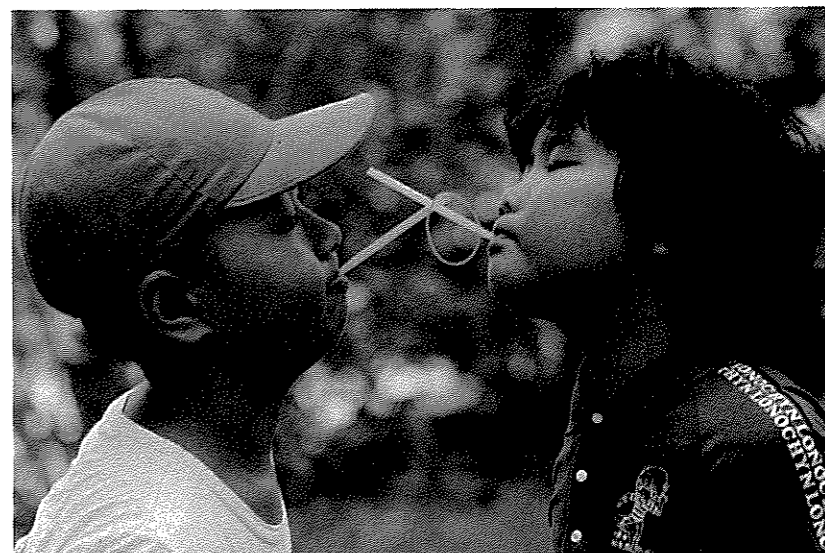
小鹿般傳播著她的笑聲

黃雅慧，一個12歲的小兒血癌病童，具體見證了楊醫師的心血並沒有白費。她是楊醫師最成功的個案，目前已經完全停止服用抗癌藥物。



母親和社工人員幫著處置在夏令營中身體突感不適的病童。

在夏令營中，病童忘却了病痛，盡情地做著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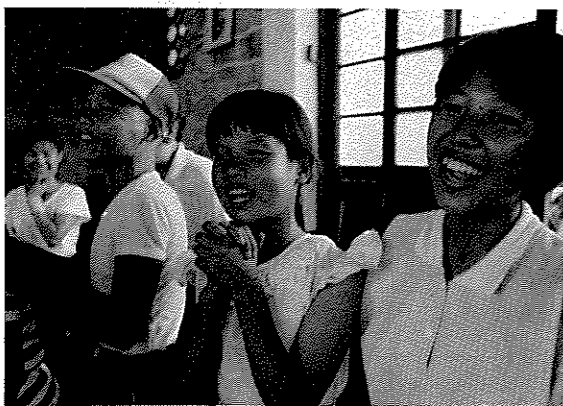
談起失去的兩個愛兒，賴太太熱淚滿眶。

五年前，黃太太帶著她四處求醫，從中藥郎中診斷為「煞及八掛」、「鬱結內傷」，到證實是「血癌」無疑，耗費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輾轉來到門諾就醫，性命才算保住。

黃太太惡夢似的日子過去了。黃雅惠比患病之前更為健康、活潑、可愛。回到學校的黃雅惠，學業成績進步得很快，現在是名列班上前三名的學生。陰霾已過，太陽又在黃家的生活裡照耀。對於楊義民醫師，又一個小孩從惡魔的手中救活過來了。但是，還有無數的小生命還在小兒血癌這病魔手中掙扎、喘息。

如今，黃雅惠因化學療法掉落的頭髮已重新往昔的笑容，活像一隻迅捷的小鹿在夏令營裡跑來跑去「我們所做的不多，只是儘量和楊醫師配合，按時診斷、按時服藥而已。」黃太太看著康復的女兒回憶說。

「我們還有一段漫長艱苦的抗癌戰爭要打，楊義明醫師說：「在這場戰鬥中，你不是打敗癌症，就是被癌症打敗。小兒血癌今天雖然是別人的問題，明天，很可能就是我們自己的敵人。我們呼籲政府成立『小兒血癌全民保險』，為下一代的生命、健康做好保障。」



黃佩雯小妹妹(右二)經過兩年的治療，完全戰勝了惡病。生命對於她，重新成為無限的可能、祝福與喜悅。



因化學治療脫落的頭髮長回來了。又一個成功的治療接近勝利的尾聲。施姓小弟，笑出重生的歡悅。

花蓮門諾醫院「小兒血癌基金會」的劃撥帳號是0600700之6號，連絡電話是(038)-227161轉202。我們希望為這篇報導感動，因而內心懷有強烈負擔的人們！請利用這兩個號碼，讓您的關心、希望和愛，有一個美好的表達機會。



郭美貞 交響樂團指揮家

攝影■王信

文化人的素顏

逐廟會而居的 歌仔戲班子

台灣歌仔戲是台灣本地發展起來的中國地方戲曲。
百數十年來，她在台灣創造、發展、形成一個完整的戲劇形式。
二次大戰末期，她受過日本軍事政權的壓制，
在光復後，逢春開花，
創造了歌仔戲最興旺的時代。
但近十五年來，在電視消費文化下，面臨凋零的命運。
朱世樓和他的「安安歌仔戲團」的故事，
正是這流浪的、悲傷的台灣歌仔戲命運的縮影。

攝影 / 撰文 ■ 蔡明德



團員們大都不
希望孩子演戲
· 只希望孩子
多讀書· 將來
出人頭地· 那
將來誰來接她
們的棒呢？

嘿！搖啲，搖啲！

「梅蘭，梅蘭，我愛你，你像蘭花著人迷，……。」蔡素珍穿著頗為性感的服裝，在廟前臨時搭建的簡陋戲台上，隨著肉感的薩克斯風和小鼓的音樂，一邊賣力地唱著與上演中的歌仔戲目劇情毫不相關的國語流行歌曲，一邊不停地扭腰擺臀。而後台的麥克風裏，更不時傳來的煽情的吶喝。「搖！搖啲！」

這是嘉義民雄「安安歌仔戲班」為了慶祝霧峰吳厝「百姓公廟」落成的一次野台演出，當天演出的戲碼是「狀元樓」。

若是正常演出，「狀元樓」應該是一齣傳統的古裝戲。但是眼前却突然在戲中穿插了這些頗不協調的歌舞演出，頓時引起台下一陣騷動。有人立刻放下了祭祀活動，向戲台前圍攏過來；更有人吹起輕狂的口哨，鼓起掌來。

類似這種方式的演出，在「安安」平常的公演中，絕不少見。觀眾對歌仔戲逐漸冷漠，使「安安」不得不穿插俗艷的歌舞，為歌仔戲的生存而掙扎。浪歌艷舞的主角，是現任團主蔡智與的兩個女兒——蔡素珍和蔡素琴。

蔡素珍今年十七歲。由於生長在歌仔戲家庭，從小跟著父母親到處去演戲，耳濡目染，對歌仔戲產生了興趣，因此小學畢業後，就加入了戲班。她的妹妹蔡素琴，今年才十四歲，看來她勢必走上歌仔劇演員的萍飄之路。目前，蔡素琴已能唱些簡單的歌仔戲。

蔡智與團主說：「我決不強求子女們學做戲。但是，她們既然喜歡演戲，我也只好由她們去了。」

今年五十三歲的蔡智與，接掌「安安」已近二十餘年了。早年，他原是「安安」文武場的樂師，後來因為娶了已故老團主朱世樓的兩個

蔡團主就像是一個舵首，
領著團員和他們心愛的孩子們，在台灣東南西北到處奔波。



小卡車取代了牛車，
但還保留了戲班四處漂遊，
演戲糊口的傳統。

冬季是團員們乘坐車子最舒服的季節，
他們穿著厚重的衣服，蓋著棉被和毛氈，
縮瑟在車廂裏，
免除了凜冽寒風的侵襲，
寒冷的體溫溫暖了整個車廂。



女兒，決定了他接掌「安安」，帶着「安安」一團人到處找生活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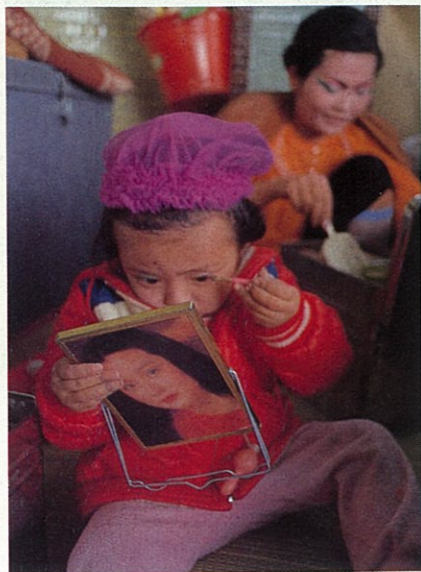
「我們實在很不願意演這種歌舞。但是，不演吧，這年頭，誰來看正經純正的歌仔戲？因為別的戲班也都穿插歌舞，有的甚至還演脫衣舞呢。」蔡智與說：「況且，現在電影、花車歌舞團又這麼風行，要是我們再不變些花樣，要一些噱頭，誰來看啊，到時候，飯都沒得吃……」

蔡團主沈默了，他側著臉點起一根香烟，獨語似地，他接着說：「歌仔戲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的『安安』也不比從前的『安安』了。」

逐廟會而居

蔡團主已經有很多年沒擔任文武場樂師的工作了。目前，他除了負責接戲之外，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戲班箱型卡車的司機。

五歲的純純，喜歡學著媽媽扮戲粧，她媽媽也是這樣長大的，耳濡目染，不知她將來會接下她媽媽的棒嗎？



「正統」的歌仔戲裏「武生」的裝扮比較繁複。

由於天氣炎熱難耐，樂師們索性都打起赤膊來。



雖然這只是一輛「馬自達」2000 cc的廂型小卡車，却是「安安」賴以謀生的交通工具。蔡團主就像是一個舵首，一年到頭開著這部小卡車，領著二十個團員和團員心愛的孩子們，以及數十隻歷盡滄桑的鐵皮戲籠，在台灣東南西北到處奔波。今天是媽祖廟、明天是城隍廟、後天又到了土地廟……。

寒冷的冬季，是團員們乘坐車子最舒服的季節。團員們穿著厚重的衣服，蓋著棉被和毛氈，縮瑟在車廂裏，彼此的體溫溫暖了整個車廂，免除了凜冽寒風的侵襲。

但是，在炎炎的夏季裏，團員們就難受了。本已狹小的車廂裏，團員們擁擠地坐臥在戲籠上，老舊的車子，顛簸地奔馳在塵土飛揚的公路上。火爐似的太陽把整個鐵皮車廂烘烤得又熱又悶，團員們一個個汗雨淋身。

今年六十一歲的鄭銀保，是「安安」所有團員中年齡最大的一個。他早年由於家中生活困苦，所以十四歲時便走上學戲的路。鄭銀保感慨地說：「這種坐汽車四處流浪討生活的日子，雖然辛苦，但是和過去老一輩的藝人坐著牛車趕路演出相比較，我們實在已很好了。況且現在交通很方便，演戲檔期一結束，我們還能很快的趕回家。」

棉被和草蓆，是團員們必須隨身攜帶的起居用品。每到一個地方，如果碰巧有間空屋讓他們住，那就算他們運氣好。否則，戲台經常就成了他們的臨時住所。因為他們實在沒有多餘的收入住旅社。

觀眾對歌仔戲逐漸冷漠，使「安安」不得不穿插俗艷的歌舞為歌仔戲的生存而掙扎。

午夜時分，戲結束了。觀眾也走了，整個戲台便是他們生活的小天地。大家席地吃過宵夜，洗去一天的疲勞，戲台又開始熱絡起來。有的迫不及待，就地走進夢鄉；有的哼歌輕拍，哄著孩子入睡；有的圍坐一起，老酒灌腸；也有人三兩相聚，玩著「四色牌」。

「四色牌」是「安安」團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娛樂。每回散戲之後，他們絕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玩「四色牌」上，有時大家興緻高了，也曾玩個通宵達旦，但第二天仍照常演戲。

在經濟急速「現代化」的台灣社會裡，他們這種「逐廟會而居」的生活，保留了台灣歌仔戲班四處漂遊，演戲糊口的傳統。不同的是，在過去，戲班子是利用牛車趕路，而今，却是一輛藍色的小卡車。

收入僅能糊口

據蔡團主說，目前「安安」的演出狀況已大不如昔，收入也僅能糊

蔡素珍穿著「性感」的服裝，不停地扭腰擺臀。類似這種方式的演出，在「安安」屢次的公演中，絕不少見。



口。在「大月」時，也就是每年農曆的一、三、六、七、八月、平均每個月可演出二十天左右。至於其他清淡的月份，也就是所謂的「小月」，則每月只有十至十五天的演出。演出的酬金，是每天一萬伍至兩萬元不等。

戲班中演員的待遇，採取按工計酬的方式：生、旦要角一天可拿到八百元；文武場樂師為每天七百元；其他一般角色每天四百到六百元不等。

在物價飛漲的今天，如果戲班每

天都有戲可接，還能有很好的收入。假若沒有戲演，生活馬上就成問題。

今年三十三歲的楊雪雲，出生於嘉義的鄉下，在家排行老大。由於小時家裏貧窮，十三歲時就被父母送到斗六「台春二團」學戲。三年前，她才從別的戲班跳槽到「安安」，擔任小生的要角。

目前，楊雪雲已經有三個子女，但因為丈夫經常在外浪蕩，置家庭於不顧，楊雪雲只得將三個孩子寄養在娘家，由她母親幫忙照顧。「



我出來做戲，一天可以拿八百元，平均一個月還有萬把塊錢的收入，我和孩子們的生活還算過得去。」楊雪雲說，「但是，萬一有一天沒戲演了，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從小到現在，我就只會演歌仔戲，其他的我一概不會。」

歌仔戲在台灣的成長

歌仔戲是一種成長於台灣的地方戲劇，它曾經擁有最多的觀眾，也曾經最普遍地深入民間的文化生活。

雖然台灣歌仔戲正確起源的時間已不可考，但一般的研究相信，宜蘭是歌仔戲的發祥地。據台灣省通志藝術篇的記載：「民國初年，有宜蘭員山結頭份人歌仔助，不詳其姓，以善歌得名。暇時每以山歌佐以大殼弦，自拉自唱，抑揚頓挫，頗能動聽。傳授門下，組成戲團演出，遂稱為歌仔戲。……台人多嗜此，迄今尚風靡各地。」

根據學者的研究，早期歌仔戲是以台灣地方小戲「車鼓」為基礎，再引進福建漳州一帶四錦班所唱的「錦歌」而形成。當時由於不搭舞台，幾乎演員和樂師在街上或廟前廣場，擺出場子，便拉拉唱唱起來。此外，在迎神賽會中，也沿街表演，因此又被稱為「落地掃」。

後來，「落地掃」逐漸吸收了南管和北管的一些身段，正式上了野台演出，成為台灣獨有的新的戲劇形式，遂被稱為「歌仔戲」。

當初歌仔戲本是業餘性質的排練和演出。但由於所表演的內容多屬

「新」的戲劇文明，使歌仔戲成了一種「過時」的東西，看的人少了，請他們演的人也少了。



民衆所熟悉的中國忠孝節義、稗官野史的故事，而且詞曲又通俗易懂，所以很快地便受到廣大台灣民衆的歡迎。這時候，自然有人出來組織職業性的戲班，在戲院內正式公演。許多歌仔戲的演員也就紛紛職業化了。

民國初年，大陸的福州戲班和上海的平劇班經常來台灣演出，歌仔戲因而吸收了平劇的行頭、道具、身段、場景、音樂和劇本等。

蔡淑琴今年14歲，演戲經驗不多，所以無論上戲妝或戲服，都須要團員幫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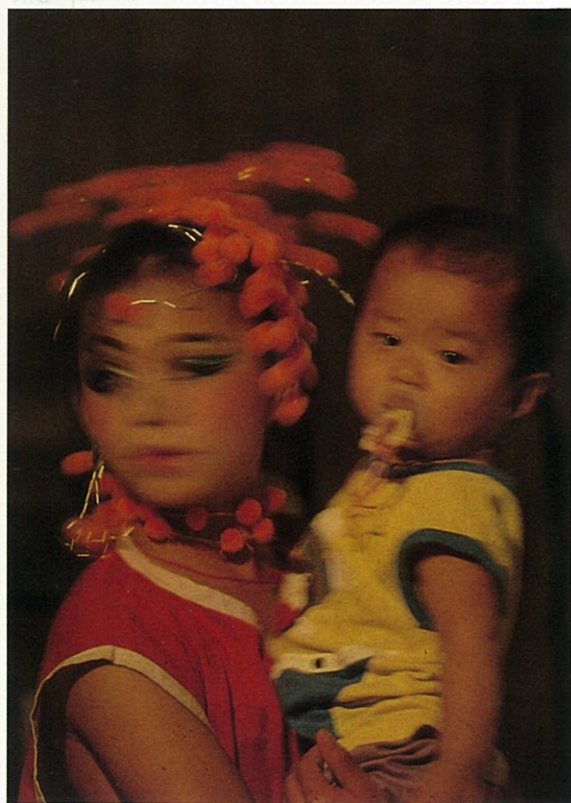
「安安」在「求新求變」中的小丑造型。

民國十二年，許多流落台灣的福州戲班和京戲班，都因賣座不佳而紛紛解散。團裡一些藝人、武戲師傅便加入台灣歌仔戲班擔任戲劇指導，使得歌仔戲在結構和性格上呈現了新的面貌，劇劇形式和內容，則更趨於成熟。

這些一連串的發展蛻變，益發使台灣歌仔戲很快地在台灣各地流傳起來，成為台灣民間最為普遍的戲劇形式。

日本的迫害

一直到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爆



姊姊上戲了，蔡淑琴在後台幫忙照顧姊姊的小孩。

發，可說是台灣歌仔戲發展的第一高峯期。據估計，當時台灣全省大大小小的歌仔戲班約有三百多個，比起今日的一百五十多團，足足多出了一倍。「安安」的歷史，其實就可追溯到這一個時期。早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老團主朱世樓在1935年創立了「安安」，當時的戲班名叫「東寶」，後又改為「中興」，一直到蔡團主接掌後，才改稱為「安安」。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爲了把當時台灣一切文藝活動都強制納入支援日本侵略戰爭的體制，「安安」和其他當時的台灣歌仔戲團一樣，被日本政府強制禁演中國戲目，而改演穿西裝及西樂伴奏的「皇民劇」。

在嚴厲的日本法西斯戰爭體制下，台灣的政治、文化、文學、和戲劇運動受到空前的彈壓，盛極一時的台灣歌仔戲班，紛紛被迫解散，全島只剩下四十餘個御用戲班，使台灣歌仔戲發展遭逢了歷史上第一次重大挫折。「安安」創始團主，就因堅不事敵，在這時忍痛解散了戲班子，棄戲從商。戲劇團的民族節義精神，在中國戲劇史上，並不少見。

歌仔戲的黃金期

台灣光復後，一時間被日本當局禁壓多年的台灣傳統戲曲，像雨後春筍，紛紛出籠，且急速增加。民國三十四年到五十年間，可以說是台灣歌仔戲發展的黃金時期。

據統計，當時供歌仔戲演出的戲院，全省多達三百六十餘所，每檔

期爲十日，每日分爲下午、晚間各一場。

在這時期，基於對歌仔戲的熱愛，「安安」的原創人朱世樓又出來重組劇團，取名「中興歌仔戲團」，展開了今日「安安」發展史上最風光的歲月。

今年四十九歲，育有一子二女的朱秀春，是朱世樓的二女兒，現任團主蔡智與是她的姐夫，也是妹夫。因爲她的一個姊姊和一個妹妹都嫁給了蔡團主。目前，朱秀春在「安安」擔任花旦的角色。朱秀春回憶說：「當時我們戲班無論在戲院或野台上的演出，生意都很好。在外地連演三十天的戲，是經常有的事。那時節，團員們只能終年長期在外演出，回一趟家，都很難。當

時嘛，由於演戲收入還算不錯，所以我們朱家兄弟姊妹八人，除了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外，都相繼步上歌仔戲的舞台。」

然而這樣的鼎盛局面，却只持續到民國五十一年左右。這時台灣社會因加工出口經濟的發展而快速成長。西方價值的導入，傳統價值和美感的式微，電視文化的展開，現代歌舞的滋生，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移動，電影的普及化……這些重大的發展和變化，都使得歌仔戲從各地大小戲院回到野台，遂逐步上沒落、渙散、粗糙的窘境，使台灣歌仔戲遭逢發展上第二次重大的挫折，且有回生乏術的憂慮。

同樣地，在這個時期中，「安安」也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從此

後台經常是團員們旅行演唱的臨時住所。





鄭銀保的大半輩子都在戲團裏渡過，他歷經了歌仔戲的興盛與衰敗，嚐盡了演戲生涯的悲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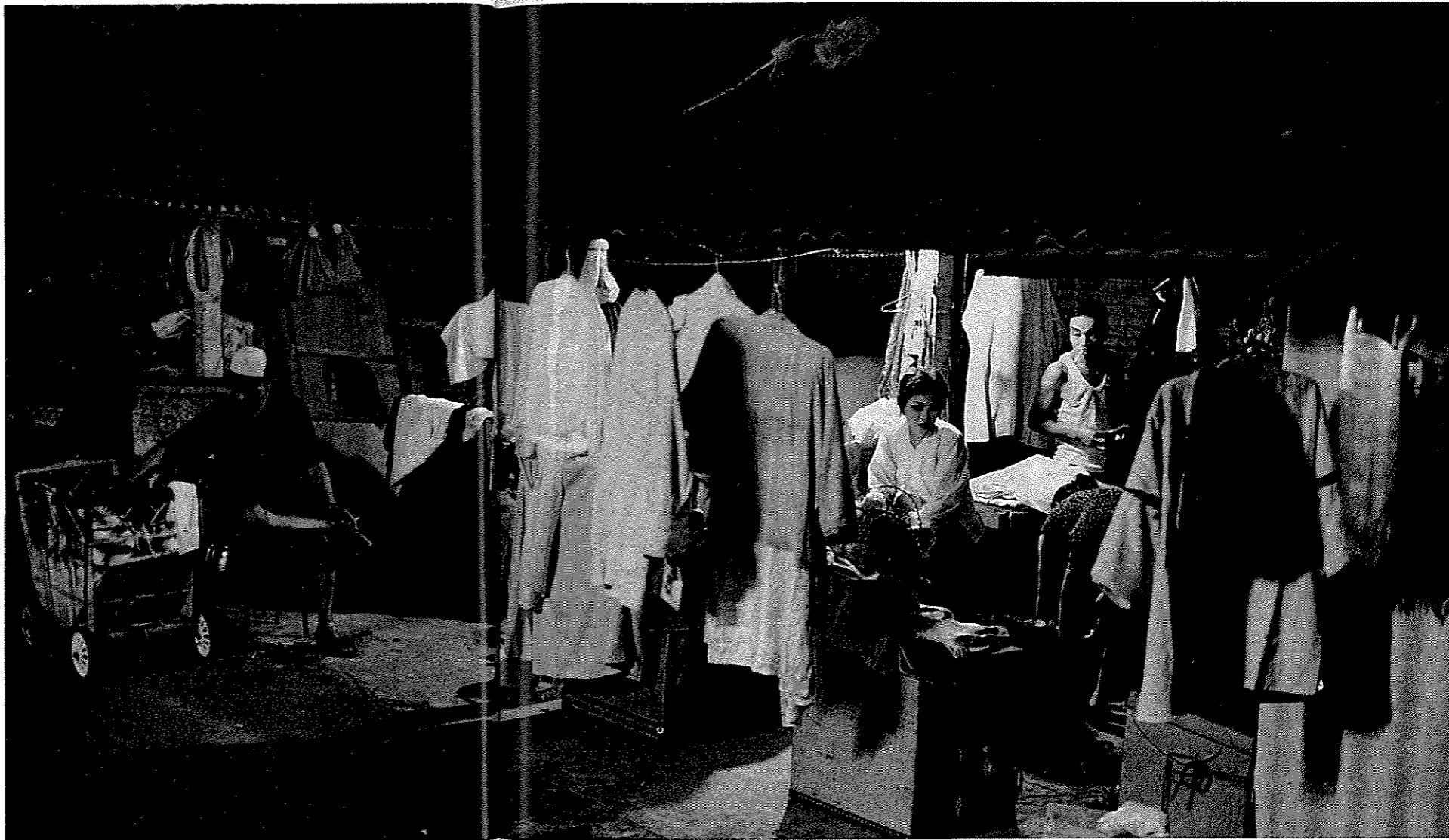
整個事業逐漸進入衰退和沒落的過程。蔡智興團主說，「當今演一場歌仔戲的費用，往往可以演好幾場電影；電影只要在廟前廣場拉一塊大白布就可演出，即經濟又省事，我們歌仔戲實在很難跟這個潮流抗衡。」

沒落中的歌仔戲

經過這一連串的打擊，許多戲班因無法維持而紛紛改行。現存的一些戲班，雖然力圖振奮，不斷地「求新求變」，例如穿插幾場浪歌艷舞，打諢插科，期能找到維持生存的新的表演結構，為歌仔戲走出一條新的路來。

遺憾的是，由於缺乏政府、社會、學界的認識、理解、支持與介入，戲班為了求生存，在台灣各地的「野台戲」所呈現出來的表演，竟然多是低俗不堪、劇情荒誕、新舊雜陳的景像。讓人覺得，要看一場令人喝采的好戲，真是愈來愈難了。目前電視上的歌仔戲雖頗受歡迎，但實質上已成爲台語古裝連續劇的型態。

就「安安」而言，今日的「安安



」有了五光十色的燈光變化、高空飛人、放劍光、音響設備等，較之以往因陋就簡的情況，確實「進步」了很多。但服裝却變得華而不實，演技和唱腔也顯得草率不文，文武場的樂器更是中西夾雜不成倫類。在演出的節目上，爲了糊口，「安安」也演起劇情荒謬淫鄙的「時代劇」，唱一些浪歌艷曲，甚至大跳迪斯科、恰恰，穿插黃色笑話，以迎合觀眾低俗的嗜好。朱秀春說：「其實，全省各地觀眾的興趣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嘉南地區的觀眾比較喜歡看時代劇；而宜蘭地區的觀眾則比較喜歡看古裝劇。因此，我們演出的內容必須依觀眾的口味

而定。」

今天，我們在「安安」身上，已經看不到正統台灣歌仔戲的完整面貌了。但我們却看到了它所反映出台灣現存歌仔戲班所面臨的各種難題與困境。我們不禁要問：台灣歌仔戲的低俗化、渙散和沒落，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可以任其自生自滅，抑或應該站在民族戲曲保存與發展的立場上，由政府與學者積極參與，使台灣歌仔戲得以復興創新與發展。

旅行唱戲，從來就是一種悲辛的滋味。但是，這悲辛絕不會阻止有才華的藝人投入歌仔戲演員的生涯，也不會阻滯歌仔戲的發展。

但今天，台灣傳統歌仔戲正走向消亡的過程。「新」的戲劇文明、使歌仔戲成了一種「過時」的東西，看的人少了，請他們演的人也少了，收入一年不比一年。演員再不願自己的子女走入這一個沒有發展前途的行業，也沒有新的人願意投身於註定衰亡的戲劇事業。看來，「安安」是許多最後的歌仔戲班中的一個典型吧。如果任它自生自滅，興起於台灣的歌仔戲，只能在台灣渡過短短的百數十年，又在台灣荒蕪的現代大眾消費文化中消失，殆可定論。只不過，在這定論之前，回首去看「安安」，心中不禁湧起一股深深的、蒼茫的哀愁。

對團員們來說，有這種無門無窗的臨時住所，已足夠幸運的。

台北

幾許期望 幾許失落

《第11景》 嶄新

受到嚴重污染的空氣，經年累月使飯店的招牌蒙上厚厚的銅線和塵垢。因此，經常可看到工人架着雲梯，在兩樓高的門面上擦拭。他們的手腳俐落，一下子就叫它恢復金光閃閃的原貌，TAIPEI這幾個字馬上又煥然一新，使這家專做日本觀光客生意的飯店恢復了一點舊日的榮光。

那天以後，每回路過這裡，我總是很自然地擡頭看看這塊招牌上的

「台北」。然而，這「台北」多半還是躲在灰塵和銅垢底下，黯然無神。有時，早上還看到工人在擦拭，傍晚它又像舊了好幾天似的。這時，原先在拍這張照片的嶄新感受又清晰地浮上心頭——舊了就是舊了，再擦也是悶悶的舊。樣樣要換新的，也許是不切實際，時時想除舊佈新，卻也不容易呢，使喜歡見它清潔當新的我感著期許的失落感。



《第12景》 顫慄

記不得什麼時候開始，台北有幾家百貨公司的櫥窗裡，頓時砌起了一堵二十幾個電視螢幕組成的巨牆，成天播放美國音樂電視（MTV）節目。而且，也不知道誰帶的頭，這些電視牆上，一律播着麥克·傑克遜的歌「顫慄」。

經常看到青少年在這電視櫥窗外駐足觀賞。有一回，我到這家百貨公司樓上的電影院看電影，看見一個小女孩，倚在走廊的柱子邊，以最不利觀賞的角度，凝視着螢光幕上的畫面。

節目中，麥克·傑克遜嘶喊着現代人心靈最深處的孤單、苦悶、焦慮和慾望。暗示着肉慾、夢魘、不安和恐怖的畫面，不住地翻騰，樂音和獸喘的嘶吼，美和原始的慾望，都失去了清晰的界限，在人們的心中，引動一股寒心的顫慄。

我看完了一場電影，在那一堵電視牆邊，看見這女孩以她單薄的身影，用兩個鐘頭前同樣的位置和姿勢，入神地凝視着螢光幕。驀然間，我的內心升起一股比麥克·傑克遜的歌還要大上無數倍的戰慄……



櫥窗裡的泳裝模特兒，竟也戴着隨身聽，凝望過往的路人，彷彿對行人不住地詢問：「你的行色為何這樣匆匆？」「噢，你的臉色為何這麼滿是沮喪和焦慮？」「又是你啊，你在我前面已經來回逛了多少回啊……」

台北的街頭，經常會出現似乎不

應該出現的鏡頭。有時候，恍惚之間，你覺得在這城市中走動的人，都不屬於他們踩着的土地，連櫥窗裡琳瑯滿目的東西，也彷彿不屬於櫥窗似的。錯置的時代，錯置的東西，錯置的人。然而；這一切卻都存在於我們的眼前，沒有疑問，自然也沒有解釋和答案

錯置 《第13景》

《第14景》 表情

鍾楚紅和周潤發的劇照放大數十倍，給畫成一對沒有情感的戀人。電影看板的畫師，有時還真能掌握住現代都市人心靈的實相——空洞。

徒具軀殼不見血肉的冷漠，竟也形成某種魅力，吸引了鎮日在在它的底下來來往往的人群。遊蕩在這

城市中的人們，彷彿戴着一式的假面，深深地掩蓋着自己的空虛和挫折，而把注目的眼神送給一男一女明知是戲的人生意味，看板下這背井離鄉、烽火餘生的老人啊，儘管在城市趨炎附勢的眼中，顯得寒儉、孤零，却顯露了巨大的、真實的，人的某種表情。



說下就下的西北雨，把行人和摩托車騎士趕進了騎樓，這時，整條重慶南路就剩下汽車在雨中走着。我在懷寧街丁字路口躲雨，耳後突然有女性的聲音問：「請問，台北車站在那裡？」我頭也沒回朝前頭指着：「第二個紅綠燈一轉就是火車站。」心想怎麼有人在這個地點還不知道火車站在那裡？

她由我身邊走過，踏入雨中，霎

時成了落湯雞。就在錯身一瞥中，經驗告訴我，她是個山地女孩，在一身城市打扮及臉上濃粧的掩蓋下，她那山地民族特有的氣息立時可辨。猝然間，我體會出那句問話所代表徬徨、絕望、不安和無助。

是返鄉的女孩吧！眼前的雨水突然像拍打在地部落的柏油紙屋頂上，叭噠，叭噠，叭噠地打個不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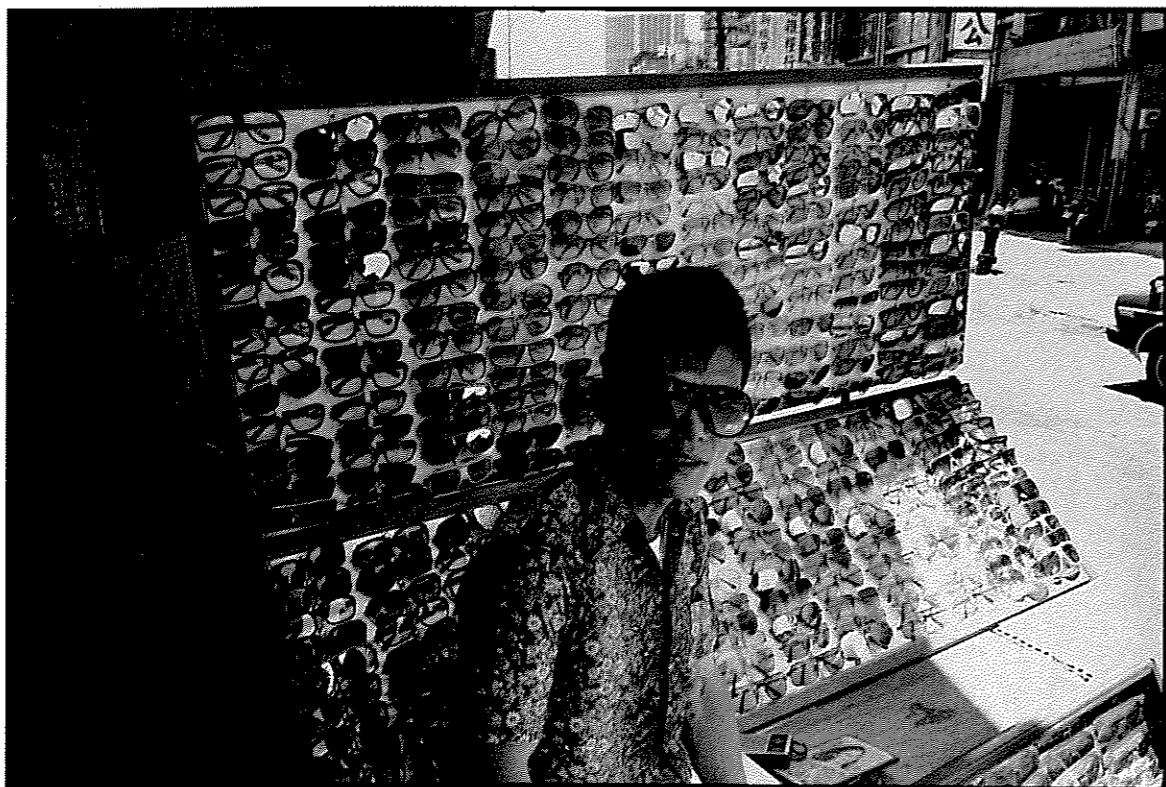
返鄉 《第15景》

《第16景》 模糊

一個月兩次。十四層高的辦公大樓總要清洗一次窗戶。繩索升降車把清潔工由頂樓逐一滑下。起初總發現他們帶着很大的好奇心向辦公室張望，看看坐辦公桌的人在幹些啥事？當我回看的時候他們總是很快地移開視線，深怕失禮似的。而我總是等他們的臉孔被濃濃的肥皂泡沫遮住之後，才好意思舉起相機，按下快門。一切對視都隔着雙層的隔音玻璃靜悄悄地進行。很清楚看見，又只能很模糊地感到一點點訊息。裡邊和外頭，是那麼臨近，又那麼遙遠。

也許是時間久了吧！外頭的人越來越沒興趣向裡頭看，裡頭的人也越來越不覺外頭人的存在。直到有一天，聽說這家清潔公司，有一位工人墜樓之後，我才在腦海中思索着窗外出現過的一張張臉孔，然而記憶中卻剩下肥皂泡沫後面的模糊輪廓，還有無聲的澆水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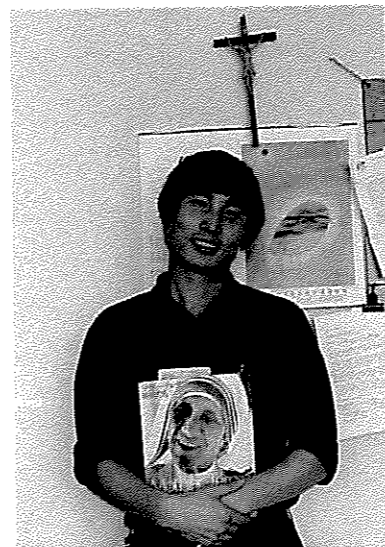


《第17景》 眼神

台北橋下的人力市場，除了聚集一群等着受僱幹粗活的人們，也蜷集了一些流動攤販。這擔眼鏡攤子和整個環境顯得極為不調。在這堆等着工作機會的人群中，兜售時髦的太陽眼鏡，不能不說是一件特異

的事情。

除了躲避工作場所中逼人的陽光，那一雙雙焦急、守候、失落的眼神，可以躲在墨鏡後面，那怕是彼此之間也極不願看到對方的瞳孔呀！



《下期預告》

林采洙，一個年輕的韓國天主教青年，受到泰勒莎姆媽(Mother Teresa)的感召，加入她的仁愛修士會，奉調到台灣，以守窮、服侍的精神，為台灣各醫院中孤苦、被棄的病人更衣、洗澡、洗衣、餵食…第三期的「人間」，告訴您泰勒莎姆媽來自全球各民族的兒女們，在富裕、飽食的台灣，默默地凝視疾病、孤獨和絕望的我們自己的同胞，執拗地付出不可置信的愛。

類此動人的報導，在「人間」，還有實行同居的大學生對探索合理男女感情的理念和實踐的報告；有三晃農藥廠空氣污染引起的居民反公害運動；有東方神秘之國尼泊爾的彩色素描、有洲後村社區遷移問題的回顧與探討。

「人間」出刊後，受到廣大文化界、知識界、社會人士和青年熱烈的支持與讚揚，熱情的口碑到處傳播著，給「人間」的同仁很大的鼓舞。

如果「人間」的理想、關懷和愛，正是您的理想、關懷和愛，請立刻以1480元訂閱「人間」一年，因為這是您最直接、有效地參與「人間」工作的途徑。

稿約

1 本刊宗旨在以圖片文字見證、記錄、發現、報導和評論。作品應有報知性，並有作者清晰的觀點和表現上的邏輯。

2 本刊各專欄性質如下：

- 甲、「社會生活」：社會上各階層的生活中多樣、豐富的生活面貌和社會現象的描寫和報導。
- 乙、「各行各業」：各行各業、工作的報導和描述。
- 丙、「人間燈火」：表現具有強韌的生命力、卓著的貢獻、感人的奉獻和愛心的個人的故事。
- 丁、「文化和次文化」：台灣生活中豐富多樣的文化和次文化採訪、分析和報導。
- 戊、「少數民族」：有關台灣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工作和問題的報導。
- 己、「環境/生態」：有關當前台灣生態、環境諸問題的報導。
- 庚、「台灣民俗」：台灣傳統民俗、民藝的記錄和報導。
- 辛、「台灣地理」：有關台灣鄉鎮、鄉村、山岳、河流、物產、人文地理等的報導與記錄。
- 壬、「外國攝影名著介紹」：國外攝影名家及其作品的評介。
- 癸、「新聞攝影」：重大新聞事件的現場記錄、事後追蹤、評論等來稿必須是未曾發表的作品。
- 子、「歷史見證」：以攝影記錄台灣發展的軌跡，照片年代愈古愈佳。
- 丑、「決定性瞬間」：不拘題材，具有強烈記錄性或趣味性的單張攝影作品。

3 以上各專欄之作品，還必須以人為作品的焦點。我們相信只有人才是一切藝術作品和優良報導的中心。

4 本刊對來稿有挑選、重組和修改之權，徵得作者同意後發表。不願意者請註明。

5 寄稿之圖片及文字，本刊酌計合理稿酬，經作者同意後使用。

6 來稿版權，以個案與本刊商定。

7 其他未盡事宜由編輯部與作者個別商定之。

8 來稿請寄人間雜誌外稿組。除立即通知收到稿件外，本刊有義務在十天內通知作者處理意見。

人間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零售每本148元 ● 訂閱半年六期750元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 一年訂戶贈「人間創刊紀念收藏版·陳映真選集」·附陳映真自繪插圖

空虛啊！ 空虛……

黑夜裡不停流轉著的舞步

龐克族大都是富裕家庭的子弟，
從他們就讀的日僑學校
和美國學校學來龐克族的生活。
昂貴的服飾，同性戀、
跳舞、迷幻藥、滿嘴英文片辭，
高聲叫嚷著空虛！自由！

•小傑

舞池的燈光像千百朵七彩肥皂泡
沫飄浮、旋盪著；屋頂天花板上的
迴旋燈急速閃出一道道光線，興奮
的叫聲不時從舞動的人群中傳來。
周圍瀰漫著濃厚的香煙煙霧，煙霧
中穿梭的人群朝擁擠的舞池湧去。

小傑一個人落寞地靠在緊臨舞池
的座位上，意興闌珊吸著可樂。他
看到我，很熱烈地拉著我的手說：
「真是bullshit，剛和幾個從東南
亞回來的朋友喝酒，害我有點胃痛，
You Know，我喜歡來一點Jean，
那樣才有 taste，喝什麼紹興酒，
像是個酒鬼。」



「不要叫我小傑，叫我Jakie！」

攝影■鍾俊陞 余小民
撰文■潘庭松

「小傑你喝了多少？」我隨口問。

「Oh, don't call me 小傑, OK? Call me Jackie!」(噢,別叫我小傑,好嗎?叫我Jackie!)小傑悻悻地嚷著,用力地推了我一把。

一個身材壯碩的男孩子走過來,狠狠地在小傑肩上搥了一下,說:

「嘿, Gay (兔子), 你好嗎?」然後走開。

小傑瞪著他的背影說:

「You Know? He is crazy! (你曉得嗎?他是瘋子!)」

這時燈火一組接一組地熄滅,整個舞池滑進一片漆黑的汪洋。「空中補給」的旋律緩緩飄來,迴盪著對於愛情的飢渴……

Here I am

The one that you love

Askin' for Mother Day

Understand the one that you love

Loves you in so many ways
Ah……

一個穿著粉紅色棉毛衫的小女孩走過來,一邊打量著小傑身上深藍綠綢質的花襯衫,一邊問說:

「Jackie,你的服飾常都讓我好喜歡,這是那裡買的?」

「從日本帶回來的,我在日本住了八年,You know,我父親在洛杉磯有一整排的店舖,在倫敦、日本也有呢!」

女孩露出羨慕的眼光,回說:

「Jackie我們去跳舞好不好?」

舞曲的旋律和節奏變得狂熱起來,場中的燈光一下子迸射出刺眼的閃光來。

「我没興趣。」小傑搖轉著座椅,不屑地說。

這裡是化裝晚會 我們不揭開別人面紗

小女孩無趣地走開。我好奇地問:「你們不熟嗎?」

「在這裡,誰都認識,但是卻誰也不熟,因為沒有人會對別人說真話。我只知道她叫小莉,15歲。我也知道她的電話號碼。就這樣。小傑湊到我的耳旁,接著說:「You know, She likes me! (你曉得,她可喜歡我!)」然後在我頰上捏了一把,輕佻地笑起來。

「Jackie,他們說你是個Gay,說你很拉風,要修理你。」

「妳才是Gay呢,叫他們不要嫉妒, My privacy, You Know, Oh, leave me alone! (這是我的私事,你知道,你別管!)」小傑伸手把皮包抱在胸前,不再理會她。

我知道小傑常去中山北路一家飯店地下廳的「儂媽媽俱樂部」,那是同性戀者經常出入的場所。所以,我問說:

「Jackie,你最近不去儂媽媽那裡了嗎?」

「那個嘔心的男人!我很少去了

,不過Gay的Club裡頭氣氛真的很好。」

「你是Gay嗎?」我問。

「我不是Gay,我只是Homo(同性戀)。」小傑故意玩笑地避開了我的問題。出其不意地湊過來要吻我,被我躲了開去。

「Oh,你不 Happy, Do you?」

小傑生氣地離開座位,擠到舞池,一個人跳起舞來。

晚上九點, April 餐廳又湧進了許多人來;有理著三分頭的國中生在舞池裡純熟地扭動著,也有上了年紀的中年人。

● 麥可

「我們才是真正有 sense。」我的朋友麥可說:「從New Romantic到Punk,到New Wave,這些風潮是我們在日僑學校、美國學校就讀的一些朋友帶動起來的,他們到國外唸書,寒暑假回台北的時候

將國外的思想,服裝風格帶回來。我們才是唯一真正懂Punk和New Wave精神所在的一群。」

麥可還很感傷地說,「我們那一群朋友,現在都散了,有移民國外的或到社會上上班工作的。現在到April、August...玩的,都是中產階級的小孩,根本不知道我們Punk真正的精神所在,只知道一些皮毛而已。」

Punk於70年代末期崛起于英國,他們反對一切教條規範,苛嚴地批判社會,並向權力階級挑戰,對於污染和失業更是不遺餘力地抨擊。但是麥可似乎只是非理性地反對一切使他生活煩悶,又不能讓他盡情墮落的事物,對社會並不十分關心,而自以為是Punk。

小傑走回來,拿出化妝品來塗抹好,說:

「你看我臉色還好嗎?我不想讓人覺得我缺乏生氣。」

「Jackie,你記得Miko嗎?」我說。

「Miko?哈,那個娘娘腔,自以為有內涵, bullshit!」小傑嘮著嘴說:「別提他,陪我到Toilet(洗手間去)去。」

你需要迷幻藥,對不對?

惡臭的洗手間裡,小傑照著鏡塗上化粧乳液。

「Well,你也來一點。」他強拉著我,把Lotion胡亂地在我臉上擦抹,惡作劇地在我臉頰上面親吻了一下。

「哈哈!」他戲謔地笑起來。

「嘿, Gay, 我有貨, 你要不要?」不知道什麼時候,那個身材壯碩的男孩跟到洗手間來。

「不要。」

「你需要drug(迷幻藥)的,對不對?」

「No。」小傑一邊揮手示意他走

開。

「我免費贈送,來啊!」他強有力地把我拉過去,用力地搥打起來。然後,帶著似乎很滿意的神情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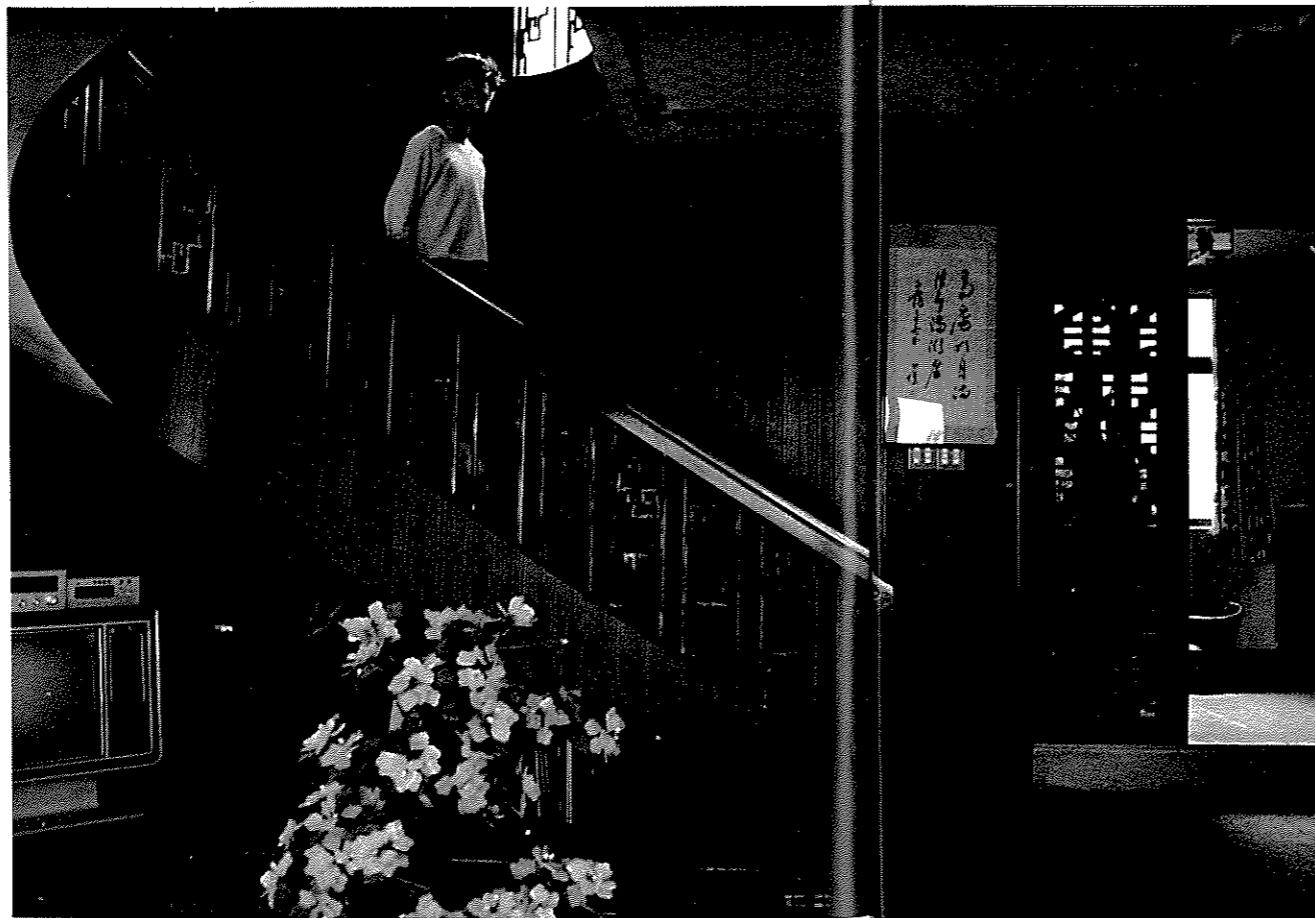
「嘿嘿,免費的。他媽的,人渣!」走了出去。

小傑靠在洗手間的牆上喘息著。過多人排洩的洗手間裡濕濡著惡臭的水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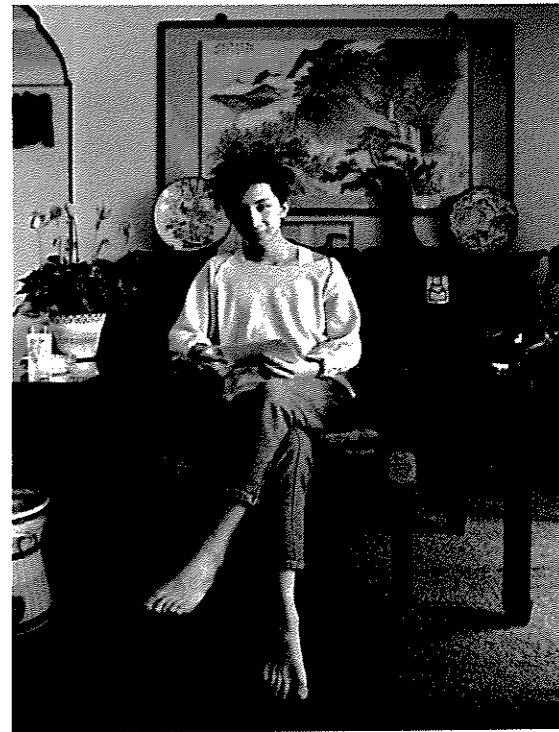
「God damn it,死台客,在外國每個人都很尊重別人的privacy,死台客。」小傑憤憤地說:「走吧,我們到別處去。」

請注意,我與人不同

坐上計程車,他攤倒在椅背上,喝著碗克肝來提神。林森北路兩旁的燈火,迅速地在車窗上劃過。即使路程百多公尺而已,小傑也不願步行,在車子裡帶給他一種與外界隔絕後的安全感,不需要去面對路



小傑一個人待在天母的家裡。



龐克族大部份都生長在富裕的家庭。

上行人批判的眼光。

August的樓下，通往二樓餐廳的樓梯口，小傑從皮包裡拿出白色襯衫和黑褐色的短大衣換上，連襪子都換成另一雙紅色的短襪。他面對扶手旁的鏡子打著領帶，一邊對目瞪口呆的我說：

「剛剛穿的那一套沾了太多的塵埃，我不喜歡dirty clothes（髒衣服）。」

水牛城的陳設都由木頭木板拼建起來，掛著的大車輪、牛頭角…，刻意經營出美國西部鄉村旅店風味。空間窄小，擁擠的人群像人牆一樣圍繞著舞池。

空虛啊，空虛！

我們好不容易才在酒吧台旁等到一個座位，小傑喝著啤酒，若有所失地說：「昨晚我寫信告訴在日本的朋友說：『我哭了，You Know，因為，我聽了蔡琴唱的『最後一夜』。』」

「那麼令人感傷啊！」我不解地問。

「曲中的歌曲讓我想起我已經22歲了，」他把臉轉向舞池，然後輕輕地說：「但是，我20多年來的生活彷彿是空的，啊，empty（空虛啊）！」

他把頭靠在我的肩上，兩隻手緊緊地抓著我的臂膀，我可以感覺到他在輕輕地顫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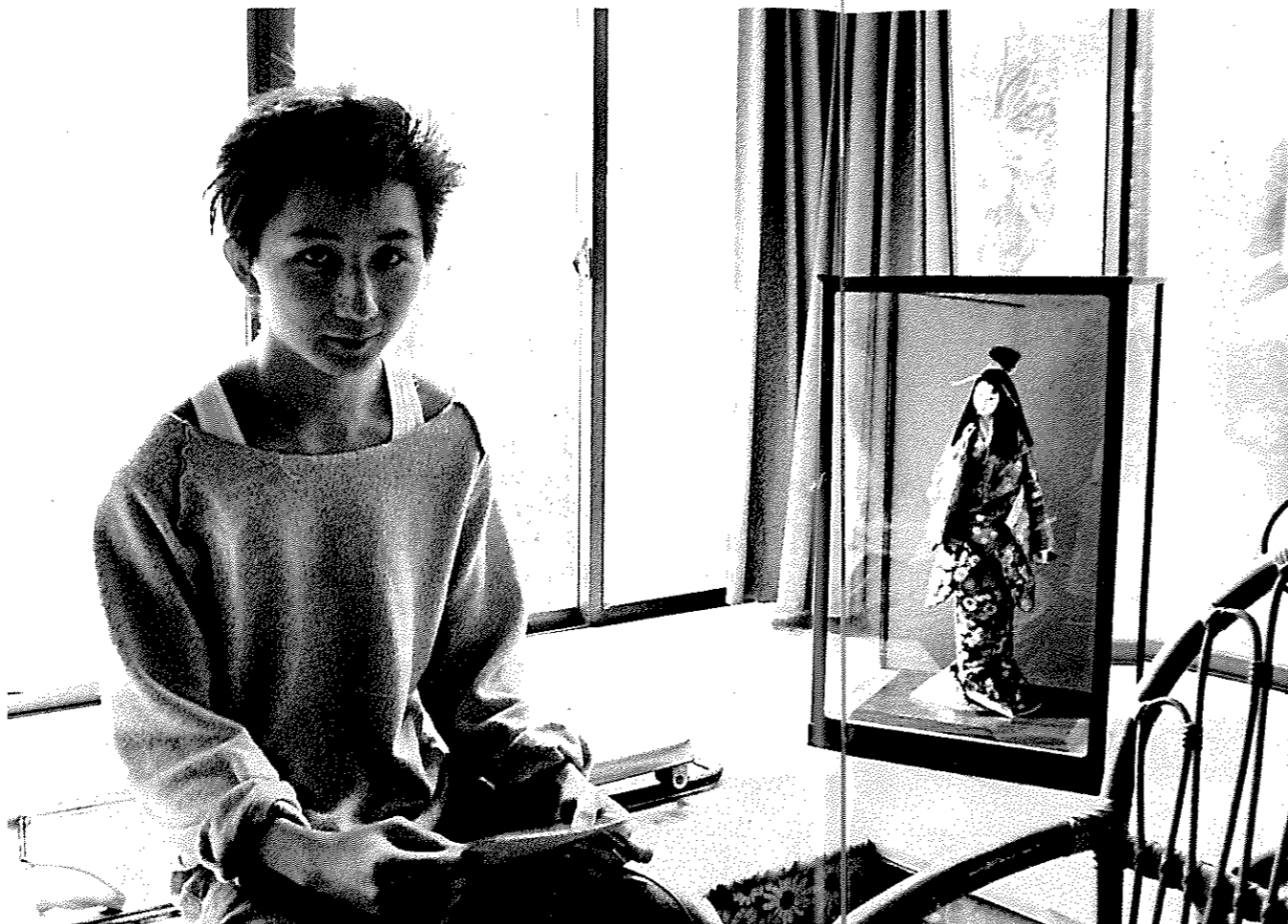
小傑和父母住在天母，父親常年不在國內，國內的事業由小傑的哥哥負責。

不停的舞動讓人遺忘

「你明年到日本唸書會覺得充實一點的。」我說。

「嗯，也許。」小傑冷笑著說：「唉，別管它，Let it be，跳舞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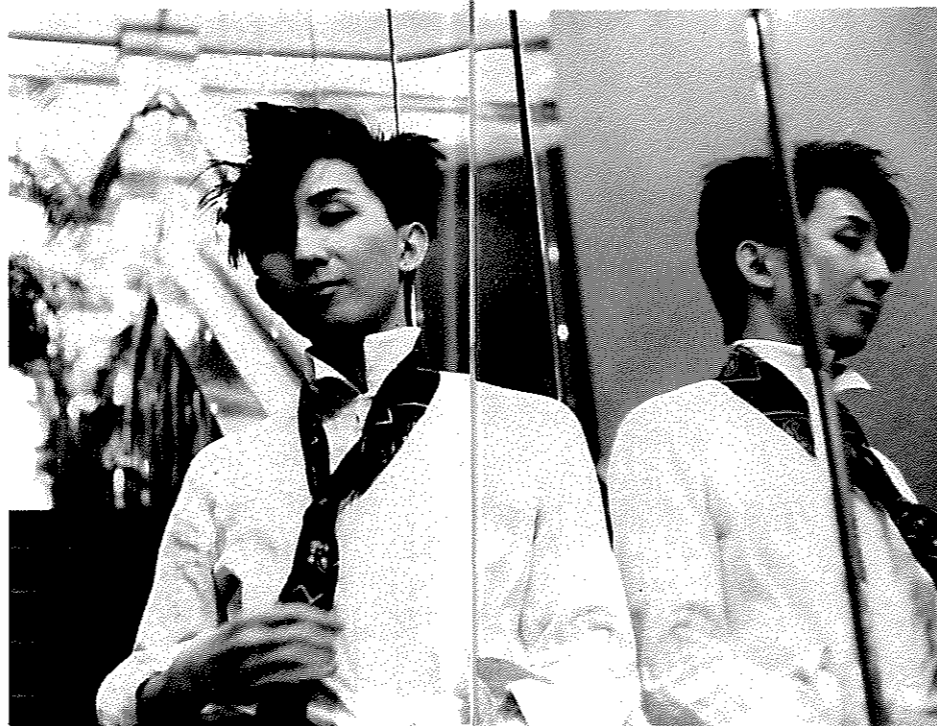
「嗨，Jakie。」一個穿著灰暗色大衣，兩手各戴一隻鑽石戒指、胸



前掛著又黃又大的鏤雕花項鍊的人走過來。

「嗨，小傑跳舞去吧！」擁擠的人群中我心理突然感到一種莫名的悲傷，彷彿感受到他所說的那種空虛，和缺乏足夠的毅力從夢魘中跳脫出來的那份無力感。

十點過後，August門口又擁進許多精力旺盛、焦躁魯莽的年輕人。場中喧囂的舞曲和吵雜的人聲，刺激著人們的耳膜，空氣中越來越濃的煙霧，滲雜著酒味和汗臭、叫人呼吸困難。強烈的Bass打著節拍，一下一下地撞打著我的腦神經和心臟。



小傑也有很腫脹、生澀的一面。

小明和小傑手挽著手走回座位上來，小明說：

「有一天我在西門町走，聽到後面有女人說：『那個是女人嗎？』，我知道她們是在說我的。你猜我怎麼做？」

小傑搖搖頭。小明微笑著說：「我就回過頭去，對那個女人說：『妳是女人嗎？』結果在她旁邊的一些朋友就圍過來要打架。我跑去打電話給119，報說有人搶劫。」

「嘿，你很clever（聰明）嘛！」小傑說：

小明回頭朝我狡黠地笑笑，眯著眼說：

「當然，我先把首飾拿給我朋友帶走，這樣才不會穿梆嘛，迅雷小組還沒到，那群人就做鳥獸散了。怎麼樣？哼！我小明才不是省油的燈咧！」

話還沒說完，一個穿吊帶褲戴金絲眼鏡，長得清清爽爽的男孩來把小傑叫走。過了一會兒，小傑回來在我耳邊說：「嘿，有貨了，十顆。」

讓我進入幻覺的世界

「那裡來的？」我說。

「Stupid（笨）！看不出來啊？Well，給你一個，不過，你一定要吃下去，Promise（一定）！」小傑用食指和中指做了一個V字，要我跟著做。

「好吧，Promise！」

「Okay！我給你一顆，我喜歡看你吃了以後的蠢樣子。」小傑從桌下塞給我一顆「紅中」，接著說：「喏，你喝啤酒，這樣效果更好。」

「紅中」和著酒的效果著實很快，不到十分鐘，我的四肢已經有點麻木了。而小傑卻顯得極為不安，腳步踉蹌地直往電話間跑，拉著我

和小明的手說：

「39—39—398——3988—3683——幫我撥——」

「到底是幾號？」小明問。

「是3983653，呃，找陳姐。」小傑整個人已歪靠在電話間底，手搗著嘴作嘔。

「喂，喂，陳姐，我是Jakie，今天有沒有？賣給我好不好？」小傑喘著氣，整個人趴在電話上叫著。

很快地，對方就把電話掛斷了，知道今天沒有貨，小傑煩躁地嘔嘔起來，小明和我吃力地扶著他走出August。

陳姐，拜託啦……

「我要打電話，帶我去打電話！」

小傑口吐著白沫，渾身因寒冷而顫抖起來，好幾次摔倒在地板上。

「不要吃了，已經過量了。」小明勸著說。

「幫我撥。你們是朋友嗎？幫我撥。」藥性已經麻痺了他的中樞神經，使他無法控制肌肉和動作了。

我們在小巷子裡找到了電話筒，小傑暴躁地叫著：

「陳姐，給我幾顆就好啦，難道連一、兩顆都沒有嗎？…陳姐！…陳姐！我都跟你買過那麼多…。」

小傑嘶喊的聲音在黑夜的冷空氣裡顯得有幾分淒厲，打了三通電話以後，他的聲音變成軟弱的哀求了：「陳姐，拜託啦，…陳姐，不要這樣好不好……」最後，連電話也打不進去，小傑四肢乏力地癱倒在地板上，嘴角濡著白沫，還兀自呢喃著：「陳姐，拜託啦，…」時而又夾雜著幾聲叫喊：「陳姐，God damn it。」

我和小明默默地站在一旁抽煙。隨著時間的過去，小傑漸漸清醒過來，小明過去扶他，說：「回家去吧！Jakie。」

從April到August舞廳，小傑拿出身邊帶的另一套服裝換上。

再讓我沉溺一次

「不要，我們去找陳姐好不好？」

我和小明苦笑了一下，帶著他坐上計程車。

「要去找陳姐哦！」小傑說著，漸漸地睡著了。

Blue 也是他們經常涉足的地方，歐洲風味的餐廳，特別能吸引他們。於是，小明提議把小傑帶去：

「我想喝點熱的東西，對他會好一點。而且我想小強會在 Blue。」

下車的時候，小傑又開始咆哮起來：

「我是要去陳姐那裡的，不是 Blue 這裡，You cheat me (你騙我)！」

「好，先吃點東西再去嘛！」小明不耐煩地說。

「真的哦！Promise！」小傑又伸出V字形的手勢來。

「O.K! Promise」小明莫可奈何地搖著頭說。

「嗨，Jakie。」穿著黑色大衣的女子一見到小傑就叫了起來。「My name is Jannie！」

才一見面，小傑就和珍妮擁抱成一堆。然後，小傑把珍妮拉到旁邊去打電話。

小明找到小強和寶寶。小強在西門町萬年大樓地下屋的「小香港」，經營一家「儂知」服飾店，專門從日本帶回流行服飾出售。寶寶是國立藝專音樂科的學生。

他們一坐下來，就有好幾個人過來打招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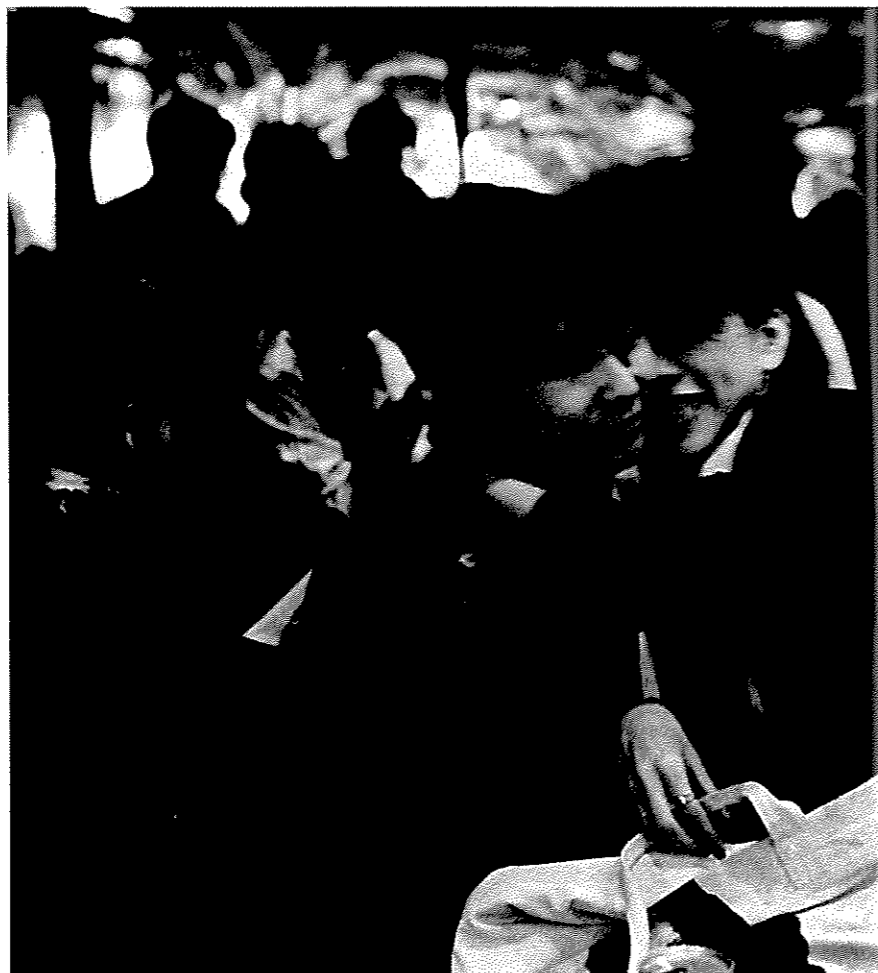
「你知道，我和他們都不熟，大概都是來我店裡買服飾的客人。」小強向我解釋說。

「小強你這次到日本順利吧？」小明問。

「日本的服裝設計真是一流的，」小強拿出日本的「流行通訊」來：「你看看現在流行的式樣，真不



小傑說：「我們都認識但是不熟，這裡是化裝舞會，我們不揭開別人的面紗。」



是蓋的！」

我們需要肯定

「我將來要到義大利去學服裝設計，你知道，寶寶將來要做個 Popular (流行) 音樂的創作者。」小明轉過頭來對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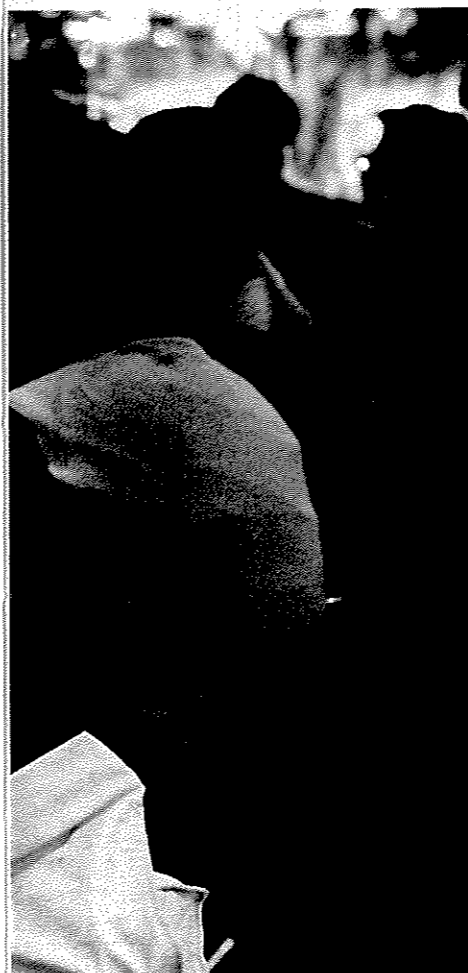
「是 Popular 音樂路線的工作者。」寶寶穿著短褲，一邊搖晃著大腿說：「要『謙虛』一點嘛！」

說完，小明和寶寶兩個人前俯後仰地笑著、揶揄著「謙虛」這個字眼。

「你們知不知道，這次回台進海關，我很輕鬆地通過檢查了。」小強說。

「真的啊！」

「碰到檢查員，我就裝得傻呼呼的，我跟著行李最多的那個人後面，要是海關人員敢打我的稅，我就指前面那個人說：『為什麼他比我



多，卻不用扣稅？」。

「是啊！我聽說很多跑單幫的人和海關有勾結。」小明應和著。

「有很多人當上空姐，就會接到電話說要託她帶東西，利潤對半分呢！」寶寶吸著煙說。

「現在的社會真黑，那麼多人不去管，卻想老管我們。」小明嗤之以鼻地說。

我們是中性的

「在國外，每個人的生活都會受到尊重，不像台灣這樣，老是有很多人帶著有色眼光看我們。就像很多人都帶著道德的批判眼光，去看同性戀者，但是 Homo 是他們自己選擇的，他們有權利過自己的生活，不是嗎？」寶寶說。

「對啊！有些小說家、舞者、... 還不是 Homo 嗎？但並不影響他們在文學、舞台上的成就。」小明一邊梳理著頭髮，一邊說。

「你看我們的服裝，從 Romantic 到 New Romantic，到 Punk 再到 New Wave，我們都喜歡，只要是適合我們自己的個性的；這是表達我們個性的服飾。我喜歡沒有拘束，完全自由的生活環境，所以我計劃到義大利學服裝設計。人家歐洲社會比較自由。最重要的是，生活受到別人的尊重。」小明說。

「你現在穿的，...」我說。

「是的，灰色是我最喜歡的。它介乎黑、白之間，是一種中性的顏色，我不希望我被介定為男的或女的，你曉得。我是自由的、沒有性別的，也就是中性的。這樣，我和各種朋友在一起，就能解除彼此間因性別帶來的障礙。」小明接著說：「它同時表達了我的個性，既不外向也不內向，既不急躁也不是遲滯。你曉得吧？」

「騷包」

這時，一個只留下一小道頭髮在

頭上的人走過來，小強三個人和他打過招呼，就在背後吃吃地竊笑起來：

「真是詭異，哈哈，自以為勞勃迪尼洛吶！」

「你知道，在 Blue，他們有一夥人專門鬧事、打架，平常騷包得很，一看到別人穿得拉風，就找別人麻煩。」小明對我說。

「呃，上個禮拜我和我們班的男生在公車上碰到一個才真叫騷包呢！留著長到腰的頭髮，我們班的男生就用口香糖黏她的頭髮。哈哈，我還想用火柴點燃它呢！」寶寶高興的笑起來。

「你還和姊姊在外面租房子嗎？」我問著。小明的父親是進出口貿易商，寶寶的父親在台北一家報館裡任職。

「我們渴望自由」

「是啊！我們都住外面，可以和家裡保持一點和平。」小明回答說。這令我想起小傑每次到 April 或其他地方，都瞞著母親出來，然後在外頭換上新潮服飾。

「我們渴望自由，一切有束縛的東西，我們都不喜歡。」寶寶說。

「有沒有你們喜歡的？文學、社會、政治...？」我問。

「我對心理學有興趣，喜歡去觀察人的行為動機、想法，政治我沒興趣。」小明轉頭看著寶寶。

「政治和我們沒有關係，不過... 做為一個公民是應該去關心的對不對？」寶寶說。

「畢竟，我們是社會的一份子。」小明以正經八百的口吻反諷著說，然後，和寶寶小強三個人笑成一團。

小傑氣呼呼地走回來，一坐下就說：

「She is a Whore, You know, Go-Go Girl (她是個婊子，你知道，落翅仔！)」

小傑和珍妮一見面就親暱在一起。



「你知道嗎？昨天我哭了！」小傑說。

「熟識嗎？」

「不熟，她是陪舞的。她說她朋友那裡有，結果打了老半天電話，一顆也沒有找到。」

「別再吃了，已經過量了。」我說。

小傑，回家去吧

「Bullshit，你說要和我去找陳姐的，走啊！」小傑拉著我走出Blue「藍色」。入夜後的空氣格外冷清。

「快啊！兩三顆就好嘛，才300塊

錢，算我向你借的好不好？」小傑扭曲著臉，開始暴躁起來。

「我想，只能借你回家的車錢，你不能再吃了。」我堅定地說。小傑瞪了我好一會兒，心理大概在盤算著，才迸出話來：

「好，你還算朋友，給我錢，我坐計程車回去。」

我一邊拿出錢來，一邊說：

「Jakie，你可不能拿去買藥，這是給你坐計程車回天母的，Promise！」我生澀的做出V字形的姿勢。

小傑一句話不吭，搶過我手上的錢，兀自叫了一輛計程車走了。

我一個人沿著騎樓走回家去，入夜後的空氣格外顯得冷冽。我想：明天，林森北路一帶的地下舞廳，會是一樣的喧鬧，七彩的迴旋燈光依樣地流轉，而舞池中的狂熱節奏、瀟灑的煙霧、擁擠的人群和空氣中的酒味和汗臭，也會像今夜一樣繼續下去。為了忘記空虛、苦痛、或創傷、人們依舊在舞廳的旋轉門來來去去。但是，他們什麼也不會得到，除了累積更多的空虛。

「陳姐，拜託啦！」
Jakie焦急、痛苦地嚷著。



如戲的人生

訪問張照堂

張照堂是六〇年代以後形成的、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攝影作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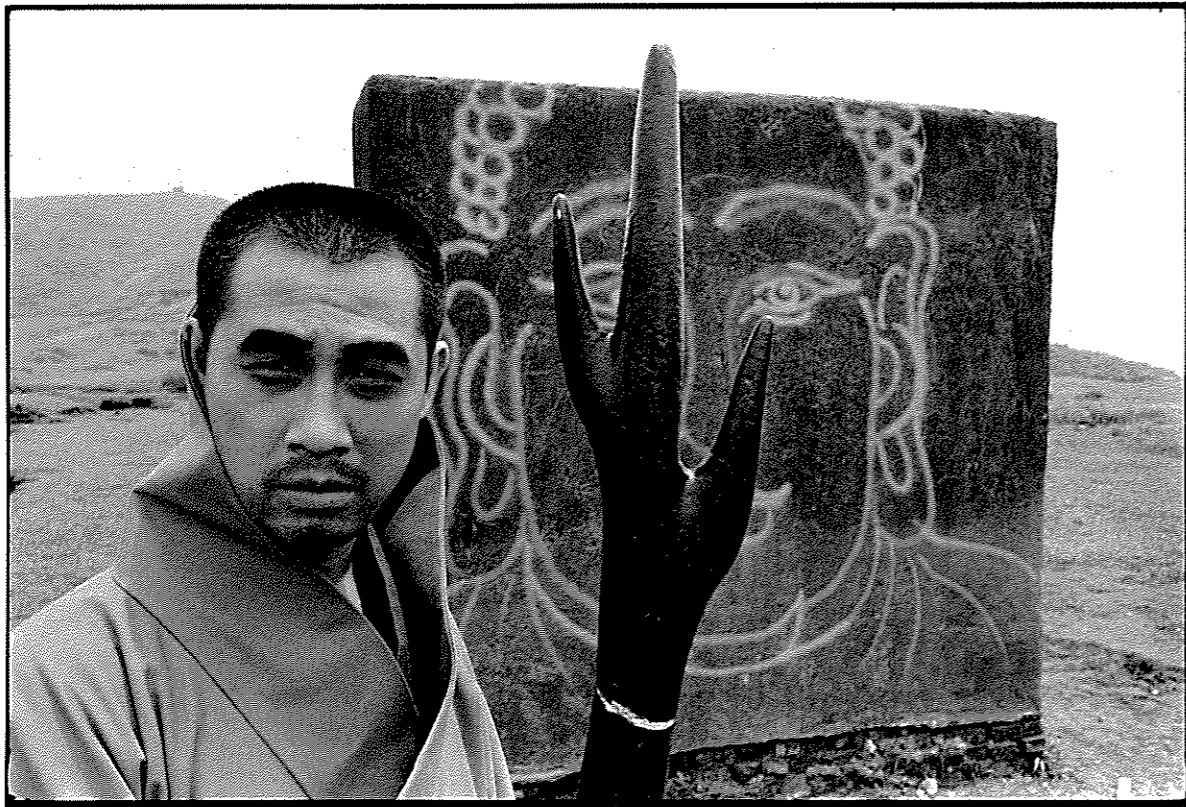
他的攝影，卓然形成了他自己的視覺、映象上的語言和藝術風格。在這裡，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敘說了自己的歷程、思想和展望。

張照堂的攝影，長時期以來，儼然發展出他個人的視覺世界。幾乎每一張他的照片，都有令人在心中「啊！」地呼叫起來的視覺效果。這「啊！」的叫聲，可能是因為張照堂獨有的超現實、神秘或幽默、嘲弄所引起，但無可否認的，張照堂從相機的「觀景窗」捕捉的世界和人生，有明顯的獨特性。

這樣的視覺世界，自然和張照堂對攝影藝術的看法有關。張照堂開始拍攝的年代，是他還在大學求學的六〇年代。在當時，台灣的文藝界，很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當時的繪畫、音樂、詩，比較偏向於表現人生超現實、詭異、晦澀的一面。要表現這些，在表現技巧上，就必須反叛向來的現實主義的技巧，「當時，我買了20廣角鏡頭，有誇大、突出的效果。」張照堂說：「後來拍久了，覺得效果太



攝影 ■ 張照堂
訪問 ■ 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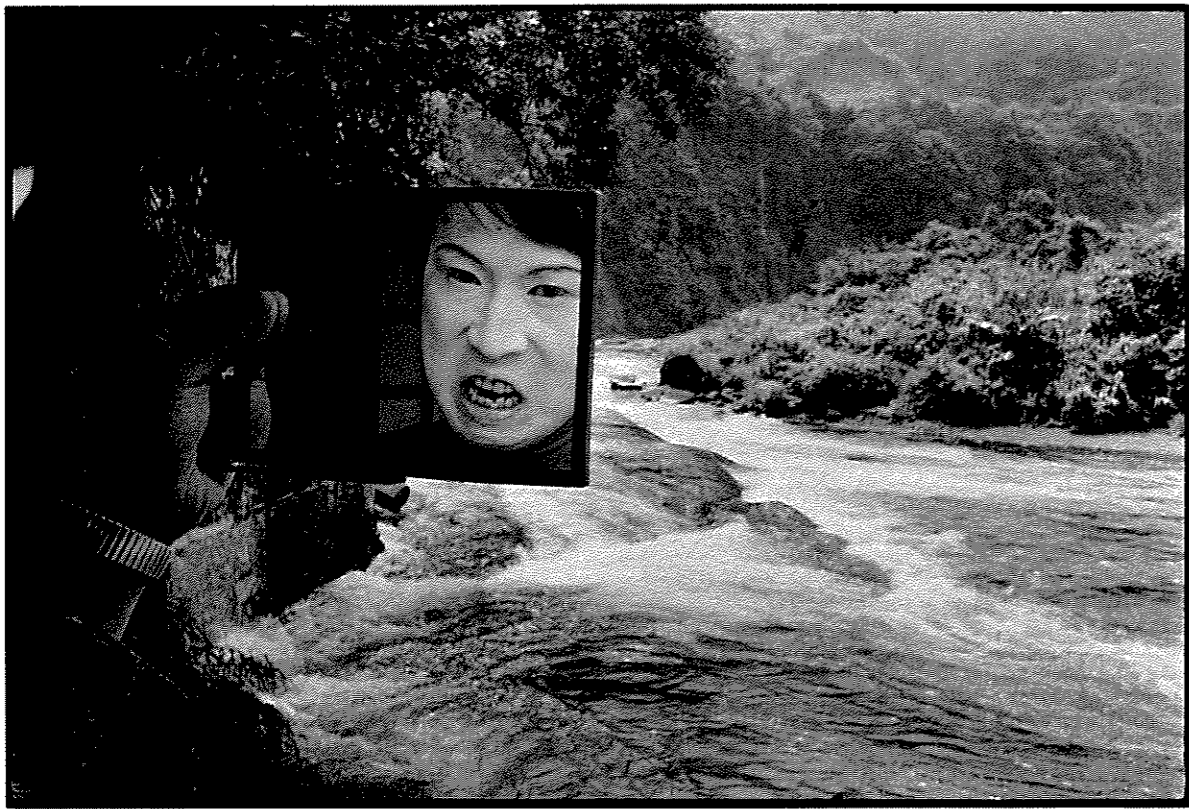
模式化，而且相機之物理效果太突出，淹沒了拍攝者的思想和感情。現在我用35鏡頭，誇張性不大，有人說35鏡頭現在算是標準鏡頭了。」幾十年過去，現在張照堂早已揚棄了他大學時代為「現代」而「現代」的風格。「我的照片開始有人，有生活，有環境，有關懷。」張照堂說，「不過，我仍然要保持我自己的風格。這風格，是我不想太明白、直接地去看和表現現實面。我總認為，生活的真實，也包括著生命和生活中常見的超現實面。詭異、孤獨、不能交通、惡夢難醒、神秘…這些面，其實在生命中，也蠻實在的。不，對於我，這些是生活和現實的一個部份。」因此，張照堂認為，好的（藝術）作品，應該把具體的生活與現實和生活中抽象的、超現實的事實溶合起來。「我認為，像六十年代形式上一味搞『現代性』固然不足取，現在搞得太明白易認，恐怕也是問題。」張照堂說，「在作品中留下較寬的想像的空間，會使作品比較豐富。六十年代台灣現代主義給我的影響，

是我在關懷和凝視現實並加以表現時，我能利用『現代派』的許多『從現實折射出來』的技巧，保留了我個人的創造性。」

問到他拍攝作品的著眼點和哲學，張照堂表示「人間」雜誌的宗旨：「通過攝影去發現、記錄、報告和評論」，與他從事攝影工作的哲學不謀而合。「不過，我的東西蠻個人的。我的發現、記錄、報導，畢竟還是透過我自己個人的視覺、感情去捕捉的。」因此，張照堂的作品，畢竟和嚴格意義的報導攝影——報知，並且在報知的同時，表現出作者對人、對世界、對生活鮮明的價值觀，並以這價值觀表現出作者指導性的意見和批判——是不同的。

這一組題為「如戲的人生」的張照堂作品，是他在擔任「唐朝綺麗男」影片攝影工作的餘暇拍出來的照片。拍攝地點包括坪林、淡水、水源地、七星山、地熱谷、擎天崗、太陽谷等地。它當然不是記錄一個電影形成過程，或報導電影拍攝班子裡的問題或事實的作品，而是





作者在參加這個工作的特定環境、機會和時間中，他個人的作品。這些照片，表現出張照堂「變個人的」視覺世界——詭異、超現實、孤獨、幽默和捉狎。有些照片，有很強的劇照式的舞台效果。「如果戲劇是人生的模擬，其實就說明實際生活中強烈的舞台性。舞台性，至少是和現實性相對的。拍戲，是非現實的。但在拍戲的前後，人們的活動，卻是硬生生的生活。這種現實與非現實的交錯，引起我的興趣。」張照堂說，「在拍戲前後，人們還保留著拍戲時的化粧、衣服和道具。那種荒唐、乖謬和某一種無奈和茫然，形成一種強烈的感覺。我喜歡這種感覺，我試著拍下這種感覺。」

拍片使張照堂能在一個外景地點待久一點，也因此能和拍戲的班子裡的人處久一點。「長時間處在一個物與人的環境，是報導和記錄攝影所必要的條件。」張照堂說，「這時間和機會增加了我用攝影去創作的可能性。」在拍戲過程中有很多等待的時間，他利用這比較無聊的

時間去看，去觀察、等待，拍出了這些照片。「除此以外，即除了我個人的創作以外，拍這些照片，基本上我並沒有太特別的著眼點和目的。」張照堂說。

張照堂作品中的幽默、諷刺，基本上是溫和、語不傷人的那一種。「拍這些照片的現場，不是什麼辛辣的場合，因此我也不會刻意去表現一種批判或抗議。」張照堂說，「此外，年齡大了，看待生活比較寬容，我沒有了尖刻的批判意識。我表現某些好玩、幽默、嘲弄，但也表現了某種茫然和無奈。我喜歡在作品中表現比較豐富的東西，有熱鬧，也有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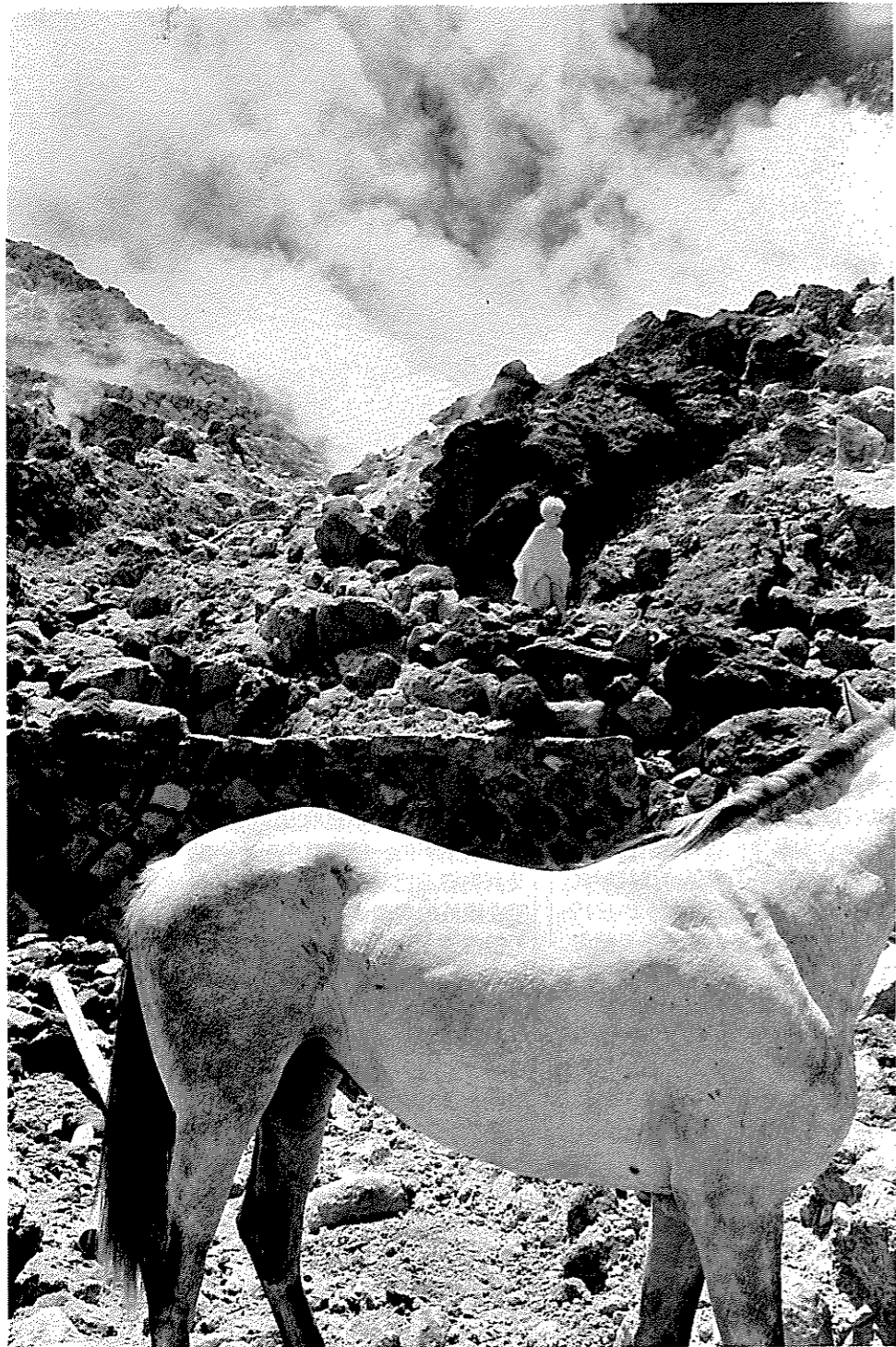
基本上，張照堂不使自己成爲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寫實」的攝影家。他認爲直說直拍的作品，限制了作品的「豐富性」，而「溶合了現實與超現實，溶合了主觀視覺與客觀世界」的作品，「能述說更多的東西」。他的作品，以文學來取譬，比較像「現代」詩，像「現代」繪畫，也比較像德布西的音樂，而不像寫實的小說或報告文學。他是



台灣旅行的、街頭的創造攝影家中，比較儼然形成他自己的「視像」(Vision)、風格，並有統一性的攝影作家。他揚棄了青年時代純形式主義的現代性，但「現代」的技巧仍然是他表現風格上一個重要部份。他關心現實，但在表現上仍然堅持「藝術的素質」，不主張一語道破。因此，他基本上反對爲作品附加文字的解說，但又不反對一定限度內的說明。「照片，畢竟不應該只屬於攝影界懂得看門道的小圈。我當然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攝影作品。」張照堂說。對於不習慣攝影藝術的語言的讀者，張照堂說，「看，我的作品至少能讓人理解到，對於周遭的人和環境，我們只要開放地，創造性地看，可看到令人驚詫的、豐富的視覺上的可能性。」

一般公認張照堂是一個對年輕攝影者具有影響力的攝影家。但張照堂卻謙虛地說：「那只因爲我拍的時間長，而且算是一直有作品拍出來。任何這樣的人，自然會受到注意，尤其是對沙龍或『新沙龍』不覺滿足的年輕人。但我不覺得我有

什麼太大的影響力。就那麼幾個與我接近的學生、年輕朋友，只能說他們搞攝影的一個偶然中，有一點受到影響而已。」問到他的作品似乎在國外的評價高過國內，他笑稱不很清楚。「有人說，張照堂應該爲一些青年拍照者所走的方向負責。」張照堂笑著說，「這罪名大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多重要。我只知道自己一直在拍，其中有一些作品算是還可以。我拍照，單純爲了興趣，加上我對自己有一點期許，覺得不應該放棄這個創作生活。此外，拍照有一個特點，就是行動。關在家裡想，絕對沒有作品。你一定得出門，去看，去體會，去拍。這種行動性，對我是一個自我治療，自我克服的過程。有時我會灰心、冷漠、焦慮、沮喪甚至絕望。但我起來行動，出門拍照，依靠實踐就治癒或緩和了我個人心靈上、創作上的疾病。這對我很重要。這是我一直拍下來，將來也要拍下去的原因之一。我不想樹門立派，影響青年(笑)。」說到影響，張照堂以爲只要够努力勤勉，有成績，



誰都一定會受到青年的關心和注意，談不上誰該為青年的攝影走向負責。

張照堂目前的風格和思想，會不會改變？

「我想是會的。」張照堂笑了，「其實，也許將來我說出來的話，全是和今天說的話互相對立，也極有可能，正如六〇年代的我變成七〇年代以來的我，彼此有連貫，但也有本質的改變，將來我怎麼變，我不十分清楚，但我以為在創作上『定型』，是創作者的末路了。我想，我是會變的，並且也期待著改變。」 ●



和老天爺抗爭， 是沒有用的！

泰國中北部一個落後村莊的素描

這是泰國中北部一個貧困的小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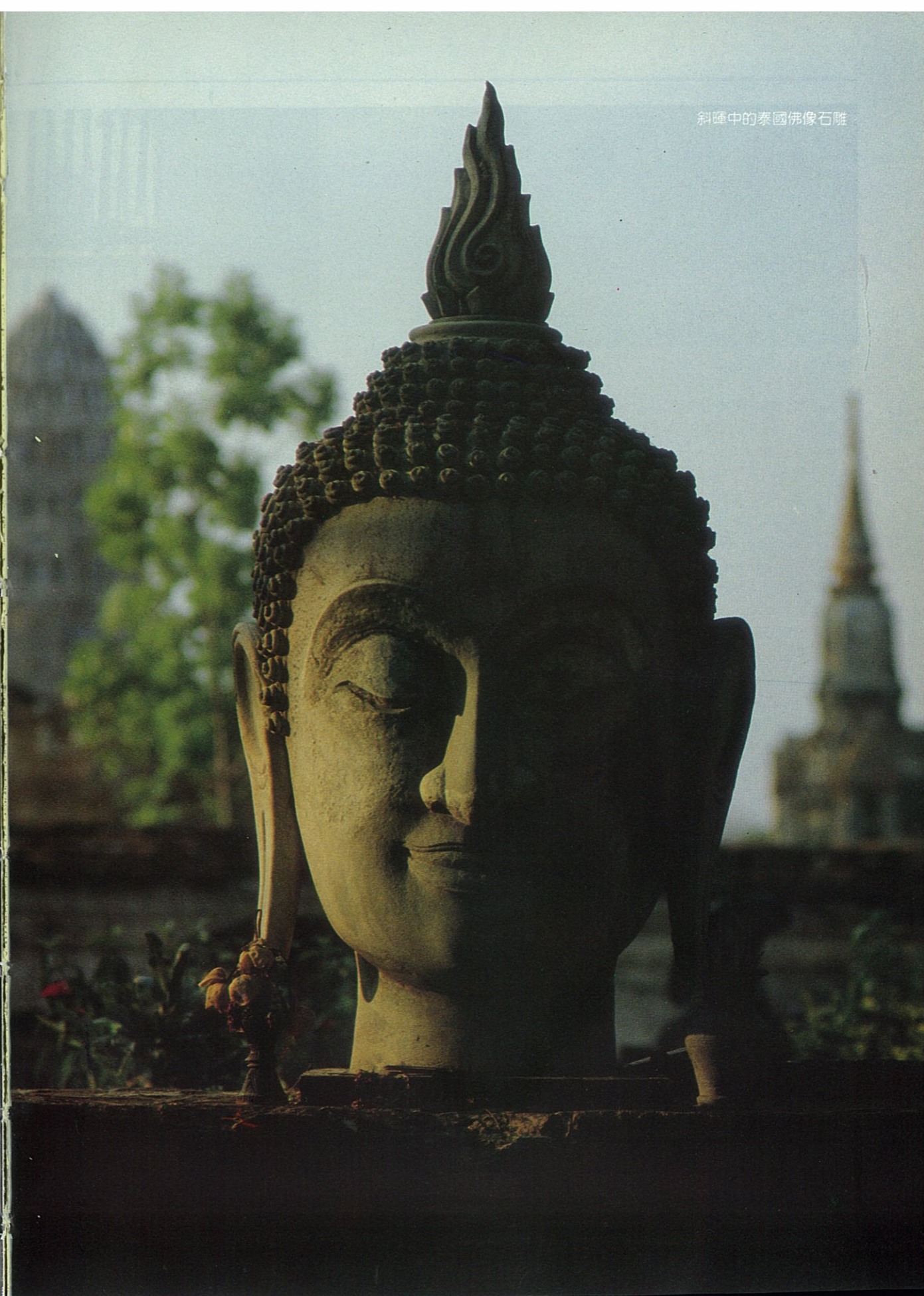
泰國農民倫和他的親人，頂着泰國毒熱的太陽，
在這兒過着純樸、貧困、認命的生活。

匱乏、鴉片、妓女和現代消費品、電視文化的侵蝕…

在憨厚的倫的故事中，讓我們凝視了整個古老的

亞洲的歷史和心靈，和我們自己走過的足跡…

攝影 / 撰文 ■ 羅長仙





泰國Sokhatai蘇可泰的農民。

泰國位於熱帶型氣候區，5月份最為酷熱，泰北的鄉間到處是黃沙瀰漫、暑氣蒸人。

五月裏有一天下午，我和泰籍的嚮導「倫」騎著本田50C.C機車，從泰國邊境趕回住處般渥教(Ban Wieng Keo)。路過一個陡峭的山坡，我下車步行，倫將機車駛上山。我隨後吃力地爬，看見一個人蹲在山坡頂端，背對著刺眼的陽光，看起來是個黑褐色的剪影。

走近才發現他就是嚮導——倫。我也學他在路中央蹲下，這時，被熱氣蒸騰起來的黃沙在身旁盤旋著。

「怎麼了？」我拍拍倫的肩膀問。他撇開頭去，低聲委屈地說：「我說機車性能不好，你偏說我的技術不好，你不信任我，我不走了！」

他一定是對我的玩笑認真了，拉起他的手保證說：「我只是開玩笑的，我相信你的技術絕對沒問題！」倫這才站起來發動機車載我回家去。

早上已經過去了

倫就是這樣一個憨直樸素的泰國農夫。

一天早晨，我和他搭小型的公車到金三角去，下午回家時，我向他解釋可以循早上的路線搭車回去：「This morning, we have been... (今天早上我們曾經搭...)」

我還來不及說完，倫就迫不及待地搶著說：「No, Sir! morning no have (不，先生！早上已經過

去了)。」我啼笑皆非地看著他，一邊耐性地向他解釋。最後，我放棄了，要倫理解不同文化裡對時間和詮釋時間的概念，恐怕不是短時間內辦得到的。

倫今年25歲，擁有一塊面積20×40公尺的山坡地。泰國北部的土地比中南部貧瘠，每年只有一次收穫期。倫種植的玉米一年只有泰幣5000 B的收入(1 B約等於台幣1.5元)。他剛和24歲的妻子結婚，新居裡無一長物，只有兩張細目的漁網和倫用玉米換來的稻穀。倫指著地上將近500公斤的穀子說：

「我們必須吃到下一次玉米收穫的時候。」

在般渥教這個100多戶的小農村，農人利用燒墾的方式耕作，看不到施用大量化學肥料、農藥等土地污染和農業商品化的跡象。農民之間的菜蔬、肉類交易並沒有受到中間商的剝削，使物資缺乏的村子，還能維持自足、閒適的生活。

台幣七塊半買一隻雞

和土地密切生活在一起的農民，對家畜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一個將近攝氏40度的午後，倫的父親被豬的唧唧叫聲吵醒了，50歲了的老人叫來他最小的孩子說：「去看看，大概熟壞了。」

13歲的小男孩坐在豬的旁邊，溫柔地用手撫摩牠的肚子，擺動牠的耳朵替牠消暑。得到安撫的豬仔很



乖巧溫馴地依偎在小男孩的腳旁，漸漸地，又睡著了。我好奇地指著約50公斤重的豬，問：「一隻要多少錢？」

「400 B (泰幣)。」老人家說。豬仔是農民主要的動物蛋白質來源。市場經濟型態尚未在這個村裡形成，所以價格低廉、多半只提供自己食用，飼養規模也很小。

在泰、緬、寮國交界的金三角附近，有一個阿卡族Akha的村落，那

裡的物價也非常便宜；一隻雞才賣5 B (泰幣)，折合台幣約7塊半。

阿卡族人畜養的狗也是肉食來源。一天午後，阿卡族的阿突·謝利的堂兄，用麻布袋攆來一隻黑狗，阿突的父親阿豪·謝利自柴堆上順手抽了根柴棒，兩下子就把狗俐落地料理好，充分顯現出阿卡族在屠狗方面的經驗和技術。不過一小時的光景，阿突·謝利便賣光了狗肉，淨得110 B (合台幣165元)。

跨倫是一個憨直、樸實的農民。



泰國北部山區的農村社會還維持燒墾的耕作方式。

烟榻上的小天地

清晨5點，阿突的妻子和母親起床燒飯、打水，將香蕉的莖葉煮熟餵豬。吃過早飯，阿突的妻子頭上頂個柴簍、拿起鋤頭，到田裡耕作。阿豪·謝利則躺在榻上開始他「吞雲吐霧」的生活。

阿卡村的男人幾乎全部都染上吸食鴉片的習慣，從早到晚都生活在榻上的小天地；一盞油燈、一隻烟桿、一鉢木、一個調鴉片的皿。隨著一吸一呼，油燈的火光在黯淡的屋裡一明一滅地閃著。阿豪慵懶地說：「我有12個孩子哪！現在只剩6個了。」

我不解地問：「怎麼了？」
「生病死了，是瘧疾。」阿豪·謝利把頭轉向牆壁不再說話了。
由於地處偏僻、醫療資源缺乏，加上阿卡族經濟能力差，村子裡的死亡率一直很高。

她在「養雞學校」上學

阿突·謝利說：「現在我們只剩下6個兄弟姊妹，其中五個男的，一個妹妹在曼谷唸書。」

「唸什麼學校？」我順口問。
阿突·謝利從箱子裡找出一本照相簿，指著其中一張照片高興地說：

「我妹妹叫瑪麗，今年16歲了，她在唸——呢，爸！妹妹唸什麼來著？」

「噢，是曼谷的養雞學校啦！」我看著照片上一群年輕的女孩，



臉上塗滿胭脂水粉，圍坐在一排籐椅椅上。心想：這可不不會是什麼學校吧！再往下看瑪麗的獨照；她身旁的桌上放著一隻酒瓶，背後的房間設備像旅館的陳設。我心想：這樣一個貧窮村子裡的女孩，多半是被騙到都市去從事「特種行業」吧！

狗是 Akha 阿卡族主要的動物蛋白質來源。



「學校是在曼谷的什麼地方呢？」我問。
「在——在Hong Ba Tong？」阿突·謝利說。

後來，我回到曼谷的時候，一位旅行社的老闆告訴我：。

「Hong Ba Tong 哪有什麼養雞



學校！那兒靠近鐵路邊的違章建築區，是私娼寮聚集的地方。」

昂貴的第一頻道

晚上，阿突的妻子背著和她一樣高的柴簍，一步一步緩慢地走回家來。飯後，阿突遞給我一張小板凳，說：「我們看戲去。」

「看什麼戲？」
「叫做V. D. O., 很好看噢！」

漆黑的夜裡，我跌跌撞撞地隨著阿突夫婦下山。在村子口一家泰國人開的雜貨店，我們以每人1B（泰幣）的票價，進入一間大棚裡。原來V.D.O.是電視上播放的節目我們就從連續劇、港劇、綜藝表演，一直看到電視節目完畢才走出雜貨店。散場的人潮老老少少約200人左右。

「村子裡的人每晚都來看嗎？」



我問。

「幾乎是每天都來。」
我暗自盤算著：每個晚上以150人計算，只要收兩個月門票，就可以買一架電視機了。工商文明的優勢，開始侵入純樸的阿卡族村莊，這似乎是全世界落後地區無可逃避的命運。

漂亮的香港衫

回到家裡，阿豪·謝利正拿出油紙袋包著的鴉片，用小稱桿仔仔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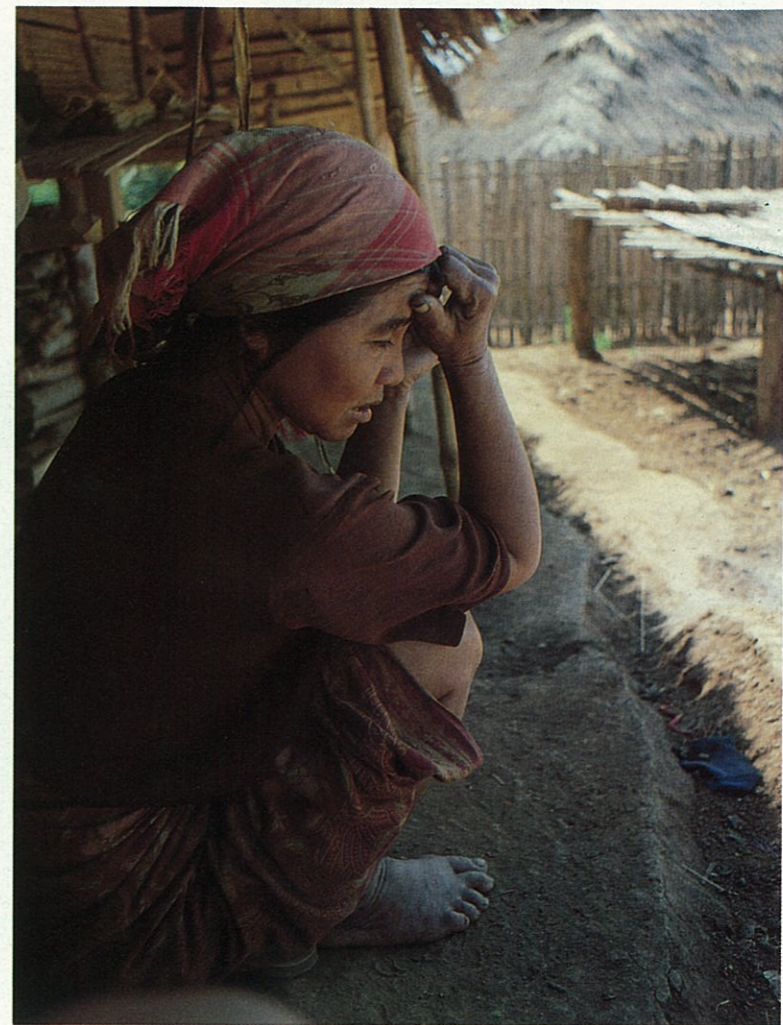
Akha 阿卡族人利用香蕉莖葉餵豬。

細地把鴉片分裝成一元硬幣大小的小包。我問正在幫忙分裝的阿突說：「這樣要賣多少？」

「5塊錢（泰幣）。」阿突·謝利說。
「那一天得抽多少才够癮哪！」
「不一定，我一天也得40塊錢左右吧！」阿豪·謝利說。



泰國少數民族面對現代文明衝擊、往往有很深的無力感。



「通常都從那裡來的。」
「從中國雲南、緬甸、寮國都有。」
阿豪·謝利是村子裡的鴉片經銷商，從緬甸偷渡來的商人購得鴉片，轉手給村子裡癮君子。吸食鴉片原只是苗、傣族的傳統習慣，現在連阿卡族人也沾上了。
阿突拿出幾件色彩鮮豔的港衫來，說：「你看，漂亮嗎？」
我想起旅行袋中買的土著服飾說：「你不喜歡阿卡族傳統的服裝了

嗎？」
「噯，也喜歡，只是我們現在都不穿了。」阿突說。
少數民族像苗、傣、阿卡族的傳統服飾完全靠手工織繡來製作，成本比起工業大量生產的成衣要貴太多了。為了賺取觀光客的外匯，泰國政府刻意地美化少數民族村落，將他們宣傳為至今還完整保存著自己傳統文化的世外桃源，成天穿著美麗的傳統服飾、跳著傳統舞蹈、經營手工藝和農耕，和睦快樂地生

活。但是事實上，觀光客帶來的文化衝擊、泰國強勢文化的侵蝕，早使得阿卡族人的母系社會遭受色情文化的破壞、大量人口外流、審美觀也跟著改變。

除了等待，還是等待。

泰國中部的農村也受到現代工業的衝擊。住在蘇可泰(Sokhothai)附近的農民，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逐漸地改變他們傳統的耕作方式，大量施用化學肥料、農藥的時代

已經來臨。

由於化學肥料昂貴，相對地，並沒有為當地的農民帶來真正的利益。

「我一年只有一萬多塊錢的收入。」住蘇可泰古城的「賓」說。在農暇的時候，他的妻子、子女都得做點零工來補貼家用。

「一張漁網（二尺長）能賣15塊錢。」他的妻子和靄地說，然後指著她妹妹的媳婦說：「像她在編的草披子，一張才2塊錢（泰幣）。

」
蘇可泰地區的土地比北部稍好，但是一年裡也只有一收，憨厚的「賓」說：「在乾季，我們除了等待，還是等待，等著六、七月雨季的來臨。」

「那這麼長的時間——六個月有吧！你們都做什麼？」

「修房子啦！去溪邊捕魚，或者到小鎮上去打零工。」賓回答說：「女人就留在家裡編草披子。」
一天的清晨，隣村年滿20歲的「

Akha阿卡族人一生大都在榻上過去了。

雄」來拜訪賓。因為雄看中了賓的女兒——15歲的琴，特地來徵詢賓的同意，以便兩個青年人能夠開始交往。

賓邀請雄共進午餐，賓的妻子擺出最可口的菜餚來——一碗芒果、一碗筍絲、和一大碗辣椒醬。飯後，賓把全家大小帶到樓底下去，留



潑水節時，連寺廟裡的佛像也得接受「洗禮」。



潑水節是泰國一年一度的大慶典。

下雄和琴兩個人單獨相處，便算是賓對他們兩人的事首肯了。

兩個年輕人羞澀地分別坐在屋子兩端，默默低著頭，偶而互相看一眼，然後傻笑。農家對勞動力的需求很高，一般子弟受教育的時間短，所以，至今蘇可泰地區年輕人仍舊早婚。雄和琴的交往經過一、兩年的時間後，雙方的家長可得忙著他們的嫁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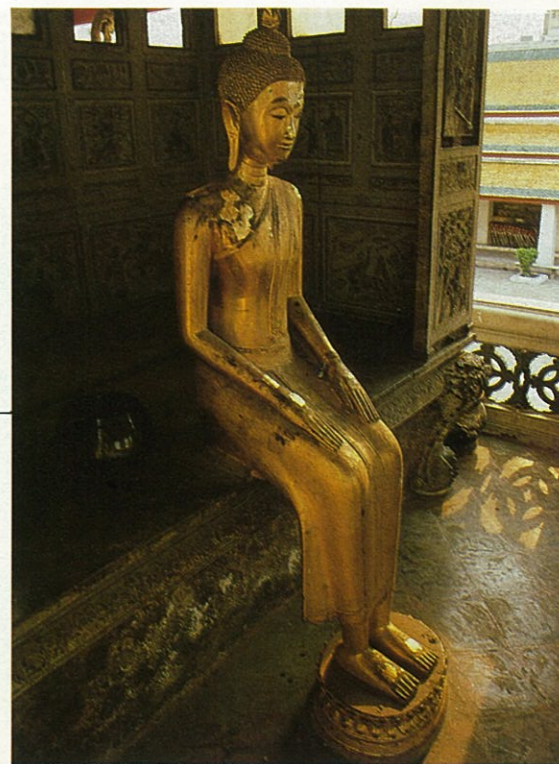
現代化產品

賓的家裡也有很多是現代工業產品，如腳踏車、錄音機、黑白電視機，我感到懷疑地問：

「一輛腳踏車得要多少錢？」



金碧輝煌的泰國寺廟。



泰國廟裡的佛像
全身沐浴在夕陽中，
顯得肅穆安詳。



每日到廟裡求籤、
問卜的人絡繹不絕。

「1500塊錢。(泰幣,合台幣2250元)。」賓說。

「那錄音機呢?」

賓大概覺得我問得唐突,他說:「有什麼問題嗎?」

「歐,我是說你一年的收成不過折合一萬多塊錢,那...」

「哈哈,我懂。其實這些都是天主教會以半送半貸款的方式,為我們弄來的。」

晚上,賓一家大小八個人圍坐在屋子看電視,地板上點著兩盞微弱的油燈,散發出油焦的味道。賓一

邊拍打著蚊子,回過頭來問我說:「很熱嗎?」

「還好。」

「只是蚊子多呵!」賓實著說。地板上的油燈被夜風吹得黯淡下去,園裡的香蕉葉沙沙地響起來,賓站起來看著園裡對我說:

「你瞧!這是天然的空調設備咧!」

泰國的太陽

生長的自足的農業生產體系中的農民,性格憨直,當旱季來臨時,他們樂天知命地等待。

「太熱了,沒做什麼事,連光是坐著都會流一身汗。」在蘇可泰的新城開飯店的阿欽都這樣說。

「如果從河裡引渠灌溉呢?」

「哈,泰國的太陽,水還沒有流到田裡就乾了,因為田離河太遠了。」賓打趣地說。

從經濟和能量的觀點來看,即使從地下水灌溉或埋設水管來灌溉農田,都是浪費和捨本逐末的,而且使原本貧瘠的土地加速死亡。在蘇可泰博物館任職的「杜」先生就說:「那樣的話,稻米的價格非得

提高兩、三倍不可,從前政府引進「神蹟米」的時候,也是未經詳細的研究和考察,使得大部份的農田受損、產量大減。迷信科技是愚蠢的做法。」

天氣的影響,使泰國的農民有一種特殊的樂天態度。「我們不是很多外國人說的懶散消極,我們知道和老天爺抗爭,是沒有用的。」

落後地區的挑战

泰國是一個佛教國家,人民生活與宗教息息相關,他們信仰的小乘

佛教,所揭示的教義理念主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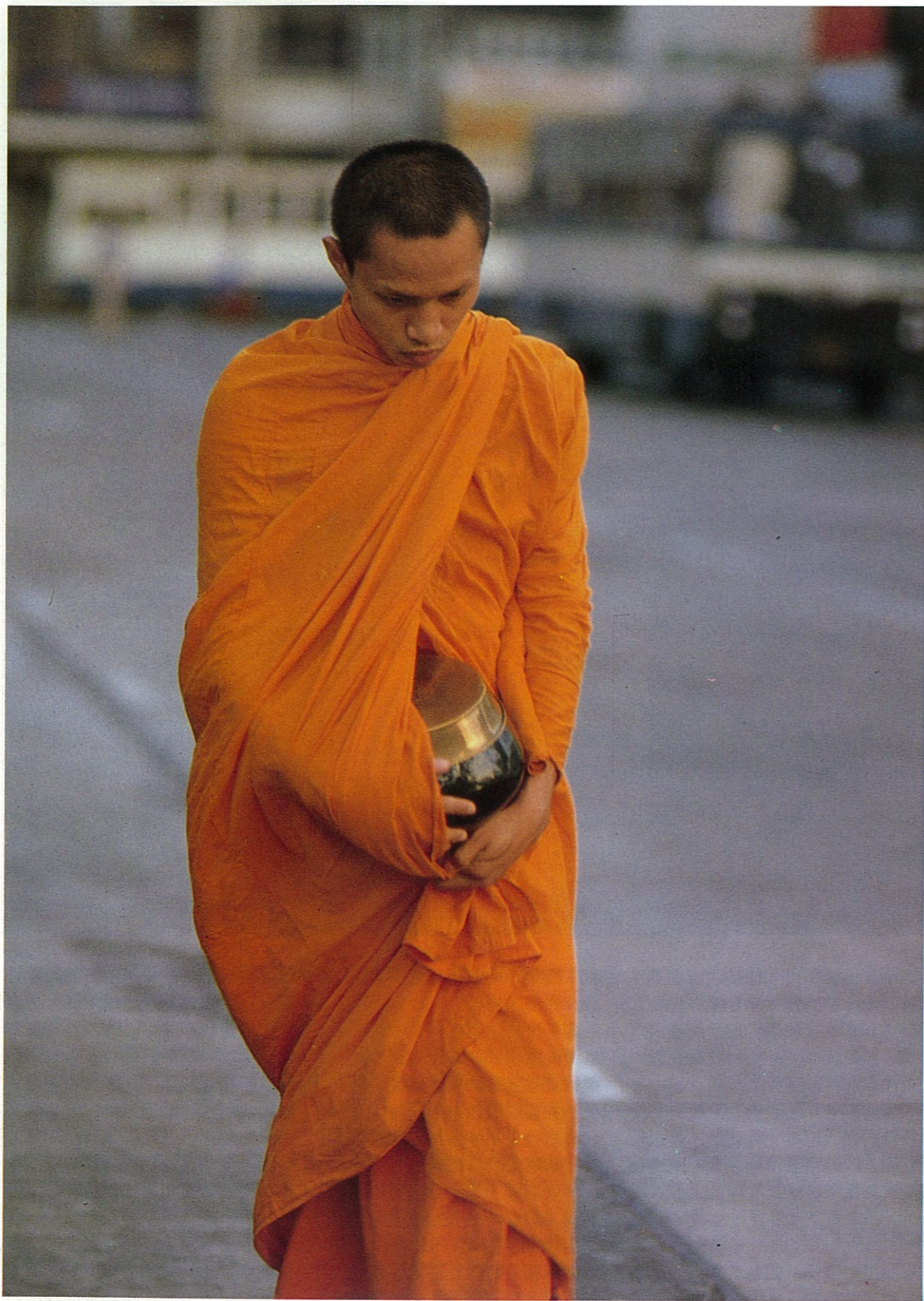
1. 存在即是痛苦
2. 痛苦來自欲望
3. 減低欲望即能減少痛苦

這種克己去慾的生活態度,使泰國男子在面對服役的選擇時,常以當和尚取代了軍旅生活,也有許多人為了祈求來世幸福,到寺廟中當和尚。在泰國,幾乎每個男子都當過和尚,只是時間長短不同而已,杜先生就當了15年。

我的泰國之行,正遇上一年一度的潑水節(Songkran),這是泰國

傳統的新年,在一年中最熱的4月13、14、15日熱烈慶祝。從「泰國年」的傳統節慶中可以深刻體會到自然環境、宗教信仰、和人民生活形成的相互關係,民族性和傳統習俗因此而生,都不是偶然的奇風異俗,整個東南亞地區,包括緬甸、寮國、柬埔寨也都有同樣的潑水節,甚至於印度和尼泊爾也有Holi節,和潑水節很類似。

泰國潑水節中,我看到農民快樂地唱歌、跳舞、喝酒,廟裏的佛像也給請出來遊街,讓民眾向祂潑水



泰國的佛像石雕舉世馳名。

當和尚是泰國人一生中
榮耀的奉獻。

求福，有的家庭全家坐在卡車上向行人潑水，連平日受大家尊敬的和尚也不例外。許多人買了魚、鳥來放生，放生禮儀又替保守社會的青年男女製造了社交機會。家族中，年輕人替老年人沐浴更衣，將清淨的水滴在父母或長輩手中，以示敬意和感謝。政府也在各大城市舉行區域性的選美活動，選出潑水節小姐 (Songkran Lady)，而參加曼谷的選美，那一年的泰國小姐即告產生，可謂舉國歡騰。

在五彩繽紛的歡樂氣氛中，泰國人看來很快樂，面對國際間已開發國家的強勢經濟，東南亞政局險惡的壓力，泰國也面臨了內政、經濟改革的問題，我們發現，每一個開發地區均不由分說，被一雙有力的手推向「進步」，雖然各地區都有

自己的問題，表面上看來就像他們的風俗習慣那麼不同，仔細歸納起來，卻非常相似，傳統社會邁向現代化的問題。樂天知命的泰國人，是否能夠永保他們的生活態度；在進步中，獲得他們希望過的生活，這一選擇似乎也像所有開發地區一般不由自主；只好讓軍政制度的無能貪污弄得焦頭爛耳，這幾乎又是所有落後地區相同的景觀啊。

船東·海蟑螂 和八尺門 打漁的漢子們

阿眉族自古是優秀的航海民族。
山地社會解體後，他們流徙到平地，依然是從大海中討糧食。
只不過自立的航行者變成了雇傭的漁撈勞動者。
像省內一切漁撈勞動一樣，
他們在船東·海蟑螂的剝蝕中、
艱難地討生活，却絕不是沒有了人的尊嚴…

攝影 / 撰文 ■ 關曉榮



我的住屋前面，有一塊狹小的空地，臨近人家的孩童，常在那裏玩耍。
小型漁船經常在水道上進出，卻不太引起他的注意。
每當那些懸掛著國旗的緝私小艇在航道上通過，孩子們總是興奮地停止遊戲，
注目觀看或揮動小小的手臂，彷彿向小艇致敬，又好像憧憬著成長的力量。



接受義務教育的學齡兒童，
在學校的制服底下，
在童真世界的快樂中，
八尺門的兒童至少在校中有
表面的「平等」。

孩子們從學校回來，
披掛起阿美族人的傳統服飾，
聚集在活動中心的門口，
演練著他們行將表演的舞蹈。
指揮的人守望著村道的另一頭，
期盼參觀者的到來。

絕處中的生活欲望

從基隆火車站往和平島的方向走，遠遠就可聞到瀰漫在空氣裡的魚腥蝦臭。大型的冷凍貨運車，經常在進出碼頭之際，造成狹隘巷道與公路間的阻塞。四、五艘漁船卸貨的時候，碼頭上堆積著如山的魚貨，四下漫流著冷凍的寒氣與白霧。冷凍車巨大的車體擠在窄小侷促的空間裡，隨著鼎沸的人群和吆喝作業，手執鐵鉤的工人、魚販和中間商人來去穿梭，踐踏著污水和穢物。

走過漁會，公路兩旁堆積著各種船舶機械、五金、漁用網具等。與漁撈業相關的公司商號，櫛鱗而立。通過和平橋進入和平島之前，朝著右邊的小路轉進去，就是八尺門聚落，隔著一條小型漁船進出的水道，與和平島遙遙相對。

八尺門周遭習見的景象，大抵包括了：半淹在水裡的廢船殘骸、銹蝕的鋼板、油漆斑駁的鐵殼船身、往來於港區海面的小舢舨、隨著潮汐在水道上流進流出的污水、垃圾

、穿著抹布般油污的工作服的工人、氬氣吹管的刺目閃光、船隻試車時陣陣的濃煙與引擎聲…。港口為海洋洞開了一扇冒險的門戶，從海洋颳來的濕鹹海風，在掙扎謀生的人們的心中，激起了絕處逢生的希望，人們在海洋的誘惑與侵蝕的鐵銹之間，從事勤奮與放縱、歡樂與痛苦的永無休止的生之搏鬥。

船東和海蟑螂

基隆漁船業大抵以雙拖網與大、小型單拖網漁船為主體。作業區遠至韓國以北的海域。船公司、海員、魚販、碼頭工人、修造船業等角色，組成了一個取得海洋資源供應市場需求的操作團體。其中還夾纏著少數遊手好閒的人，鎮日聚集在魚市場碼頭，以威逼利誘的手段，從船員身上榨取利益。這些寄生在漁港的遊民，有個盡人唾棄的稱號——「海蟑螂」。船員用這種海岸生物形容這些人的骯髒、卑下而又揮之不去的厭惡之感，至為生動。

新進船員第一趟出海，只是練習生的身份。除小單拖船每次作業時



家計中心的人員，為村中的婦女舉辦節育的講習。活動結束之後，婦人們領取了香皂與圍裙，有說有笑地各自散去。早年曾聽一位家計工作人員感慨地說道：漁村的人要多生孩子，尤其是男孩！因為對討海生活的風險而言，人命是一種消耗品！

間為四十五天外，大單拖與雙拖大約在兩個月左右。船員與船東之間是僱傭關係。簽約受僱出海以前，可向公司預支安家費用，數目不一，約在一萬五千元至兩萬元之間。多半看僱主對船員工作的信任程度而定。

船員報酬採「分紅」的方式，所得隨漁獲量的多寡分配。一趟出海的總收入，先扣除出港前的支出，剩餘的由船公司與全體船上工作人員對分，自船長、輪機長以至廚師、船員，各人按照不同比例分配。船員僅得一股，船長約為兩股半。一般而言，為時一個半月的海上作業，船員的平均收入在二萬五千到三萬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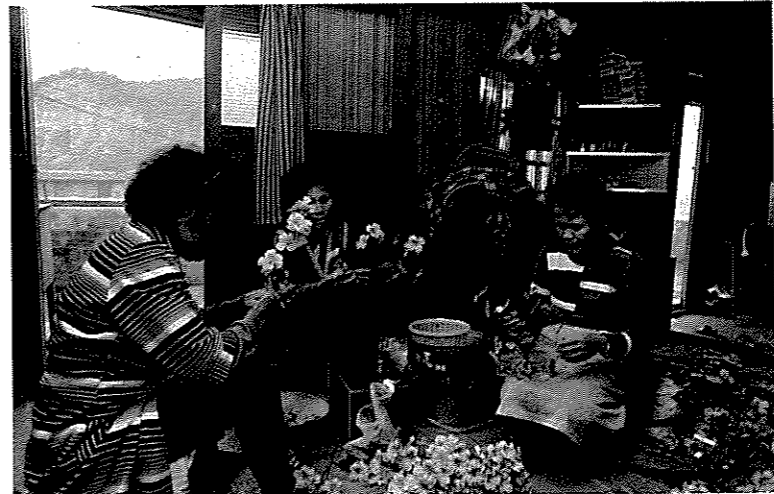
鐵殼船依船齡出海三次到四次後，通常要上架小修，清除船底的海洋附生物，再除銹上漆，每隔一年左右還要起吊引擎大修。這些時間加上船隻進港或因天候的因素而滯留陸地的日子，船員是毫無收入的。

所謂「入股分紅」，由於會計帳目不公開，船員也沒有能力干涉，船東經常以多報少。據說，有時出一趟海回來，「結算」之下，扣除安全費，船員不但沒有收入，還要倒欠公司。此外，出海期間，船長扣剋伙食中飽私囊；進港下船後，船員分得一點「菜魚」，也被寄生在港口的流氓「海蟑螂」強制「收購」。凡此，幾乎是台灣漁港山地漁撈工人共同處境的縮影。

如果海明威的小說「老人與海」中的老人是真正的漁夫，那麼，在鐵殼船工作的船員，應該稱之為漁撈業的海上勞工。他們長時間背負着艱辛的生活和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所造成的積悵、苦悶、無助、焦慮和自卑的情緒，有如惡劣的氣候一般終年籠罩在他們脆弱易感的心靈上。缺少自制力的青年，往往進港後兩三天之內，將數十日血汗辛勞賺來的錢，揮霍在燈紅酒綠之中。山地漁業勞動所得，便這樣在船東和港邊聲色營業的雙重剝削下，被榨取殆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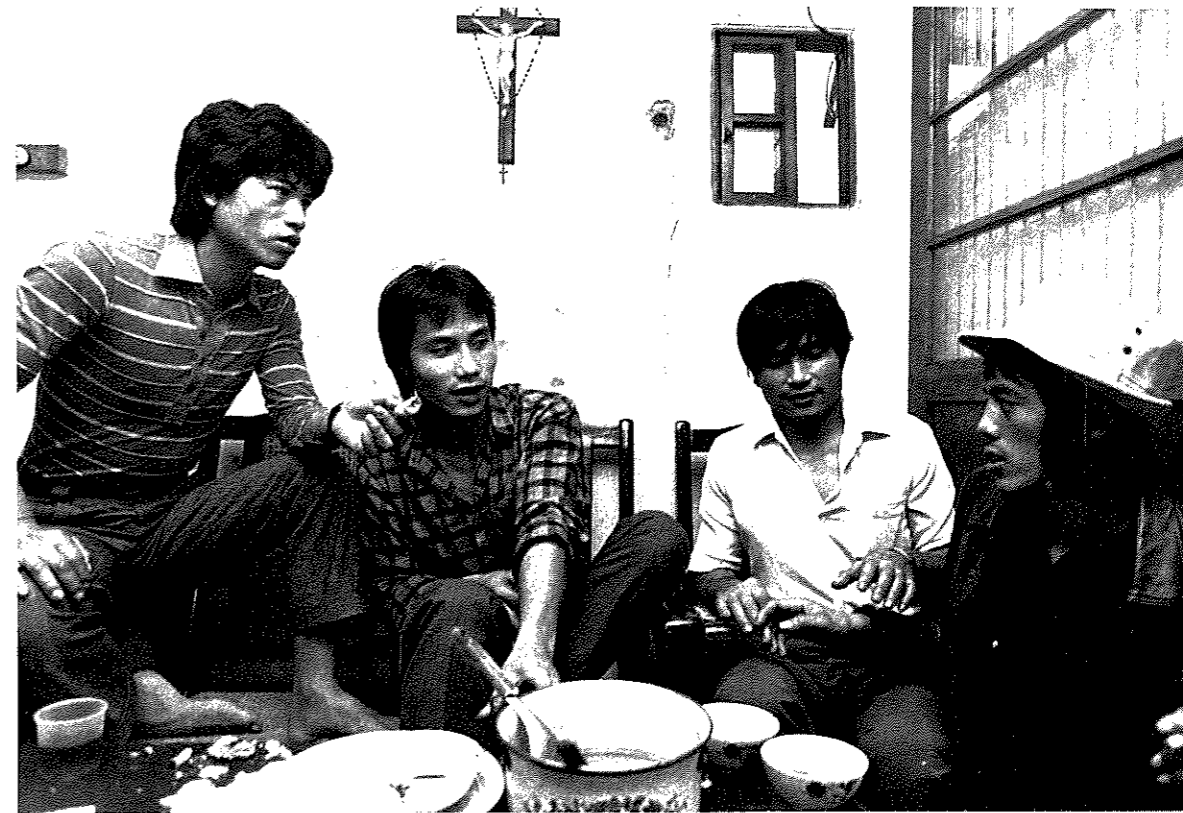


有的船員離港前支領了安家費，因抵擋不住以現金購買酒色放縱的誘惑，躲進銷金窟中，避不上工，最後被船公司請來的打手、流氓找到，有如奴工一般押送出港。有的船員因不善理財，又時運不濟，好幾趟的漁獲都不及出港成本，欠公司的債務累積到十幾萬，再也沒有雇用，只好流落到蘇澳或高雄等地區的漁港打零工。而「海蟑螂」以極低價強行收購船員進港後的「菜魚」，時生糾紛與毆鬥事件。這些不勝枚舉的事故，交織而成的漁民



老婦人一時興起，在家門口踩著簡單的阿美族傳統舞步。她雙手平伸彎腰踏步，然後隨著身體直立的動作，將手臂高擡。每當她抬頭直視的時刻，雙眼煥發著莊嚴、肅穆宛若祈禱的神情。

閒暇時，婦人們聚在一起製作酬勞低微的手工。一束束艷麗盛開的假花，在一成不變的裝配順序中誕生。她們的勤奮，使得素樸的家宅擁有一種奇異的華美景象。直到完成的花束被送回工廠，家裏才恢復一貫的簡單與拮据的氣氛。



的命運之網，漁民就像網中之魚，在宿命中奮力做永無終期的生存掙扎。

八尺門的主婦

八尺門聚落的生活，是以男人進出港為中心，以山地家鄉與親友的連繫為經緯交織而成。八尺門聚落的日常生活，雖與聚落外漢人的社會、經濟保持頻繁的往來，卻因阿美族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的不同，使他們和漢人社會之間隔着一重遙遠的心理距離。

父執進港後，聚眾飲酒、歌唱以調劑身心。酒宴結束後，空瓶子的押金，正是小孩的糖果錢。手執空瓶謹慎而艱難地拾級而下，盡力不使自己跌倒——為了避免跌跤的疼痛，還是為了不摔破瓶子？

滯留陸地，在豐富的酒食到米酒花生米的過程裏，消磨愁慘的青春歲月，無人問聞。

男人出港未歸時，八尺門是一個婦人、小孩與貓狗的世界。村裡最少見的是年輕女性。或許因為職業的關係，她們的出現多半是回八尺門探親或是訪友，在村中僅做短暫的居留。八尺門的主婦除去操持家務外，以極為低廉的工價從事剝蝦、做人造花以及縫製成衣組件等來貼補家用。筆者幾次仔細觀察了她們千篇一律的機械性手工勞動，從那專注的神情裡找不出絲毫怨尤，反而從她們篤實的雙手，讓我隱約感受到求生毅力強而有力的脈動。瑣碎單調的勞動，將她們持家的耐心，研磨出一種尊嚴寬容的光采。

屹立不墜

生活在八尺門採訪工作的那些日子，我住處唯一的窗戶，面對着小船的航道，也面對著五尺外崗哨亭般的木造公廁。窄小簡陋的空間裡，有時十分骯髒。殘糞、煙蒂、檫

椰渣、以及夜間使用燭火的臘痕，在在顯示八尺門物質生活低落的水平。平地山胞社區，在台灣各地像是佈散於富裕湖泊中的貧困孤島。我剛住進八尺門時，如廁完畢，總覺得少做了一件事，一時因想不出少做了什麼而感到納悶。回到屋裡，才恍然大悟，原來這裡如廁並不需要按抽水馬桶沖水。已經養成的生活習慣，使人乍然遺忘了貧窮依然存在的事實。

小廁所常因孩童忘了把門關好，使得門板在強勁的海風吹撞下破損；風雨的侵蝕下，門板上的鐵釘也特別容易腐蝕脫落。但是，村人們總能自動及時的花上幾分鐘把它修好，使這極富象徵意義的八尺門公廁，始終屹立不墜，堅持着那樣簡陋卻還堪使用的外貌，同時守住了人活下去所需要的起碼尊嚴。

我的朋友 范澤開

四十六歲那年，打過鬼子、參加過慘烈的徐蚌會戰、
退伍不久的范澤開，遇見了十七歲的傅玉鳳。
決定和她成親時，老范跟自己說，
我不只是要做她的丈夫，還要做她的兄長和老師。

後來，傅玉鳳先後離家出走六次，
六次都被老范找回來。
玉鳳第七次離家，老范鐵了心，
不找了，決定用自己的胳膊
把四個孩子養大。
老范他勤勞、知足，
對人和生活懷抱着動人的執念……



廿年前，范澤開當
上士士官長排副時
的戎裝照

攝影 / 撰文 ■ 李文吉



搬到鹿港鄉下半
年多，一家人第
一次到鎮上去



范先生一邊燒飯，一邊得催促孩子們去洗澡。



簡陋的房子、便捷的大鍋菜，掩不住一家子的溫馨、和樂。

范澤開，貴州省開陽縣人。民國十一年出生貴州鄉下在一百多戶的小山村「陽水」。十八歲在大陸結婚，十九歲應召入伍。隔年的民國三十一年參加中日長沙會戰。在三十七年國共決戰中的徐州包圍戰中，被圍四十天，糧絕。混戰中逃至安徽蚌埠，重新入伍。後經歷上海與南京保衛戰，並在共軍佔領區內打游擊，均得大難不死。他當兵後在民國三十三年曾返鄉三個月，旋又入伍，至今未再返鄉。民國三十九年隨國軍來台，曾在海上無水無糧迷航六天六夜。五十七年娶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排灣族山胞傅玉鳳為妻。五十九年以上士士官長排附除役，終生可領退休俸（最近幾年每半年可領四萬多元）。

退伍後到鹿港人施進興煉銅場工作，敲碎銅礦石與燒熔銅水，工資每天五百元，每個月收入在一萬五至一萬八千元間。目前育有益義、益秀、復發、復興兩男兩女。六十七年范妻傅玉鳳首次離家出走，嗣後范澤開前後六度將她尋回。七十一年起，范澤開將傅玉鳳五吋黑白的大頭照片擺上神案，從此不再南下高雄尋妻。

范家隨著部隊與工作場的遷移，先後住過台北、屏東、香山、桃園等地，目前住在鹿港與彰化之間的頂番婆。范澤開的老闆表示，要設法找回傅玉鳳，計劃由老闆娘規勸范妻留下來在家照顧小孩。范澤開現在六十三歲，他最大的心願是在有生之年好好地撫養四個小孩長大成人。以下是他講的故事，記者盡量不更改採訪錄音原有詞句語氣，對這位經歷中國半個世紀的激盪變遷，自始至終心中仍是溫厚，毫無一絲怨尤的中國農民，致最高敬意。

我是民國十一年出生，貴州人。老家在開陽縣鄉下的山谷中種玉米。曾經唸過私塾。四書五經全都讀過了，差二十四史還沒讀。十八歲那年討了個媳婦。十九歲，剛剛好第一個小孩出世三個月大時候出來當兵。那時，中央軍打日本人，當時的四十七軍到處羅致兵源。先決定一鄉要出多少兵，然後如數找人。此外，就是規定「三丁出一」、「五丁出一」。我家中有五個兄弟，就先出一個。那是民國三十年的故事了。（二次大戰已全面爆發）。初初到部隊裡，沒有人教你裝退子彈。過了三四天，才有人來教你裝子彈，然後，老兵帶新兵，就上陣去打仗了。打日本人時，入伍新兵教育頂多一個禮拜，哪有「瞄準」，這玩意兒，鬼呀！舉槍，瞄準，往哪兒瞄？亂瞄的。

一槍打死個日本人

記得初初打一槍是在湖南半門這個地方。有一個班長叫王魚兒，是個老廣。有一回在陣地內打日本兵，我忘記蹲下來躲子彈，我一擡頭對面飛來一顆子彈把我的帽子打掉了。王班長把我頭一按，我一低頭扣到板機，就打死了一個日本兵！中國人打仗呀，迷迷糊糊，死了多少人！

民國三十一年長沙會戰我們那個軍在湖南半門打外圍，我們包圍日本人，日本人又包圍我們。一圈一圈的互相包圍。那時人多得很，光是外圍部隊就有十幾個師幾個軍。當兵，說起來傷腦筋，一下打日本人，一下打共軍。民國三十七年在徐州包圍戰的時候，我們被共軍包圍了四十天。那時的乾糧都是炒黃豆，吃了光打屁，臭死了！初被圍時，雖吃不飽，但也還有油炸的糕



家是屬於每一個人的。讀小學五年級的范益秀每天得煮飯、洗碗、幫弟弟洗澡。



遭到同學、隣人的白眼，范復興痛快地打一架，然後回家洗澡。

米飯可吃。到後來，什麼都得吃，我們把剛剛種在地上的麥子挖起來吃。初初長出來有手掌長的麥子，根長得又多又密。把土摔掉後，咬著麥子的幼根吃，味道甜甜的，很好吃。我這一輩子也沒那陣子那麼餓過，哈！那時候，流民太多。很多糧食存放在幾個大倉庫內，哪個去搶就打死哪個，你搶到你吃，我搶到我吃。

要不是命大，老早死了

徐州會戰後，我跑到安徽蚌埠，碰到四十七軍在招收散兵。那時候，到處都是走失了、還沒歸隊的兵，到處都在招收散兵。他們說：你們來，來就有飯吃，有衣服穿，有津貼。我們問了：來這兒當兵吃不吃得飽？吃得好嗎？他們說：保險吃得好，只要你們來，先發你們每個人三個鋼洋。好嘛，反正肚子餓了好久，乾脆先找到飯吃再說。那時我流浪了幾個月，路上張三、李四、王五什麼人都有，幾個月沒理髮刮鬍子，甚至連衣服也沒洗過，活像個乞丐似的。後來，我們那個師被編入警備總司令部下的一個警備團，調南京受訓。我那時候想，這下好，米啊，油啊，衣服，還有大皮鞋什麼美國裝備都有了。但是沒多久，共軍要過江，南京就快失守，政府準備遷重慶。於是我們又被重編為九十九軍，又改為野戰部隊，守上海外圍的「團圓塞」、「蓮花道」。後來又打游擊打上海浦東，又編成六十二師團。就這麼不停地整編吧。後來，戰事失利，留我們一個營在浦東打游擊。有兩三個月之久。我每天抱著槍彈睡草堆，看到共軍部隊就打。有時候飯才煮好就開拔。沒東西裝飯，就倒進軍布帽內，邊走邊吃。這二、三十年下

來，說起來我的命真大呀！命不大，老早死了。講起來，人啊，不怕死的不會死，怕死的一定死。打仗啊，不需要什麼長處，就怕你不敢回槍。敢回槍，膽子就大了。哪一個說他不怕死，都是騙人的。天哪！那子彈打在你面前土堆上嘍嘍地響，飛過你身邊咻咻地叫，怕嗎？命令講好要輕裝攻哪個據點，哪個村莊，就得注意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誰都沒有辦法，不能講，慘的很喇！可我一直還沒有被俘過。嘿！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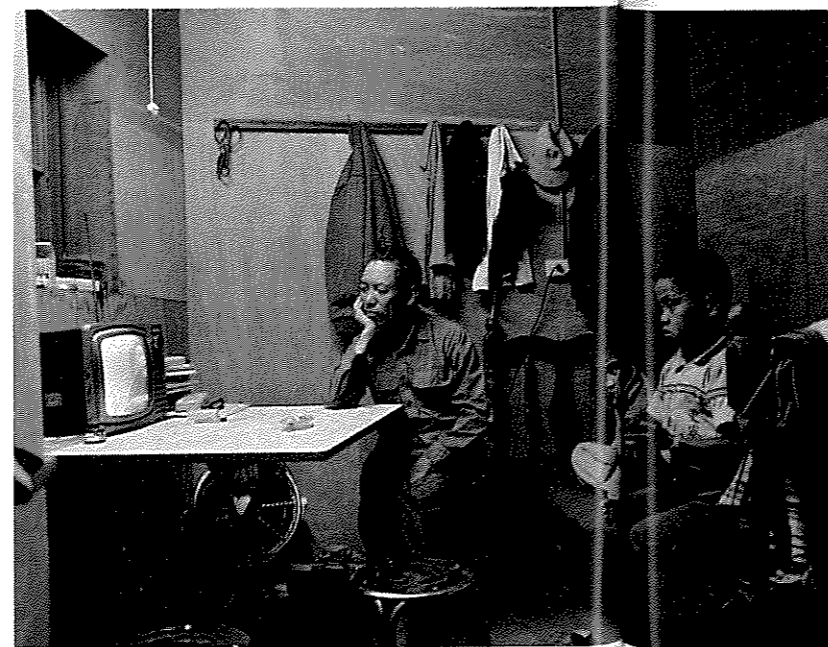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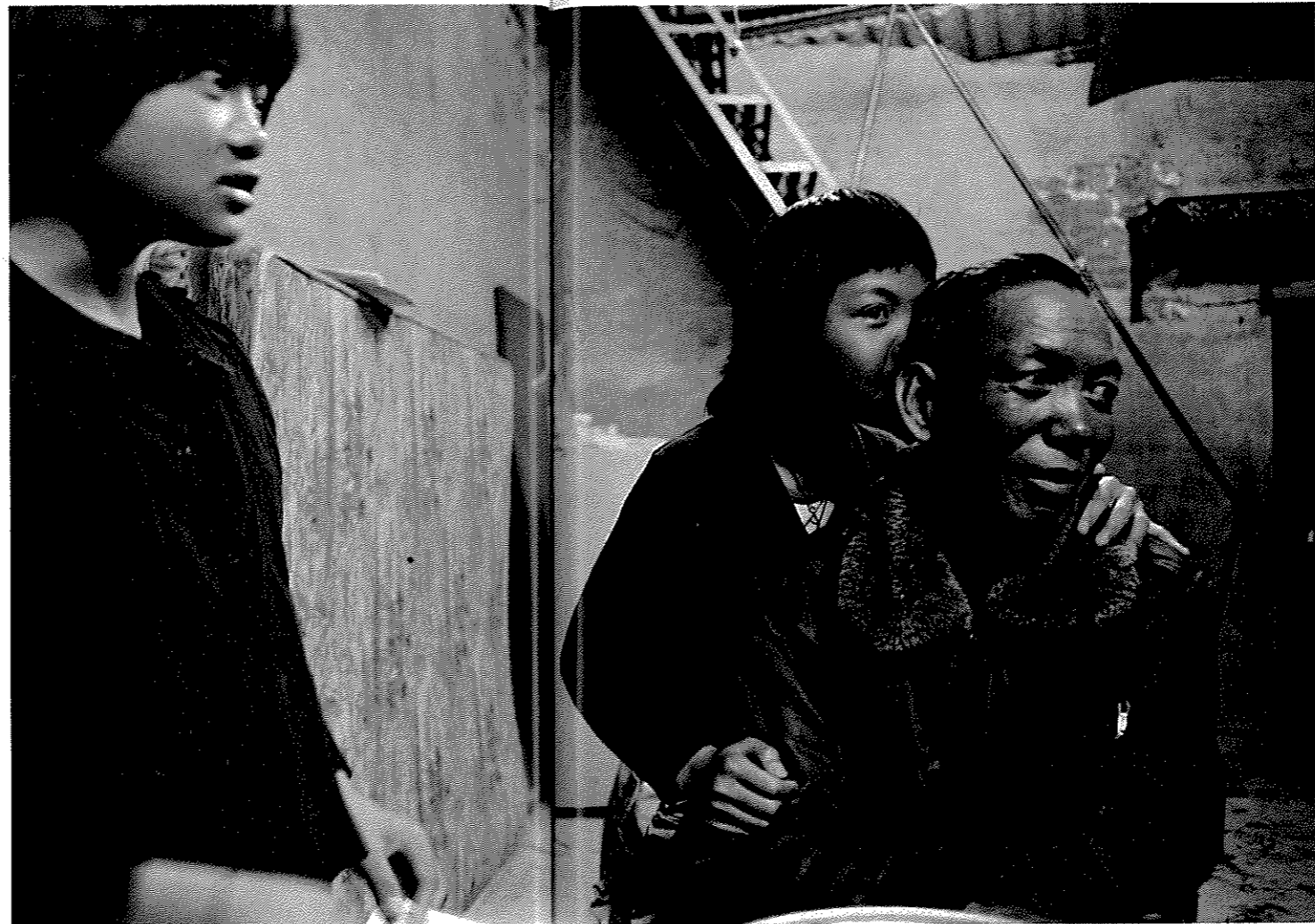
從唐山到台灣

我有幾次差點就被打死了。有一回，炮彈飛過來，我跳到交通壕裡，接著就是兩三個死人壓到我身上來。敵兵過來搜陣地時沒來翻翻，我裝死躲過了，到了半夜，才偷偷摸摸跑掉。打仗的時候，整個人迷迷糊糊的，也不會想家，今天吃飽了，不曉得明天還有沒有條命去吃東西。一個禮拜或四天發個幾分錢的餉，馬上拿去吃、喝、賭，否則，明天又打仗，萬一死了，花不到錢了。因此，通常自己只留下一點點。為什麼？萬一明天不死怎麼辦？哈哈！我們那時關餉，每個月是金元券兩塊五毛錢（一斤蛋才幾分錢）。打了勝仗，把什麼地點攻下來就加發多少多少錢。守住一天，又是多少多少錢。像守上海浦東時，守住一天是五個鋼洋，就是銀洋啦，現在一個值台幣三十元，很貴的。來台灣以後，直到前十幾年，每個月還都只領四十元台幣的退休俸。我退下來近幾年才調到一個月領六、七千元。

說到上船來台灣，唉！死了多少人！碼頭上，港口上，人山人海淨是人，都是要擠上船來台灣的，邊



沒有母親的孩子，
從小就養成自立自
助的生活習慣。



「爸爸抹了好香
的髮蠟！」——
家庭中的親密關
係表露無遺。

老范辛苦了一天，
晚飯後陪小兒
寫完功課一起看
電視，臉上充滿
疲倦。

打，邊上船，邊撤退。我搭的船到了定海舟山一帶，糊裏糊塗在船上六天六夜，不知道該往那個方向。一條商船擠了萬把人，男男女女都是這麼直挺挺坐著、擠著，每天沒吃沒喝的，都撈那海水喝。差不多每天都要死個把人，死了就丟到海裏去。後來電報聯絡上了，台灣派飛機來，跟著飛機方向走，才到了我們的台灣。

老范的第二個春天

你說當兵後有沒有回過家？有哇。三十三年回到貴州老家，在家裡待了三個月。有一天，我到貴陽做生意，又被請去當兵了。你問我老家那個太太叫什麼名字？記不記得？唉喲！那當然記得囉。她呀，姓

周，叫周明花。不錯啊！她給我生了一個男孩子。老家的地址是有，有時候寫信去還是寄得到哇。我也收到過他們的回信。她說是一直在等我回去。怎麼等？我的老天！我現在六十幾歲了，怎麼等？也不知道她後來嫁了沒。父母親也不知是死還是活。幾十年了，沒什麼聯絡。總之，我們那時代當兵的日子，要讓你們小伙子去過，一天都過不下去，受不了的。我告訴你，哈！以往在大陸，常常吃都吃不飽，晚上偷偷摸摸去弄吃的。睡也睡不暖。可是到了台灣，訓練嚴格了，苦是苦，也有個限度。台灣很好，好得很！吃得飽，睡得香，穿得暖。民國五十七年，我動動腦筋，算了，算了！搞到後勤部隊去幹，不再出操上課打野外。五十九年討了孩子他媽媽（他指著一旁的復興說）傅玉鳳。

我是在台北結婚的。我的一個老朋友王興之說：「你討一個老婆嘛，找房子也好找。」她叫傅玉鳳，是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排灣族山胞。沒嫁給我以前，我丈母娘一年拿了人家九百塊的工錢（二十多年前的幣值），讓她到高雄市給人家當不支薪的傭人，每天抹桌子洗菜什麼的。她九歲就出外，到十幾歲都在外幹活。那時候我的朋友老王和她家只隔了三戶吧，我待在老王家，碰上她也放假回家來。她每次上下村子，都會從老王的門前過。我那時候阿兵哥穿西裝，很愛看她笑，嘻嘻地笑。我跟她說，小妹妹啊，妳長得很漂亮，就是矮了一點。我朋友問我，要不要小姐啊？我說要。我朋友說就是這個？我說，可以啊，我朋友問她，你願意嗎？他不講話，笑一笑，嘻嘻地笑。



老三復興和老四復發，是親密的戰友。嬉戲之後，臨上學出門前，小哥哥常替小弟弟抄國語生字作業。



做之兄，做之師

我那時候一個人在台北胡混。萬華那些賣黃色書的，聚賭的，和娼寮裡的小混混我全招呼得來。只是我身邊也沒存錢。娶玉鳳的聘金兩萬元，還是幾個當兵的老朋友湊出來的。連長特地來幫我說媒。我想了想，好吧。玉鳳嫁來時沒半點嫁粧，這和本省人不一樣。那時候我抱定一個念頭。傅玉鳳，妳要嫁給我，我就當妳的哥哥、當妳的老師、當妳的長輩。我把她當小妹妹看待。我認真，誠心待她。她從來都很好的囉。不曉得後來她怎麼弄的，我弄不清楚。我們從來都很好，真的，就不曉得怎樣，她竟不辭而別。我們倆從來沒吵過架，也沒鬥過嘴，像客人一樣，人家說相敬如賓，也不過這樣吧。如果說她曾經跟我發過脾氣，或嫌這不對頭那不對頭，後來走了，也該有個預兆，但她沒有。而且我們三四個孩子都很好咧。民國六十七年，她第一次出走，老么才兩歲。我去找他回來。後來她又跑了，我又找回來。這樣，前前後後有六次。前幾年搬到台北縣五股鄉後，她又走了。這以後我再也不想找她了。雖然孩子們說，媽媽有幾次偷偷回來來看他們，我就不相信一個男人就不會帶孩子。但還是蠻苦啊，奔波、勞碌……

結婚後，生下孩子，我教她怎麼帶孩子。老大出生後，半夜哭了，是我搖醒她，要她給孩子吃奶。我曾出每月四佰塊（十五年前）請人洗尿布，沒人願意幹，只好由我來洗。小孩子大便很難洗，一點點的，洗都洗不掉，很臭啊。我管他媽的，你猜我怎麼著？我一邊洗，一邊猛抽香煙，聞不到就好。我香煙抽這麼兇都是帶小孩洗尿布抽起來的（笑）。每天早飯我做，弄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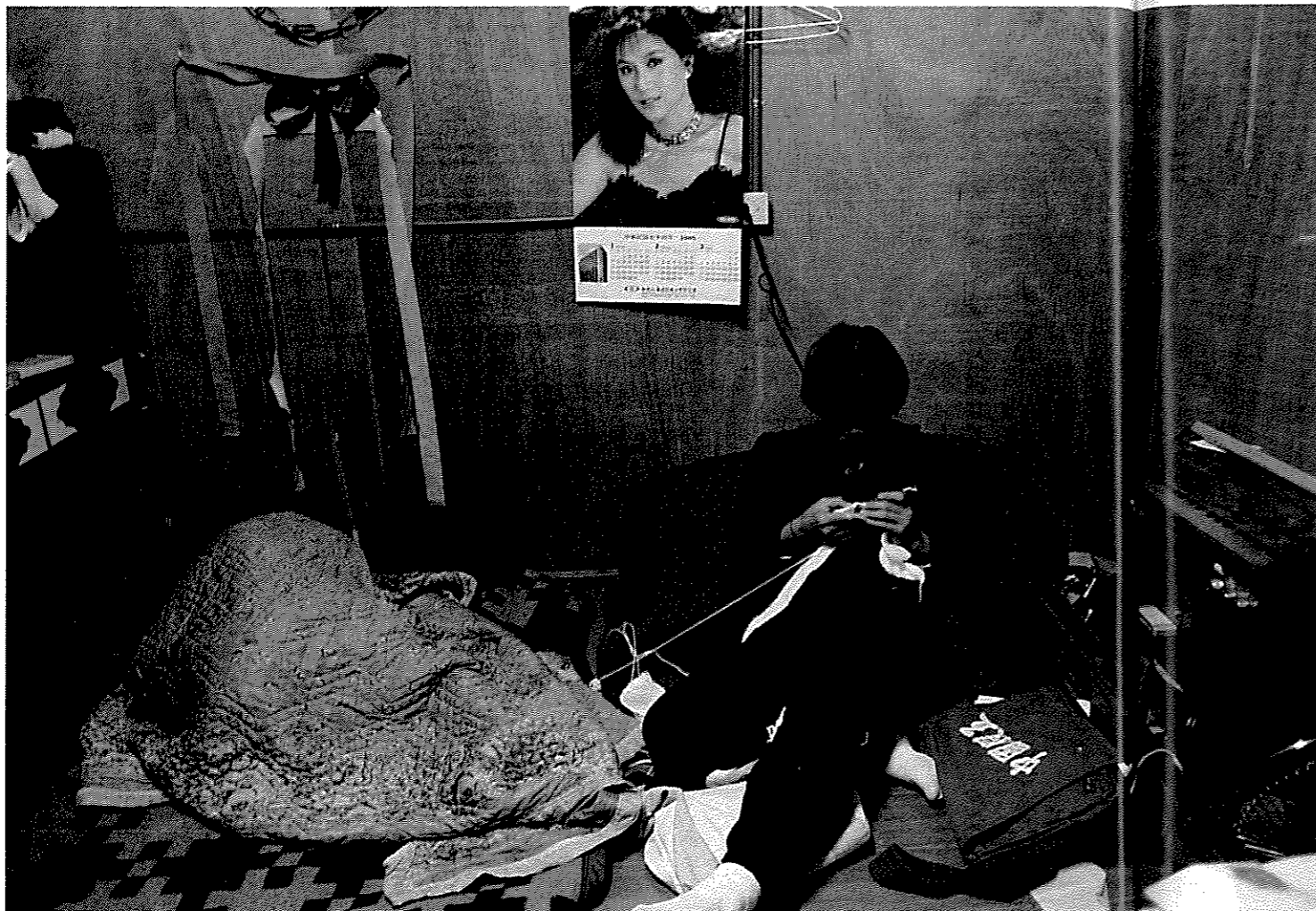
才叫她起床。午飯晚飯由她做，她每天都等我回家吃飯，我沒回來，她就在那兒喝酒等我。她都買好酒，脖子一仰，這麼樣就一杯下去，咕嚕！又這麼樣就一杯下去，我什麼時候回來，她就什麼時候才吃飯。我們那時候是這麼好的喔！唉——哈！

「害了她下半輩子」

六十七年，她出走以前，跟我這麼說，我們倆個先辦離婚再辦結婚。莫名其妙嘛，我說那成什麼話！不行的。後來她到新竹我工作的工廠去找我拿了五千塊錢，說是要回屏東娘家有事。臨走前我說，再見！她卻說最好不要見！這是當年蔣光超所演的一部電影裡有名的俏皮辭兒。當時我哈哈一笑，沒注意。後來她一去十幾天了還沒回家。我跑到高雄四處打聽，才知道她被同村那一群女孩子帶到高雄玩花了心。吃喝玩樂樣樣來。她以前是很好的，錢都不會亂用。後來跟我說她要整修房子，前後向我拿了十多萬，也沒搞出什麼名堂。這我也隨她了。原想我的錢我不管，她要幹什麼我全交給她。我本來就不會管錢，娶個太太來管，結果你看看。如果我娶個平地人，把錢花光，我今天也不會落到這步田地，享受得很吧。我結婚以前已先考慮過，我不是討太太來玩玩的，不管怎樣，太太要好好的愛，將來孩子生下來，要教育好孩子。後來我常想，是不是我回家後每天幫她掃地，洗衣服、洗尿片、煮飯，對她太寬大了，使她沒紀律，害了她下半輩子……

自己教養四個孩子

孩子媽媽離家出走時，老大才讀國小二年級，老么才兩歲，老二老三白天送去唸幼稚園。我每天很早



老大范益義常常得替父親分憂解勞。



范澤開身兼母職細心地照料、呵護著子女。

起來先煮一大鍋飯，一大鍋菜，跟孩子們說：孩子啊，你們中午回來，餓了，自己就拿飯菜吃啊。等到我下班回來一看，孩子都不懂事，一鍋飯弄的一桌子，床鋪上，廚房內都是飯。唉！他們卻倦曲在牆角睡著了。我一個個抱上床睡。有時我晚上回來，小孩子們都講山地話，我聽不懂。老么講，爸爸啊，「英賞、英賞。」什麼英賞英賞喔，衣裳啊？髒了脫下來爸爸洗嘛。我那個老二益秀她幫我翻譯了。她說：爸爸，弟弟他們要吃飯。吃飯時弟又說，爸爸，基教，基教，什麼意思啊？爸爸，弟弟他們要吃魚。你瞧，現在想起來，都叫人笑。

我們從五股鄉搬到鹿港頂番婆這裡來，老么復興最調皮了。剛來時全村的小孩那個他都敢揍。人家只多看他一眼，他馬上說，你看什麼看？幹你娘！你看什麼看？接著「碰」！就是一拳過去，很兇悍的。初初進鹿港這個小學，他連著兩三天沒去上學，幾個大人到處找不到他，他卻是躲在塑膠衣櫥裡睡著了。學校裡人人都不能碰他一下，碰他馬上就是一拳過去。老師們都說這小孩沒辦法管教。以後，我耐著性子慢慢教育他，現在老師們都說，你這小孩不錯喔。你問我是怎麼教他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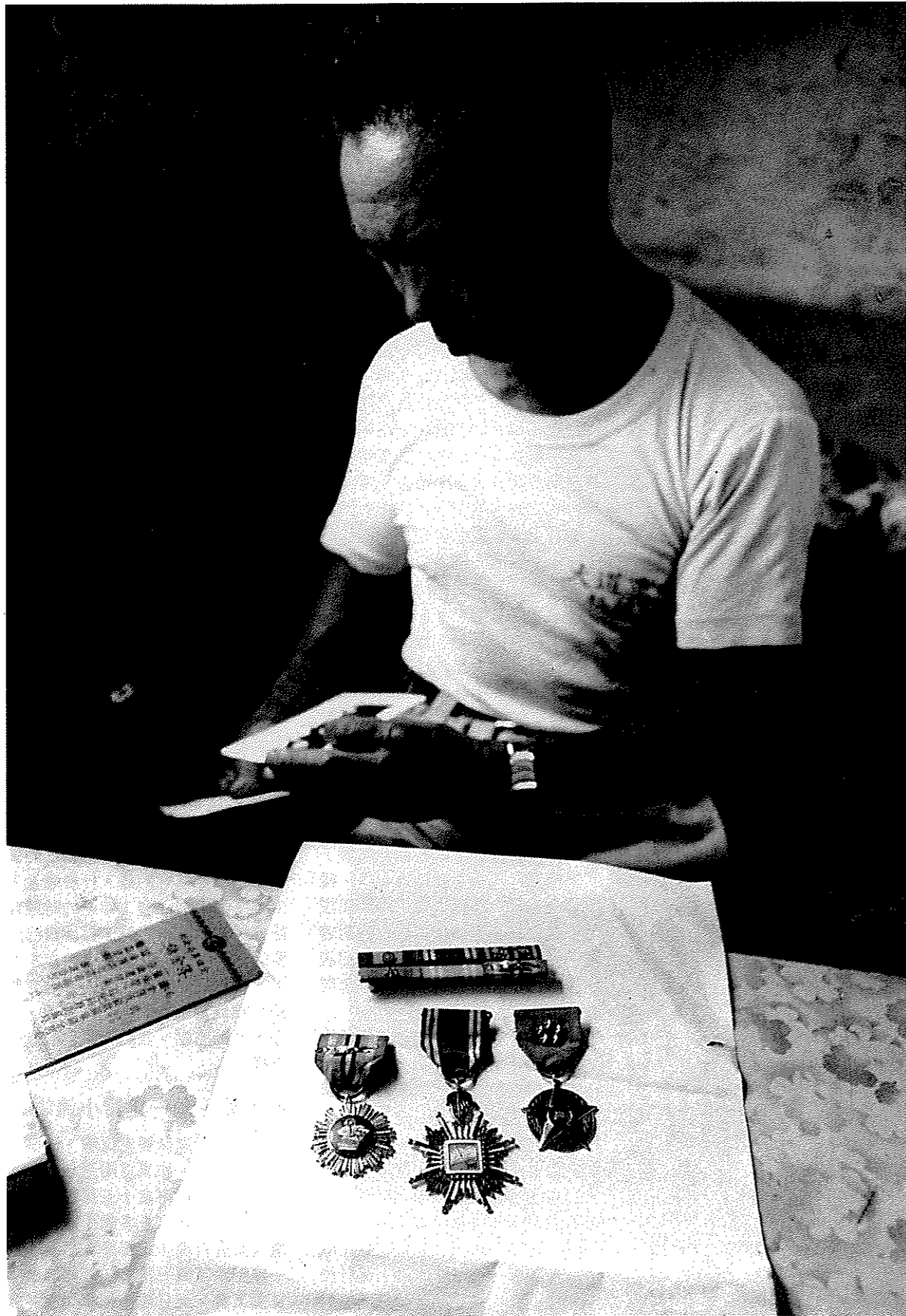
小時候，我父母親的管教很嚴格。他們說：「成龍上天，成蛇鑽草，不要學老鼠偷偷摸摸亂搞。」這話很有道理。教孩子一定要嚴，打孩子一定要打得痛才行。我在打他們之前會先說：寫錯一個字打一下。打孩子時，我心痛啊！我問他：爸爸做工辛不辛苦？孩子說，辛苦。爸爸這麼大年紀為誰忙？為了我們吃飯讀書。你既然曉得，為什麼不好好讀書？這才開始揍他。有時

一遍兩遍講到五遍以後，我打不下去，乾脆走開喝一點米酒。作文課老師出的題目是「你們父母如何管你們」他們都光說爸爸很民主，而不提媽媽。這很慘啊。老師叫他們到一邊問，媽媽怎麼回事？他們說，家裡只剩下爸爸一個人。我另外一個方法是，兩個弟弟由兩個姊姊教。教完功課由我檢查，發問。答對了，被教會的人領二十塊，教的人拿五十塊。去年復發算數很差，也是我每天晚上跟他一題一題磨呀，每天熬一兩個鐘頭，才把他教好了。老范說著，笑開了！

現在四個孩子的功課在班上算中等吧，不比別人差了。尤其對兩個女孩子要多教，我不講誰講？沒有母親的女兒，什麼事都要跟她講，教她不要隨便接近陌生人。現在這個社會這麼複雜，女孩子不走正軌，以後一輩子後悔莫及啊。萬一出了錯，終生就像紅紙寫上了黑漬，擦也擦不掉啊！我和益義說，國中畢業後，高中如果考不上就算了，乾脆去做工，賺的錢是妳自己的，爸爸也不要拿妳的錢。什麼聘金多少哪？少來那一套！妳走的時候爸爸會給妳兩三萬塊錢，買妳自己想要的東西。爸爸只要妳弟弟在家一天，我就拚命工作一天。我會想辦法存點錢買個我們自己的房子，現在大家節省點。我的人生目的就是這樣。

我早死，他一定當小流氓

我投保了退休養老保險，一個月繳兩千多元。如果這兩三年內我說不定死了，還可拿十五萬塊錢，我還怕什麼。我六十多歲了，一天要賺人家五百塊，沒那麼容易啊。熔一爐銅水工錢一千二，熔銅時濃煙又黑又臭，而且爐邊燙熱得連冬天



三、四十年戎馬生涯換得的勳章和郵政儲金簿一樣重要

都滿身大汗，燻下來要十五、六個小時不停攪拌。現在幹起活來，手會酸痛了。但只要有決心，再苦，再痛，和酒吃點藥丸子，坐一下，也就不痛了。有工作也是一天，沒工作也是過一天，你說是不是？

你問我現在有什麼比較滿意的事沒有？沒有。我只滿意四個小孩還蹦蹦跳跳，挺硬朗的。我擔心的事嗎？我擔心的是我命長命短。如果我命短，這幾個孩子還沒能自立生活，最讓我擔心。像復興吧，才八九歲，識東不識西的，你叫他幹什麼他都敢。萬一我早死了。他不當小流氓，我埋在地下都不相信。如果他現到十二三歲大那時候，我死了就不會給人家欺負了。

人間的負軛者

你問要是沒有以往的戰亂呢？沒有戰爭？那就差的很遠了。沒有戰爭，那我現在一定老早當阿公了，對不對？戰爭中這麼東奔西跑，這麼亂，我們才背上這麼苦惱的生活。要是都像台灣這麼安定，那我現在沒有兩層樓房，起碼也有一棟平房。我們士官長退伍的幾個老伙伴當中，混得最好的老夏，已經有三個孩子，現在在陸海空三軍官校唸書。混的最差的老易，本來是我知心朋友，不聽我勸，不討老婆，一個人存著十多萬塊錢死掉了。算來，我的命也不是頂壞了。哈哈，你說對不對？

謝謝你又來訪問我，我只是個老阿兵哥，不是什麼人物。以後我們做個好朋友，你結婚時別忘了叫我們上台北去喝你喜酒。我講的雖然是故事，故事裏面可有骨頭啊！嘿嘿！

今年七月初，老范又搬家了。老范以前租的房子緊挨著大排水溝，太窄小又不衛生。現在住一家三合院的西廂，有三個房間，一個廚房，一個五十來坪的庭院，還有一顆三四層樓高的大榕樹，四個小孩常在庭院裡打躲避球，騎腳踏車。老范說，這三合院是他和另一戶人家合租，一個月才五百塊錢。

現在范家又多了四個人。因為幾個月前傅玉鳳帶著一個她同不知道什麼人生下的半歲大小男嬰回來，而老岳母又帶著在林班跌斷腿的老岳父來投靠。現在老范已經為老岳父付了十五萬左右的醫藥費，而老人到目前還不能下床走動。老范全家都極喜歡這遲來的五弟——玉賢。益義笑呵呵地說，再來一個，就再湊一對弟弟了。老范打心裡疼這半歲大的小子。他說：「我不收下這小孩，難道讓他變成沒戶籍的黑戶不成？傅玉鳳幾天又到高雄去了，說是交待些雜事，我給她最後一次團聚的機會，如果三個月內她再胡來出走，我就正式跟她離婚。」

我們真心祈禱老五玉賢從此由他的親媽媽帶大，老范不必再猛抽煙洗尿布，天天三餐煮大鍋菜。 ●

新的 鴉片戰爭

鴉片的歷史，長達五千年之久。第二次大戰以後，鴉片從犯罪者陰暗的世界，走上國際政軍戰略的舞台，泰緬邊界的「金三角」因此名噪一時。日本著名的國際報導攝影家三留理男，深入神秘的金三角，揭開了世界麻醉藥的結構。

攝影 / 撰文 ■ 三留理男
改寫 ■ 荊果



人類使用鴉片的歷史

人類把罌粟果的汁當鎮痛劑的歷史，大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公元前十六世紀，用象形文字寫的處方單上，這樣提到罌粟果汁：「小兒久哭不止，服之則安。」。公元前九世紀希臘名詩人荷馬的「伊利亞德」、「奧德塞」兩篇長詩中，也出現有關鴉片的鎮痛劑效果的記述。

到了公元前一世紀的羅馬時代，人們又發現到未熟的罌粟果汁具有催眠作用，稱之為opium。

在英語中，鴉片是opium，但鴉片一語的來源是阿拉伯語Afyun，傳到中國，就被譯音為「阿芙蓉」，再變而為鴉片。鴉片由阿拉伯人傳到中國，約在八世紀，早期專用來治療赤痢。

罌粟的栽培，最早開始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後經巴比倫而埃及，再進入希臘、亞敘利亞、波斯、然後是印度、中國而日本。

根據印度的記錄，罌粟的栽培始於六世紀。栽培的大規模化，是蒙古帝國時代的事情。在其全盛期，鴉片是貴重的貿易商品，是與中國及其他東方諸國之間的代表性交易貨物。

直到這個時期，鴉片還只是純粹醫藥品。

然而，逐漸地，鴉片開始產生了國際「政治」的性格。

印度的蒙古帝國衰退，英國開始經營印度的殖民地化，獨佔了罌粟的栽培，掌握了鴉片的專賣權。這就是東印度公司的登場。該公司把鴉片做為外銷商品，利用它來拓展貿易，是英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部份。

另一方面，在中國，鴉片逐漸由藥品轉變為吸煙用的嗜好品。在中多人嗜用它。有錢人在華屋中由美女伺候着吞雲吐霧，上了癮而無錢購吸的貧民則徬徨於鴉片窟附近，讓烟癮噬咬着破落的身心。

這時候，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鴉片流到中國來了。

當時的清廷政府曾經想盡辦法禁

止鴉片貿易，但東印度公司卻在貿易結算時不用白銀而用鴉片支付。清廷被英國的霸道作風所激怒，強行沒收英商的鴉片加以燒毀，從而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英國赤裸裸的帝國主義作風雖遭到舉世指責，卻在一八四二年打敗了中國。

於是鴉片的洪流氾濫清代中國。清廷為了扼止白銀的流出，開始也在本國生產罌粟。中國於是成了鴉片之國。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的鴉片吸食者的總數已經超過一千萬人。

從鴉片到海洛英

一八〇五年，英國學者首次把鴉片的主要成分抽出，而麻醉藥劑的歷史又向前跨了一大步。因為這種名為嗎啡的新藥，帶來了比以前更嚴重的藥物中毒問題。更有嘲諷意味的是，當醫藥界震驚於嗎啡的毒性而努力尋找替代嗎啡的「不會成癮的鎮痛劑」的結果，他們找到的竟然是「海洛英」。雖然最先發現海洛英的人，尚具有醫學良心，當發覺它的毒癮性更高時，自動地放棄了繼續實驗，可是企業的利潤動機卻無人能加以阻擋。

一八九四年，一家德國藥廠把海洛英當作醫治氣喘病、肺結核等呼吸器官疾病的特效藥製造出售。

廣泛推銷的結果，不出幾年，世界各地果然出現了海洛英藥害，終於在一九二五年，以日內瓦國際協定限制海洛英的生產，但協定是虛有其表的。海洛英生產量即使減少，常用者數字卻猛增無已，反而因供應量的減少，需要者的渴望程度更形漲高。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生產海洛英的地下工廠，產生了秘密的聯營組織，在極短時間中，世界性的海洛英流通網就建起來了。

一直到這個階段，鴉片、海洛英的為害，可以看成僅只是醫學進步帶來的一時性弊害。

鴉片成了西方世界戰略中的武器

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一個新的戰爭隨着展開：自由世界對共產世界

的慢性的、長期的對抗。為了扼止共產主義赤化東南亞，一九五〇年，美國杜魯門政府提出「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蔓延的特別秘密作戰計劃」，除了以武器援助和中國大陸接壤的泰國邊境各種游擊軍隊之外，還就地取材，以當地盛產的罌粟，做為這些軍隊的財源。有一位當地游擊隊的將官就說過：「為了對抗邪惡的共產主義，需要足够的金錢支持我們的軍隊。在這個地方，只有罌粟可以換來大把鈔票。」於是，罌粟在西方全球戰略中，花朵開放得更更是妖美。

新鴉片戰爭

一九八二年，據估計在金三角所收穫的鴉片達六百二十五噸。

這個數量足可造出六十噸精製的海洛英，約當美國年消費量的十三倍。

現在，對取締麻藥最賣力的是美國了。因為美國國內麻醉藥中毒患者的數目年年增加。美國國務院的管理麻藥的官員不止一次親赴金三角視察，向有關各國政府要求協力。

但各國政府的反應並不積極，因為美國正是當年以其金錢力量在亞洲攪亂，種下金三角毒品化的主要元凶，現在不過種豆得豆，有債還債罷了。

有一個中國人說過，「我們自古就反對鴉片貿易。強用武力硬把鴉片推銷進來的是英國人。現在麻藥流回它的來處，英國與美國」，這句話深有哲理。他又說，「隨着時間的推演，誰對誰不對將會自明，行惡者必受懲罰」，多沉重的警句！

且看，這裡有一個男人，是鴉片大王昆沙。在台灣，他名字也許鮮為人知，但在亞洲以外地方，特別是美國，他的一舉一動，經常受着嚴密的注視。

自從泰國普立姆首相在一九八〇年三月就任以來，屢受雷根政府的壓力，一有機會便進行驅逐昆沙的戰爭。而昆沙方面對政府軍的每一次軍事行動，也都以猛烈的反擊回敬，常使政府軍蒙受很大的損失。這就是廣受世界注目的「新鴉片戰



爭」。

在幾次的前哨戰中吃過苦頭的泰國政府軍，終於在一九八二年一月，對昆沙及其統率下的同盟軍S.U.A.的本部發動了奇襲作戰。

一月二十日下午，國境守備警察B.P.P.第六區約八百人的部隊，分乘多部卡車，裝甲車、交通車等，經二十小時急駛，向昆沙的本部，邦·恆特克村發動急襲。

突擊隊員包圍了昆沙的大房屋和整個村莊，在勸降失敗後，突擊隊開始了長達數天的激烈戰鬥。

政府軍投入了C.V.10攻擊機和十數架直昇機，再調來陸軍一營及B.



鴉片毒王—昆沙。

P.P.第五區約四百人警察軍，邦·恆特克村變成了火海。一位在現場指揮過戰鬥的警察上校說，「每一家住民都拿着武器抵抗，真正是一家挨一家的戰鬥」，可見戰鬥之激烈。

二十三日早晨，C.V.10二架炸毀了昆沙的大宅與彈藥庫、通信設備等，至此，S.U.A.留下了三十五具屍體逃走。泰軍死十七人，五人被擄走。昆沙軍死八十二人，傷一百三十人，被捕達二百多人。但海洛英卻沒有找到。

然而，昆沙呢？

狡滑的昆沙早已脫離了戰場。泰國政府軍方面因而不敢放心。果然，三天後，一隊昆沙軍襲擊了隣近

緬甸國境的米塞鎮，炸毀建築物，侵入銀行，燒毀供油站及商店，封鎖國道，對往來的車輛下手搶錢，再把所有的車燒掉。

昆沙不但君臨於生產全世界需要量70%的海洛英的金三角，連美國總統雷根他都敢於對抗。他曾經懸賞要挖出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金三角的間諜，事實上，也處決了不少潛伏在金三角的美中情局線民。上述的昆沙驅逐大作戰，也是泰政府受到美國壓力的結果。

泰王室曾經以鴉片的專賣來養國庫，警察與軍隊費用，也以麻藥交易的利潤來開支。麻藥在泰國幾乎是地下通貨。昆沙的坐大、本來也是泰政府有意縱容的結果。泰國政治家之中，從沒有一個人主張向昆沙下手。

「金三角」的黃金在那裡？

在清邁機場下機，空氣似比曼谷清爽，氣溫則一樣高。看看零售店、所有的彩色明信片上，印的都是美麗的罌粟園。飯店裡的菜單封面，也是罌粟花。此花在先進國家是「罪惡之花」，在本地是觀光的主要象徵。

坐車上坡約半小時，看到避暑王宮。環顧四周，已經是連接金三角一帶的山稜。再行約五公里，到了山岳民族苗族的村落。族人在罌粟園地工作着。一些外國觀光客漫步在村道上。賣土產的小店裡，除了寶石和手織布以外，也陳列着鴉片用的煙槍。

到罌粟園看，簡直是無法以筆墨形容的美。紅白二色的大輪的花朵在和風裡搖擺着，恍如置身於童話世界。一時間令人難以相信，這一片美麗的花正是奪去了無數人的幸福和生命、使世界上萬千罪惡商人賭命狂奔的麻藥之源。

栽培罌粟的是這一帶山區少數民族：苗族、瑤族、力斯族等五十種族。對於他們的生活實態，泰國與聯合國都沒有詳細資料。對人口的估計自五萬到五十萬，非常曖昧。這裡只報導些出於我自己的調查

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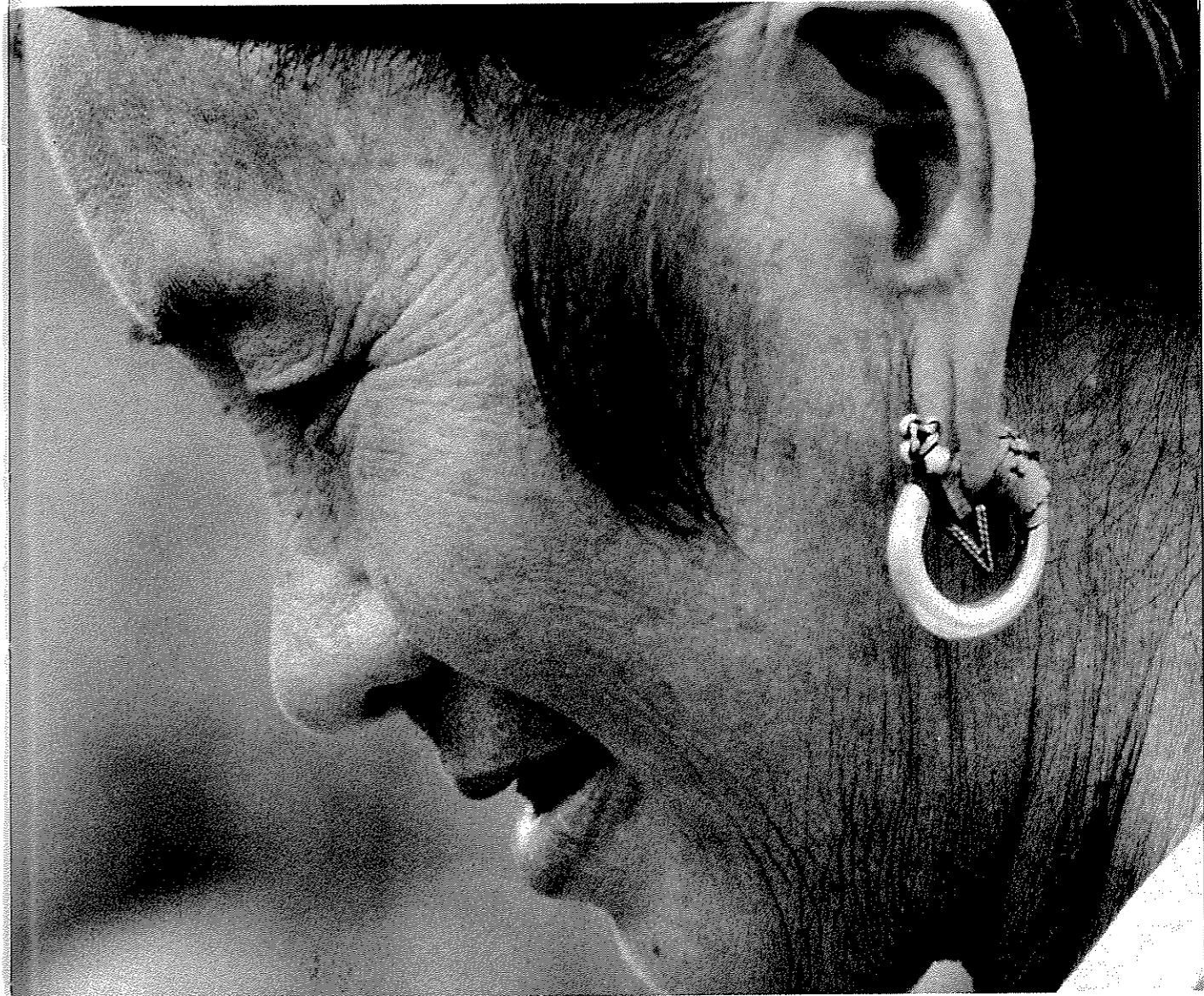
他們大致依靠罌粟與陸稻，家畜有馬、牛、豬、雞。他們只懂得原始的燒墾農業。每年春季，是開闢新地的時期，四處去尋找適合於種罌粟的土地。要種罌粟，必須是鹼性土壤。他們用舌尖試試土塊的味道，確定土中的鹼分。三四月間開始整地，砍伐茂盛的林木，俟其乾燥後放火。罌粟的播種期是九、十月。在空檔期間播一些雜穀類，九月收成，然後播下罌粟種子。到了十二月，農婦們開始疏苗，採收間作的蔬菜類。罌粟開花是一月，那時舉目一片罌粟花海。到了二月花瓣脫落，結出包滿樹脂質的罌粟果。用小刀劃幾下，立即滲透出乳白色果汁。刮下來放置約十天，漸變黑色、這就是生鴉片。山岳民族的工作到此為止。

立刻，以昆沙手下的S.U.A.為首的各麻藥組織的收購員結隊來到金三角，收買生鴉片之後、運回西揚洲內或泰國國境附近的精製廠，把它製成海洛英。

生鴉片的畝產量平均是二十五公斤，平均價格是一公斤值二千五百巴茲(約台幣4000元)。把它運到泰國國境，價格升了2.4倍，製成最高級的四號海洛英，一公斤就漲了25.6倍，偷運到日本一公斤就要五億日幣，即台幣八千多萬元。

從台幣四千元到八千多萬元，中間剝削率有多麼鉅大呀！因此山岳少數民族的村民們常異口同聲地說，「真正賺大錢的是買賣鴉片抬高價格的人們」。

流着汗，滿身污泥的金三角少數民族，無法相信鴉片在日本最終價格高達五億日圓。用舌頭舔土，嚐嚐有沒有鹼味，辛苦一年使罌粟開花，在這期間還得為了補充糧食另種雜穀。過着這種生活的他們，應受責備嗎？理解到這些少數民族的生活慘狀，激動的心常叫我舉起相機，難以按下快門。大多數家庭一日兩餐，米飯加鹽。婦女們因操勞過度，一過三十便像個老太婆。也有不少人把鴉片當成萬能藥吸食，



長年來形同廢人，在床上。

種植罌粟以維生計的少數民族，各自武裝着，且因泰緬寮三個隣接國家的政治情況，使本地區的問題變得更形複雜。緬共若控制了這一帶，泰國無法坐視。還有以蘇聯為後盾的緬甸政府軍，再加上追求民族解放的少數民族軍……。金三角變成了環繞着革命與麻藥的奇妙戰場。

自古，這些少數民族住在小村落裡，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國境對他們來說是無意義的。因為他們所耕作的山坡地是連續的，他們不管那塊地屬於那個國家。

但是，政治介入了。國境有了嚴重的政治意義。不知何時，這些少數民族們被置於某一政府，某一派軍隊的支配下，行動的自由被剝奪。森林保護令下來，連燒墾農業都不可能。

新的鴉片運銷路線

鴉片商人的利潤是驚人的，但種植罌粟的山地民族的生活是悲慘的。老人的喉嚨因甲狀腺腫而隆起，小孩都是營養不足。據說在清邁賣春的山區婦女不少。瘧疾肆虐，住民卻無力就醫。你若向他們說出金三角的名稱，他們必反問：「黃金

在那裡？」

今天，從金三角運出的大量海洛英、經由甚麼路線，最後才落入常用者的手中呢？為了尋出這一路徑，我從曼谷駛進國道北上。

這一條國道整備得很完善、是爲了扼阻泰國共產主義化而由美軍建造的軍用道路，一直延伸到相當深的山岳地區。

但這條軍用道路除了美國的政治援助意義外，另有一大功能，那就是自金三角地帶運出鴉片與海洛英。美國CIA曾積極命令服務於泰政府各部門中的CIA人員從事買賣海洛英。也就是說，促使黃金三角地

帶變成世界最大的非法海洛英產地的，正是美國本身。

這是歷史的嘲諷。每次駛在這條國道上，我總有這樣的感想。當年，滿載着鴉片的美製卡車成列南下，如今，又因受雷根政府壓力而急於討伐昆沙的泰國政府軍車隊，成列北上。

進入清邁，這裡是自金三角運出麻藥的一大集散地。街上有多處豪華宅院。「都是在海洛英交易上賺大錢的華僑」，經營旅行社的日本人T君說：「本地有五大麻藥組織，都是華僑系統的家族企業。他們團結力強，本地軍警都被壓得不敢出聲。販售鴉片的小僕僮經常被捕，那些巨頭卻絕對安泰無事。」

麻藥的流通路徑，最大的一條是由清邁而曼谷而香港。這是被稱為「香港大麻」的華僑系組織在操縱着。



在深山裡以燒墾種植鴉片，
過著幾百年來從不改變的生活。

在曼谷或清邁，只要向路傍的人力車夫問一聲，便能買到耳屎那麼一點的海洛英，要一千日圓（台幣160餘元）。生鴉片一小匙一百日圓（台幣16元）。

現在再看一九六〇年代以來的麻藥輸販路線。

最早的所謂「法國路線」，是由土耳其到法國馬賽港，然後藏在輪往美國的高級汽車裡運美。一九六八年土耳其禁止生產毒品後，這條路線就趨向衰退。

後來又出現「阿姆斯特丹線」，大約開始於一九七二年。源頭正是亞洲金三角地帶。中間精製地點是香港與新加坡。擔任搬運的多數為阿姆斯特丹的唐人街住民。帶進來的貨價是一公克四十至六十美元，再經由德國的法蘭克福、意大利米蘭，然後進到美國。

另外有一條「瑞士線」則避開荷蘭與西德的嚴密取締，麻藥路線遂越過阿爾卑斯山，以瑞士為新據點，時間是一九七九年左右。因日內瓦機場觀光客出入頻繁，海關檢查鬆懈，以日內瓦、蘇黎士為藥品著陸地，再運至義大利米蘭。搬運者的國籍不定，但有一特色，其中絕大多數是麻藥中毒者。集中此地的成品是，海洛英來自土耳其、黎巴嫩、敘利亞、伊朗、巴基斯坦、泰國、新加坡、香港和馬來西亞等；古柯鹼則來自南美，大麻烟(marijuana)則來自奈及利亞等非洲各國。海洛英的亞洲來源不用說是金三角了。路線是由金三角而清邁，而曼谷，而日內瓦再經米蘭輸入美國。

在亞洲的徑路是、由泰國到香港多靠小拖網船，航行一禮拜，到香港海面後，或埋入無人島海濱，或裝進鐵筒放下淺海，由漁船撈起，秘密加工後再運至美國。搬運組織的成員多為華僑中的潮州幫。

最新的資料顯示，又有一條新路線開發出來了。由香港到沖繩島，然後布宜諾斯愛利斯到巴拉圭，再經巴拿馬到美國洛杉磯。

「使人忘卻痛苦，暫得飄然」的靈藥，自古就被人類利用着的鴉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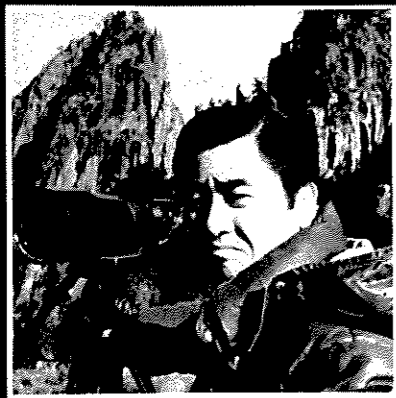


，隨着近代工商業和交通的發達，以及科學的進步，再加上國際政治的介入，竟然變成更可怕，名為海洛英的「魔鬼之粉」，受到人們的憎惡與恐懼。不過，真正可怕的，應該是為了某種理念和金錢，瘋狂到連靈魂都可以出賣的人。

「人可能從麻藥中解脫出來嗎？」我在沉思默想着它的答案。

大陸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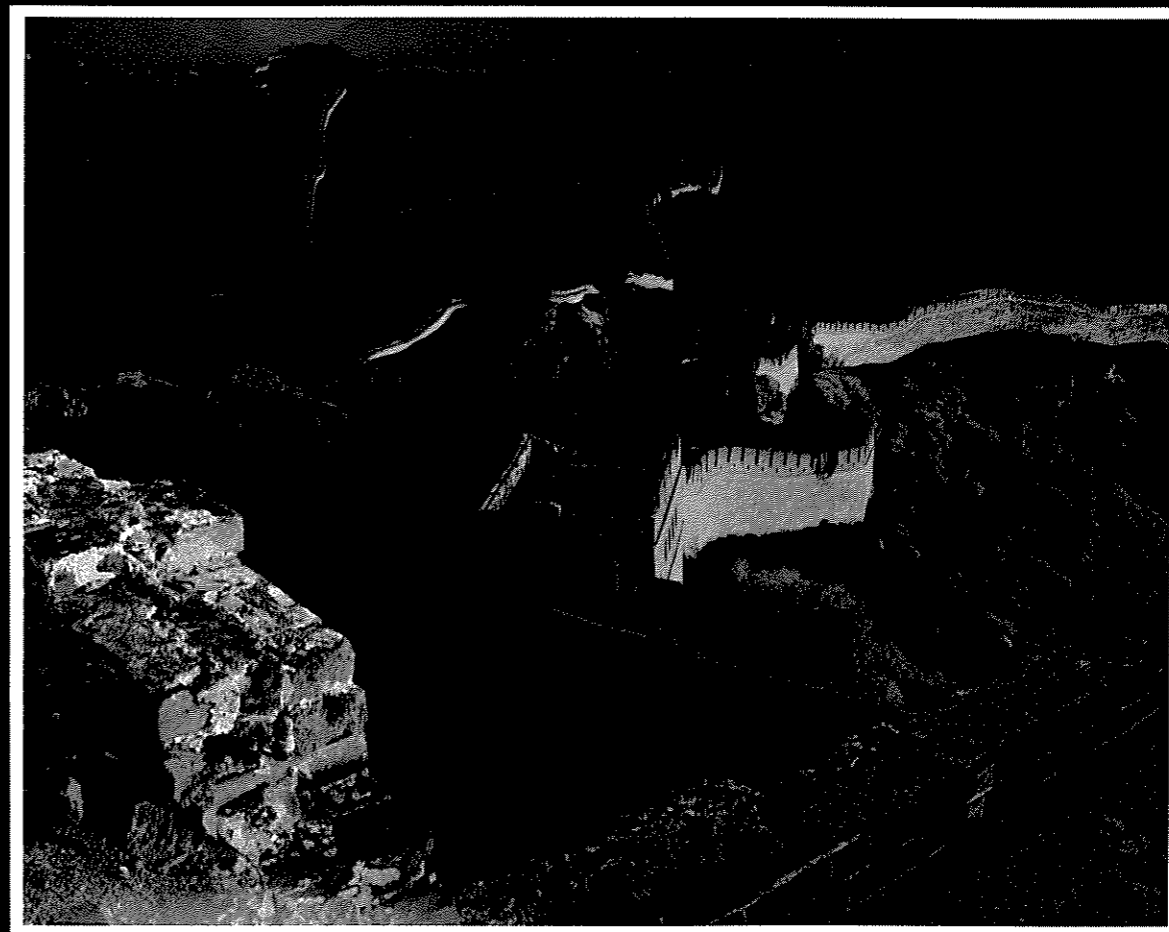
以「重新發現地球，向人間性復歸」
為攝影哲學的日本山岳攝影家白川義員，
以四年的時間遍訪中國壯美、巒巒、明媚的山河，
為上演了五千年華夏歷史雲烟的自然舞台，
做出令人讚嘆和畏敬的詮釋。
本刊經白川允諾，
刊出十數幀「大陸中國」的傑作，以饗讀者。



白川義員(Shirakawa Yoshikazu 1935-)

白川義員在1935年生於日本愛媛縣川之江市
在傳播公司、電視公司擔任過製作人和主攝影師(Chief Cameraman)之後，
目前是自由攝影家。他遍遊世界133個國家，
在《世界文化地理·全23卷》、《美國美術集》、《世界文化系列·全26卷》等
攝影系列出版計劃中擔任特寫。
目前，他是日本和國際上許多攝影組織的會員，評審，
並得過許多日本和國際攝影展。

●在中國黃山和北海群峰工作中的白川義員



長城無涯

這張照片，是登長城
東邊，在最高點面對西南，
於晚照中俯瞰所攝。
夕陽中的長城，透露出
無涯的歷史中無涯的
長城的魄力。

長城青夜

在八達嶺西邊長城頂上拍完落日的歸途中，看到東南方的天空浮起一輪明月。選擇風景顯得最藍的時刻按下快門。白天的喧嘩已過，此時的長城，空無一人，浸淫在極美的氛圍中。



經過三年的籌備，從1981年開始，日本著名的山岳景觀攝影家白川義員開始了他長達4年在中國大江南北的攝影工作旅行，全程11萬公里，底片總數17000多張。在他的採訪攝影旅行中，到過從來不准攝影的喜馬拉亞、帕米爾、天山山脈中國邊境名山。這些照片，成為白川的「地球再發現系列·第五集」而精印公刊。

一般以為賞心樂事的風景攝影旅行，對於白川義員，却是艱難沈重的體力和精力的消耗。在拍攝完他著名的「美洲大陸」系列和「聖經的世界」系列後，白川的體重減輕了15公斤。據說，在他結束了「聖經的世界」系列的拍攝工作，準備從以色列的班格利昂機場返回日本時，因為瘦太多了，以致護照上的照片和本人對不起來，受到海關禁

埃佛勒斯峰——西藏的女神

埃佛勒斯山，藏語「洲末蘭瑪」，意「國之女神」。峻奇的山巖和積冰的斷面，細緻可見，充滿着攝人的迫力。



止出境的處置，傳為笑談。拍完中國的河上，白川從68公斤瘦到只剩50公斤。一九八五年二月，白川在西藏一個8000公尺的高峰因高山病倒下，昏迷達48小時之久。

白川作品的主要精神，依他自己的說法，在於「從對於地球的再發現，走向人間性的復歸」。白川從地球的山川原野、河海湖澤、風雨雲雷、煙靄霞波背後，去尋覓肉

眼所不能見的、遍在於人生宇宙的巨靈。這巨靈，也許是老莊所說的「有」所自生的「無」吧。「對於自然，以及從無限自然中喻現的某種至高精神的畏敬膜拜的感情，是人類自古以來在各民族的文化、藝術和哲學、時間中豐富地存在着的虔敬的情操，」白川義員說，「可是，這重要的情操，却在現代人的心靈中逐漸枯萎、消失了。」白川



金光中的高昌古城

公元627年，年方27歲的玄奘三藏法師，在赴印取經的途中，因高昌國王麴文泰之請，在這古城滯留數月。在一個清晨日出之際，以望遠鏡頭拍下古城遺跡的中心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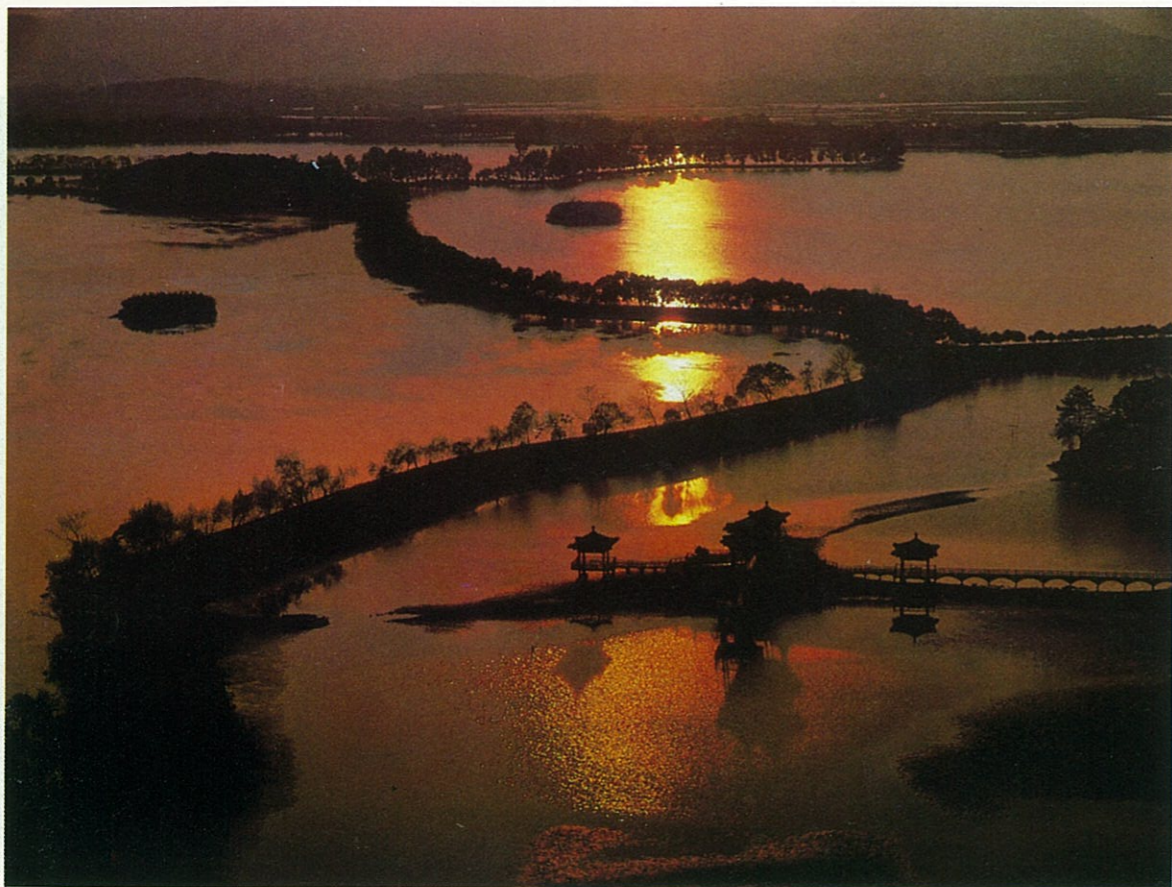
的努力，無寧是想透過他對地球自然的藝術的詮釋，來恢復人類對自然背後的崇美之畏敬，從而使現代人復歸更為豐盈的人間性吧

對於中國的攝影讀者，鑑賞白川的「大陸中國」系列時，不免有多一層喜悅。因為從白川雄渾、幽邃、明媚、壯美的神州河川中，我們看見了風雲五千年中華歷史的舞台，和無數英雄、豪傑和勤勞人民創業勞動的偉大背景。



峻絕的奇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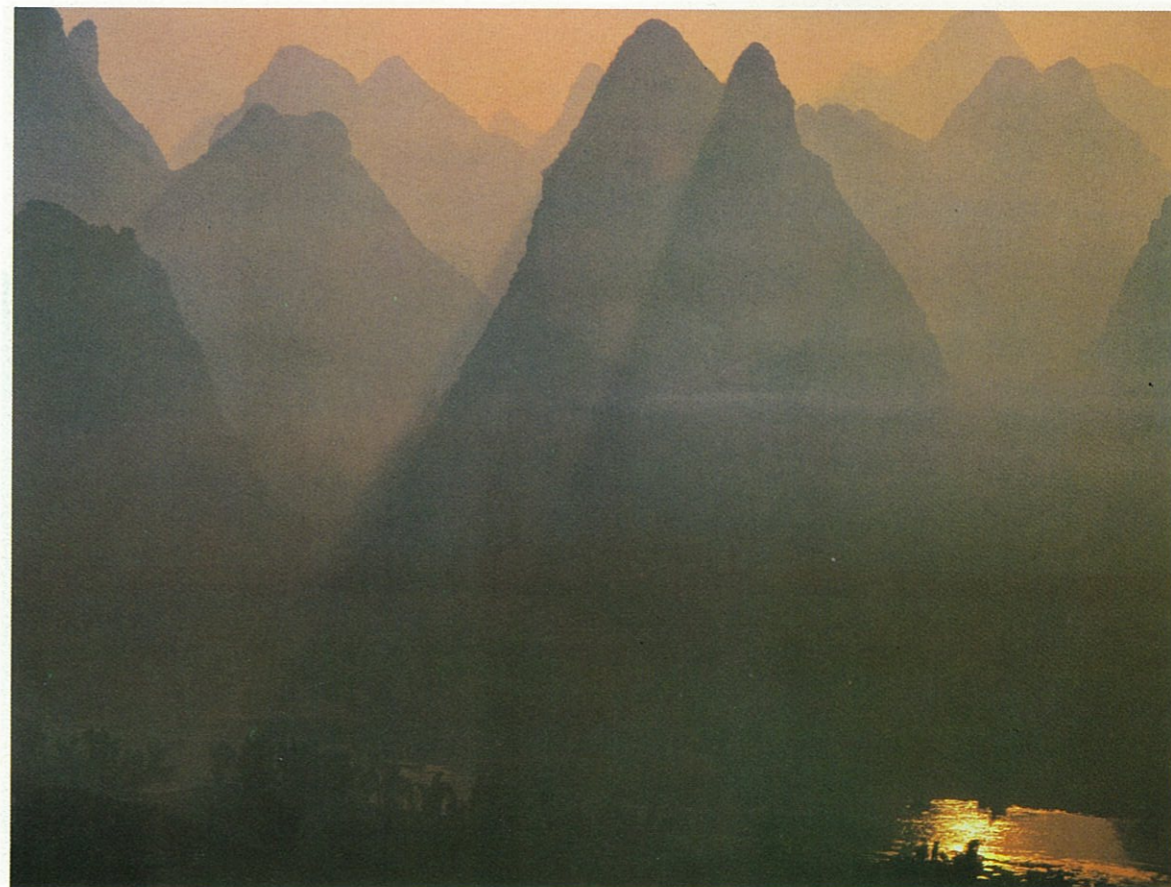
桂林有峻美絕倫的奇峰山群。經過多日的搜美取幽的攝影旅程，有一次我們摸着黎明前的黑暗出發，不久在山路中迷失了方向，身攀絕崖，上下不得。險峻的山勢，在晨曦中挺胸雄立，卓然不群。



七星湖金波

廣州西側100公里，有肇慶市的七星湖。湖中有小岩山七座，俗稱七星岩。後因築堤，分湖為七，又名之七星湖。此圖係登七星湖最高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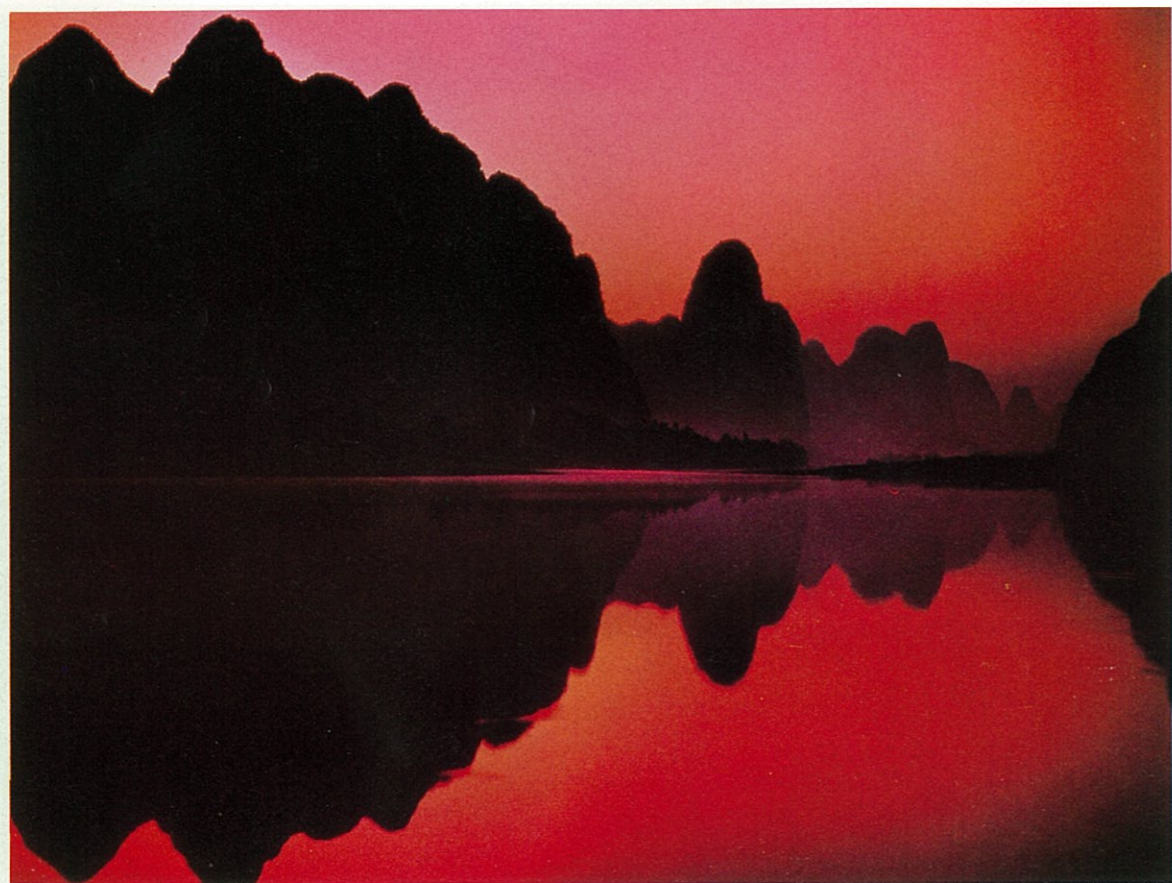
之間風岩，西向拍攝。落日餘暉，照得一片金波盪漾。近景建築物是湖心亭，游魚在金波中錦鱗可見。



從碧蓮峰望漓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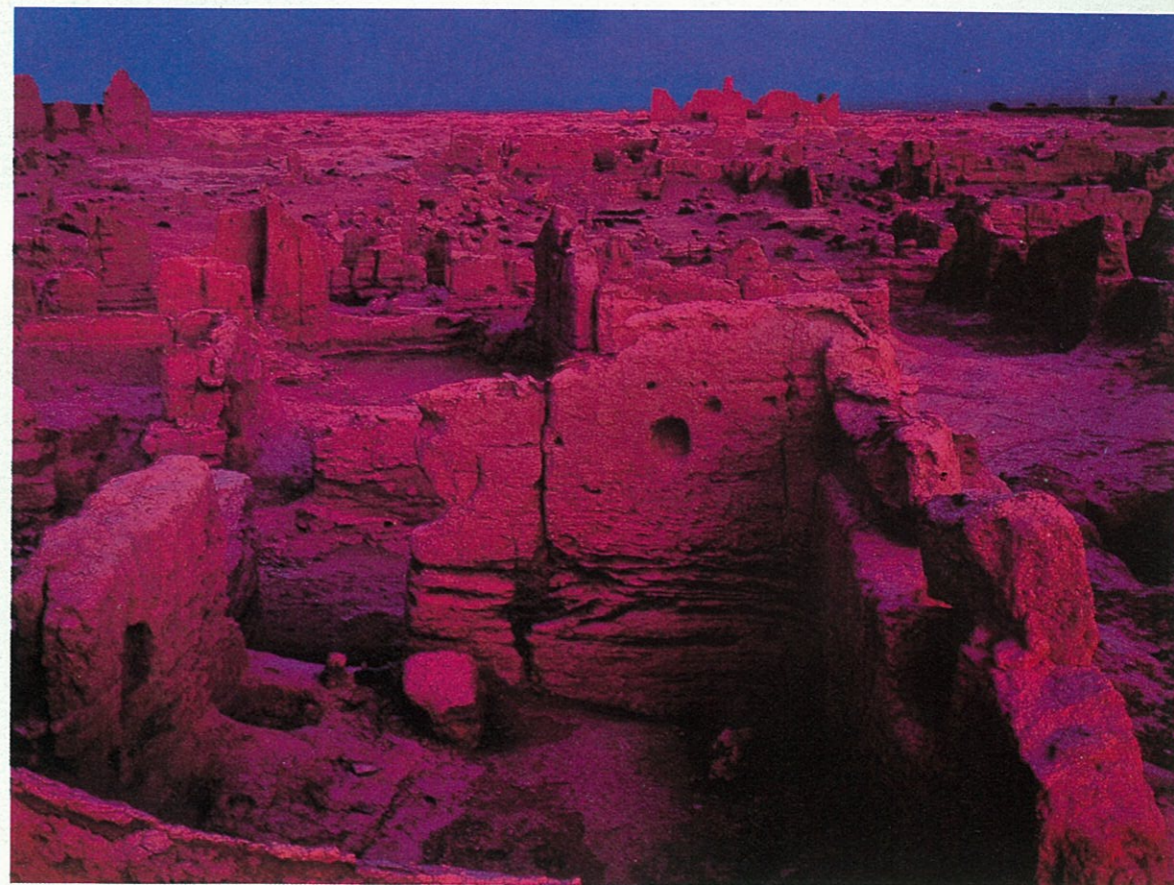
碧蓮峰頂尖上，連放三腳架都很困難。但從峰頂環眺，風景美絕。中國流傳着這樣的俗諺：「桂林山水甲天下，

朔陽山水甲桂林。」可見碧蓮峰周遭風物的綺麗，真是秀色醉人。畫面下方流着漓水，在朝霞中金波鱗躍。



楊堤晨暉

船出楊堤，漓江就開始大轉彎。這裡因屢次洪水削蝕岩壁，久而成淵，所以水面不波，一平如鏡。日出前四十分鐘，東方的天空紅遍的片刻，攝得此景。



夕陽中的交河故城

交河故城即使在古代，也是依照整體計劃興建的。城北是寺院群，中央部為寺院與官廳群，城南是一段百姓的住宅。這張照片是在日落的瞬間，從故城中央向北所攝。



滇池的幽空

在昆明西南，驅車四十分鐘，有別名「昆明湖」的滇池。滇池是滇中高原的一部份下陷而形成的斷層湖，東西10公里，南北40公里的大

湖。這照片是在龍門瞭望台上拍攝的滇池晨景，當時暗雲浪湧，形成一幅極富戲劇性的日出光景。



曇陰峨嵋山

這是從峨嵋山的金頂上拍下大雪壓峰的畫面。連日飛雪，風靜乍晴。原準備拍攝日出景色，不意天色驟昏，一片陰霾。不久，太陽破岫而出，西山竟披紅裝。大雪連峰的稜線，因埋入雲海而不現。



殘照中的地平線

在內蒙古西烏旗和錫林浩特之間的中央地帶，我拍下日落後的西空。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向着四野伸展它遼闊坦蕩的胸膛。幾百里內，風景渾然如一，使我切實感受到大陸中國的博大。我看遍中國的五岳

名山，眺望過長江黃河，都比不上此刻我佇立在大草原上，迫切地感受到大地的壯闊。流移在這片天際的雲，也具有大陸性。草原的落日與沙漠的落日迥然不同，別有玲瓏剔透的媚姿。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實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
- 全年訂閱分期付款：每次付500元，每4期劃撥一次，由本社代填劃撥單給您完成劃撥。
- 全年訂戶贈送「紀念人間雜誌創刊收藏版·陳映真小說選」/附陳映真自繪插畫，十二月底出書即寄。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 全年分期訂閱每期470元，先來信付學生證影本申請辦理。

局號：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戶名
收款人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寄款人

郵局郵號

手續費 元
次 元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局號：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帳號 戶名
收款人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寄款人

郵局郵號

手續費 元
次 元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寫，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銀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銀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主管： 經理員：

主管： 經理員：

主管： 經理員：

主管： 經理員：

年輕
的人類
學學者
胡台麗
媳婦入門
胡台麗·著(一〇〇元)

青年作家古蒙仁投身於報導文學的行列，上山下海，東西奔波，用行動與愛心踐履了他的文學懷抱。「黑色的部落」收集了他在這方面最突出的作品。

鄉土參與

黑色的部落
古蒙仁·著(一〇〇元)

融合人類學與文學於一爐，深刻入微地描寫了今日台灣農村女性所面臨的普遍問題。因為普遍，所以意義重大。

人文的天地·文學的沃土
人間叢書

時報出版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大理街12號
電話 / 3087111 轉2632~5
撥 / 0103854-0

大地反撲
心岱·著(九〇元)

心岱是二時報導文學獎得主，她足跡踏遍全島，以文學的筆觸報導了慢性萎縮的危機，更發掘出無數洩發在地層下的人故事。



人間叢書已出版書目
 戰雲 / 李昂 著 / (九〇元)
 外島 / 李昂 著 / (一〇〇元)
 台北山下 / 陳双雙 著 / (一〇〇元)
 菜園 / 曹又芳 著 / (九〇元)
 多 / 吳明倫 著 / 連雲錫 譯 / (一五〇元)
 鄉野 / 吳明倫 著 / 連雲錫 譯 / (九〇元)
 中國 / 曹又芳 著 / (一〇〇元)
 怨 / 曹又芳 著 / (一〇〇元)
 怨 / 曹又芳 著 / (一〇〇元)
 怨 / 曹又芳 著 / (一〇〇元)
 怨 / 曹又芳 著 / (一〇〇元)
 怨 / 曹又芳 著 / (一〇〇元)
 怨 / 曹又芳 著 / (一〇〇元)
 怨 / 曹又芳 著 / (一〇〇元)
 怨 / 曹又芳 著 / (一〇〇元)

國外訂閱費率 · 歡迎為親友訂閱

2632

- 港澳全年12期空運美金60元 / 海運45元
- 亞洲全年12期空運美金66.5元 / 海運53元
- 歐美全年12期空運83元 / 海運53元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訂閱日期：從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金額 元

電話：_____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_____

收據抬頭：_____

◎一年訂費 1480元 半年訂費 750元
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 10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